

列传二百六十八

儒林二

顾炎武 张尔岐 马驥 万斯大 兄斯选 子经 侄言 胡渭
 子彦升 叶佩荪 毛奇龄 陆邦烈 阎若璩 李铠 吴玉搢
 惠周惕 子士奇 孙栋 余萧客 陈厚耀 臧琳 玄孙庸 礼堂
 任启运 全祖望 蒋学镛 董秉纯 沈彤 蔡德晋 盛世佐
 江永 程瑶田 褚寅亮 卢文弨 顾广圻 钱大昕 族子塘站
 王鸣盛 金曰追 吴凌云 戴震 金榜 段玉裁 钮树玉 徐承庆
 孙志祖 翟灏 梁玉绳 履绳 汪家禧 刘台拱 朱彬 孔广森
 邵晋涵 周永年 王念孙 子引之 李惇 贾田祖 宋绵初
 汪中 江德量 徐复 汪光燾 武亿 庄述祖 庄绶甲 庄有可
 戚学标 江有诰 陈熙晋 李诚 丁杰 周春 孙星衍 毕亨
 李貽德 王聘珍 凌廷堪 洪榜 汪龙 桂馥 许瀚 江声 孙沅
 钱大昭 子东垣 绎 侗 朱骏声

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昆山人。明诸生。生而双瞳，中白边黑。读书目十行下。见明季多故，讲求经世之学。明南都亡，奉嗣母王氏避兵常熟。昆山令杨永言起义师，炎武及归庄从之。鲁王授为兵部司务，事不克，幸而得脱，母遂不食卒，诫炎武弗事二姓。唐王以兵部职方郎召，母丧未赴，遂去家不返。炎武自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辄小试之。垦田於山东长白山下，畜牧於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谓“秦人慕

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綰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

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骡二马载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於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尝与友人论学云：“百馀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所罕言；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问答士，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颜子几於圣人，犹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笃实无如子夏，言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於夫子，而其弟子之贤於子贡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於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於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炎武之学，大抵主於斂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

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别有肇域志一编，则考索之余，合图经而成者。精韵学，撰音论三卷。言古韵者，自明陈第，虽创辟榛芜，犹未邃密。炎武乃推寻经传，探讨本原。又诗本音十卷，其书主陈第诗无协韵之说，不与吴棫本音争，亦不用棫之例，但即本经之韵互考，且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即周易以求古音，考证精确。又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皆能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变。又撰金石文字记、求古录，与经史相证。而日知录三十卷，尤为精诣之书，盖积三十馀年而后成。其论治综覈名实，於礼教尤兢兢。谓风俗衰，廉耻之防溃，由无礼以权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炎武又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谯觚、菰中随笔、亭林文集、诗集等书，并有补於学术世道。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学者称为亭林先生。

又广交贤豪长者，虚怀商榷，不自满假。作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於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

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无子，吴江潘耒叙其遗书行世。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张尔岐，字稷若，济阳人。明诸生。父行素，官石首县丞，罹兵难，尔岐欲身殉，以母老止。顺治七年，贡成均，亦不出。逊志好学，笃守程、朱之说，著天道论、中庸论，为时所称。又著学辨五篇：曰辨志，曰辨术，曰辨业，曰辨成，曰辨徵。又著立命说辨，斥袁氏功过格、立命说之非。年三十，覃思仪礼，以郑康成注文古质，贾公彦释义曼衍，学者不能寻其端绪；乃取经与注章分之，定其句读，疏其节，录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义则以意断之，亦附於末：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以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顾炎武游山东，读而善之，曰：“炎武年过五十，乃知‘不学礼无以立’。若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世名，然书实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狱之称许矣。”尔岐又著周易说略八卷，诗说略五卷，蒿菴集三卷，蒿菴閒话二卷。所居败屋不修，艺蔬果养母，集其弟四人，讲说三代古文於母前，愉愉如也。妻朱，婉婉执妇道，劝尔岐勿出，取蓼莪诗意，题其室曰蒿菴，遂教授乡里终其身。康熙十六年，卒，年六十六。乾隆中，按察使吴江陆燿建蒿菴书院以祀之，而颜其堂曰辨志。山东善治经者，尔岐同时有马驥。

驥，字宛斯，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进士，除淮安府推官。寻推官议裁，补灵璧县知县。蠲荒除弊，流亡复业。康熙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四。士民奉祀名宦祠。驥於左氏融会贯通，著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所论有条理，图表亦考证精详。驥又撰绎史一百六十卷，纂录开辟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疏通辨证，非路史、皇王大纪所可及也。时人称为马三代。四十四年，圣祖命大学士张玉书物色驥所著书，令人至邹平购板入内府。

万斯大，字充宗，鄞县人。父泰，明崇祯丙子举人，与陆

符齐名。宁波文学风气，泰实开之。以经、史分授诸子，使从黄宗羲游，各名一家。

斯大治经，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其为学尤精春秋、三礼。於春秋，则有专传论世、属辞比事、原情定罪诸义；於三礼，则有论社、论禘、论祖宗、论明堂泰坛、论丧服诸义；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极确实。宗法十馀篇，亦颇见推衍。答应为谦书，辨治朝无堂，尤为精覈。根柢三礼，以释三传，较宋、元以后空谈书法者殊。然其说经以新见长，亦以凿见短，置其非存其是，未始非一家之学。

斯大性刚毅，慕义若渴。明臣张煌言死后弃骨荒郊，斯大葬之南屏。父执陆符死无后，斯大为葬其两世六棺。所著有学春秋随笔十卷，学礼质疑二卷，仪礼商三卷，礼记偶笈三卷，周官辨非二卷。康熙二十二年，卒，年六十。

兄斯选，字公择。学於黄宗羲。尝谓学者须验之躬行，方为实学。於是切实体认，知意为心之存主，非心之所发。理即在气中，非理先气后。涵养纯粹，年六十，卒。宗羲哭之恸，曰：“甬上从游，能续蕺山之传者，惟斯选一人，而今已矣！”

斯大子经，字授一。黄宗羲移证人书院於鄞，申明刘宗周之学。经侍席末，与闻其教。及长，传父、叔及兄言之学，又学於应为谦、阎若璩。康熙四十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五十年，充山西乡试副考官。五十三年，提督贵州学政。及还，以派修通州城工罄其家。素工分隶，经乃卖所作字，得钱给朝夕。晚增补斯大礼记集解数万言，春秋定、哀二公未毕，又续纂数万言。又重修斯同列代纪年，又续纂兄言尚书说、明史举要，皆先代未成之书。乾隆初，举博学鸿词科，

不就。年八十二，家遭大火，遗书悉焚。经终日涕洟，自以为负罪先人，逾年卒。著有分隶偶存二卷。

言，字贞一，斯选兄斯年子。副榜贡生。少随诸父讲社中，号精博。著有尚书说、明史举要。尝与修明史，独成崇祯长编，故国辅相子弟多以贿求减先人罪，言悉拒之。尤工古文，同县李鄴嗣尝曰：“事古而信，笃志不分，吾不如充宗；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择；学通古今，无所不辨，吾不如季野；文章名世，居大家，吾不如贞一。吾邑有万氏，诚天下之望。”有管村文集。晚出为五河知县，忤大吏，论死，子承勋，狂走数千里，哀金五千赎之归，时称孝子。

承勋，字开远。诸生。以荐，用为磁州知州。工诗，有冰雪集。

胡渭，初名渭生，字拙明，德清人。渭年十二而孤，母沈，携之避乱山谷间。十五为县学生，入太学，笃志经义，尤精舆地之学。尝馆大学士冯溥邸。尚书徐乾学奉诏修一统志，开局洞庭山，延常熟黄仪、顾祖禹，太原阎若璩及渭分纂。渭著禹贡锥指二十卷，图四十七篇。谓汉、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疏舛。如三江当主郑康成说；禹贡“达於河”，“河”当从说文作“荷”；“荥波既猪”，当从郑康成作“播”；梁州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为一。乃博稽载籍，考其同异而折衷之。山川形势，郡国分合，道里远近夷险，一一讨论详明。又汉、唐以来，河道迁徙，为民生国计所系，故於导河一章，备考决溢改流之迹，留心经济，异於迂儒不通时务。间有千虑一失，则不屑阙疑之过。

又撰易图明辨十卷，专为辨定图、书而作。初，陈抟推阐易理衍为诸图，其图本准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无不符合。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於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又因系辞

“河图、洛书”之文，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当河图；取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其阴阳奇偶，亦一一与易相应。传者益神其说，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实则唐以前书绝无一字符验，而突出於北宋之初，由邵子以及朱子，亦但取其数之巧合，而未暇究其太古以来从谁授受，故易学启蒙、易本义前九图皆沿其说。同时袁枢、薛季宣皆有异论，然宋史儒林传：易学启蒙朱子本囑蔡元定创藁，非朱子自撰，晦菴大全集载答刘君房书曰：“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河图、洛书，亦不免尚有臆语。”至於本义卷首九图，为门人所依附，朱子当日未尝坚主其说。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诸图为道家假借。吴澄、归有光诸人亦相继排击，毛奇龄、黄宗羲争之尤力。然皆各据所见抵其罅隙，尚未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渭则於河图、洛书，五行、九宫，参同、先天、太极，龙图，易数钩隐图，启蒙图、书，先天、后天、卦变、象数流弊，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乃修鍊、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非作易之根柢，视禹贡锥指尤为有功经学。

又撰洪范正论五卷，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事同讖纬，乱彝伦攸叙之经，其害一；洛书本文具在洪范，非龟文，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员之体，九十之位，变书为图，以至九数十数，刘牧、蔡季通纷纭更定，其害二；洪范元无错简，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窜，其害三。渭又撰大学翼真七卷，大旨以朱子为主，仅谓格致一章不必补传，力辟王学改本之误。所见切实，视泛为性命理气之谈者，胜之远矣。

渭经术湛深，学有根柢，故所论一轨於正。汉儒傅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扫而除焉。康熙四十三年，圣祖南巡，渭以禹

贡锥指献行在，圣祖嘉奖，御书“耆年笃学”四大字赐之，儒者咸以为荣。五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

渭子彦升，字国贤。雍正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山东定陶县知县。著春秋说、四书近是、丛书录要。又於乐律尤有心得，著乐律表微八卷。

渭同郡叶佩荪，字丹颖，归安人。亦治古易，不言图、书，著易守四十卷。於易中三圣人所未言者不加一字，故曰“守”。

毛奇龄，字大可，又名甡，萧山人。四岁，母口授大学即成诵。总角，陈子龙为推官，奇爱之，遂补诸生。明亡，哭於学宫三日。山贼起，窜身城南山，筑土室，读书其中。

顺治三年，明保定伯毛有伦以宁波兵至西陵，奇龄入其军中。是时马士英、方国安与有伦犄角，奇龄曰：“方、马国贼也，明公为东南建义旗，何可与二贼共事？”国安闻之大恨，欲杀之，奇龄遂脱去。后怨家屡陷之，乃变姓名为王土方，亡命浪游。及事解，以原名入国学。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科，试列二等，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二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寻假归，得痺疾，遂不复出。

初著毛诗续传三十八卷，既以避仇流寓江、淮间，失其藁，乃就所记忆著国风省篇、诗札、毛诗写官记。复在江西参议道施闰章所与湖广杨洪才说诗，作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明嘉靖中，鄞人丰坊伪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行世，奇龄作诗传诗说驳议五卷，引证诸书，多所纠正。洎通籍，进所著古今通韵十二卷，圣祖善之，诏付史馆。

归田后，僦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书成，托於其兄锡龄之绪言，故曰“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书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韵四卷，河图洛书原舛编一卷，太极图说遗议一卷。其言易发明荀、虞、干、侯诸

家，旁及卦变、卦综之法。奇龄分校会闱时，阅春秋房卷，心非胡传之偏，有意撰述，至是乃就经文起义，著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条例明晰，考据精核。又欲全著礼经，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丧、祭礼、宗法、庙制及郊、社、禘、祫、明堂、学校诸问答，多发先儒所未及。至於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各有考证，而大学证文及孝经问，援据古今，辨后儒改经之非，持论甚正。

奇龄淹贯群书，所自负者在经学，然好为驳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古文尚书自宋吴棫后多疑其伪，及阎若璩作疏证，奇龄力辨为真，遂作古文尚书冤词。又删旧所作尚书广听录为五卷，以求胜于若璩，而周礼、仪礼，奇龄又以为战国之书。所作经问，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馀子以下不足齿录，其傲睨如此。

素晓音律，家有明代宗籥所传唐乐笛色谱，直史馆，据以作竟山乐录四卷。及在籍，闻圣祖论乐谕群臣以径一围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阐考证，撰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皇言定声录八卷。三十八年，圣祖南巡，奇龄迎驾於嘉兴，以乐本解说二卷进，温谕奖劳。圣祖三巡至浙，奇龄复谒行在，赐御书一幅。五十二年，卒於家，年九十一。门人蒋枢编辑遗集，分经集、文集二部，经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种，文集合诗、赋、序、记及他杂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库全书收奇龄所著书目多至四十馀部。奇龄辨正图、书，排击异学，尤有功於经义。弟子李恭、陆邦烈、盛唐、王锡、章大来、邵廷棗等，著录者甚众。李恭、廷棗自有传。

邦烈，字又超，平湖人。尝取奇龄经说所载衰为圣门释非录五卷，谓圣问口语未可尽非云。

阎若璩，字百诗，太原人。世业盐筴，侨寓淮安。父修龄，以诗名家。若璩幼多病，读书闇记不出声，年十五，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研究经史，深造自得。尝集陶弘景、皇甫谧语题其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其立志如此。海内名流过淮，必主其家。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譌。沉潜三十馀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尚书古文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

康熙元年，游京师，旋改归太原故籍，补廩膳生。十八年，应博学鸿儒科试，报罢。昆山顾炎武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为改定数条，炎武虚心从之。编修汪琬著五服考异，若璩纠其谬，尚书徐乾学叹服。及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开局洞庭山，若璩与其事。若璩於地理尤精审，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如指掌，撰四书释地五卷，及於人名物类训诂典制，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又据孟子七篇，参以史记诸书，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又著潜丘劄记六卷，毛朱诗说一卷，手校困学纪闻二十卷，因浚仪之旧而駁正笺说推广之。又有日知录补正，丧服异注，宋刘攽、李焘、马端临、王应麟四家逸事，博湖掌录诸书。

世宗在潜邸闻其名，延入邸中，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必称善。疾革，请移就城外，以大床为舆，上施青纱帐，二十人舁之出，安稳如床蓐。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九。世宗遣使经纪其丧，亲制诗四章，复为文祭之。有云：“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盖谓非若璩不能当也。

子咏。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中书舍人，亦能文。同时山阳学者，有李铠、吴玉搢。

铠，字公凯。顺治十八年进士，补奉天盖平县知县。康熙十八年，荐应博学鸿儒科试，授翰林院编修，与修明史，洊官内阁学士。所著有读书杂述、史断，王士禛称为有本之学。

玉搢，字藉五。官凤阳府训导。著山阳志遗、金石存、说文引经考、六书述部叙考，又著别雅五卷，辨六书之假借，深为有功，非俗儒剽窃所能彷彿也。

惠周惕，字元龙，原名恕，吴县人。父有声，以九经教授乡里，与徐枋善。周惕少从枋游，又曾受业于汪琬。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科，丁忧，不与试。三十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密云县知县，有善政，卒於官。

周惕邃於经学，为文章有桀度，著有易传、春秋三礼问及砚谿诗文集。其诗说二卷，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谓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谓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鲁颂非僭，其言并有依据。清二百馀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惕其创始者也。

子士奇，字天牧。康熙五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两充会试同考官。圣祖尝问廷臣，谁工作赋，内阁学士蒋廷锡以王頊龄、汤右曾及士奇三人对。五十七年，孝惠章皇后升祔礼成，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学士以上乃得开列，士奇以编修与，异数也。五十九年，充湖广乡试正考官，寻提督广东学政，以经学倡多士，三年之后，通经者多。又谓：“校官古博士也，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访得海阳进士翁廷资，即具疏题补韶州府学教授，部议格不行。圣祖曰：“惠士奇所举，谅非徇私，著如所请，后不为例。”

雍正初，复命留任。召还，入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削籍，乾隆元年，复起为侍读，免欠修城银，令纂修三礼。越四年，告归，卒於家。

士奇盛年兼治经史，晚尤邃於经学，撰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於易，杂释卦爻，以象为主，力矫王弼以来空疏说经之弊。於礼，疏通古音、古字，俱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子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於春秋，事实据左氏，论断多采公、穀，大致出於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典核过之。大学说一卷晚出，“亲民”不读“新民”。论格物不外本末终始先后，即絜矩之不外上下前后左右，亦能根极理要，又著交食举隅三卷，琴笛理数考四卷。子七人，栋最知名。

栋，字定宇。元和生员。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於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靡不津逮。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馀及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碣，自玉篇、广韵而下勿论也。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交章论荐。会大学士、九卿索所著书，未及呈进，罢归。

栋於诸经熟洽贯串，谓诂训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作九经古义二十二卷。尤邃於易，其撰易汉学八卷，掇拾孟喜、虞翻、荀爽绪论，以见大凡。其末篇附以己意，发明汉易之理，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易例二卷，乃镕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实为栋论易诸家发凡。其撰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康成、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书垂成而疾革，遂阙革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两传，虽为未善之书，然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馀年，

至是而粲然复明。撰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谓禘行於明堂，明堂法本於易。古文尚书考二卷，辨郑康成所传之二十四篇为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为伪。又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王士禛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九曜斋笔记、松崖文钞诸书。嘉定钱大昕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古训以誇心得，下者袭人言以为己有。独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拟诸前儒，当在何休、服虔之间，马融、赵岐辈不及也。”卒，年六十二。其弟子知名者，余萧客、江声最为纯实。

萧客，字古农，长洲人。撰古经解钩沉三十卷，凡唐以前旧说，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片语单词，悉著於录。清代经学昌明，著述之家，争及於古，萧客是书其一也。萧客又撰文选纪闻三十卷，文选音义八卷。声自有传。

陈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苏州府学教授。大学士李光地荐其通天文、算法，引见，改内阁中书。上命试以算法，绘三角形，令求中线及弧背尺寸，厚耀具割以进，皆如式。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厚耀学问渊博，直内廷后，兼通几何算法，於是其学益进。迁国子监司业，转左春坊左谕德，以老乞致仕，卒於家。

厚耀以天算之法治春秋，尝补杜预长历为春秋长历十卷，其凡有四：一曰历证，备引汉书、续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左传注疏、春秋属辞、天元历理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注疏所无。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唐志所未录。二曰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积而成表，以求历元。三曰历编，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推其朔闰及月之

大小，而以经、传干支为证佐，述杜预之说而考辨之。四曰历存，古历推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长历则为辛巳朔，乃古历所推上年十二月朔，谓元年以前失一闰，盖以经、传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则谓如预之说，元年至七年中书日者虽多不失，而与二年八月之庚辰、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盖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因定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闰，一一与杜历相符，故不复续推焉。

又撰春秋战国异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春秋世族谱一卷。邹平马驥为绎史，兼采三传、国语、国策，厚耀则皆摭於五书之外，独为其难。氏族一书，与顾栋高大事表互证，春秋氏族之学，几乎备矣。厚耀又著礼记分类、十七史正譌诸书，今不传。

臧琳，字玉林，武进人。诸生。治经以汉注唐疏为主，教人先以尔雅、说文，曰：“不解字，何以读书？不通训诂，何以明经？”键户著述，世无知者。有尚书集解百二十卷，经义杂记三十卷。阎若璩称其深明两汉之学，钱大昕校定其书，云：“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轻诋前哲，斯真务实而不近名者。”

玄孙庸，本名鏞堂，字在东。与弟礼堂俱事钱塘卢文弨。沉默朴厚，学术精审。续其高祖将绝之学，凝经义杂记为拜经日记八卷，高邮王念孙亟称之。其叙孟子年谱，辨齐宣王、湣王之譌，闽县陈寿祺叹为绝识。又著拜经文集四卷，月令杂说一卷，乐记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经考异一卷，子夏易传一卷，诗考异四卷，韩诗遗说二卷、订譌一卷，校郑康成易注二卷。其辑子夏易传，辨此传为汉韩婴作，非卜子夏。其诗考异大旨如王伯厚，但逐条必自考辑，不依循王本。庸初因宝应刘台拱

获交仪徵阮元，其后馆元署中为多。元写其书为副本，以原本还其家。嘉庆十六年，卒，年四十五。

礼堂，字和贵。事亲孝。父继宏，久疴，冬月畏火，礼堂潜以身温被。居丧如礼，笑不见齿。母遭危疾，割股合药，私祷於神，减齿以延亲寿。娶妇胡，初婚夕教以孝弟，长言令熟听，乃合卺，一家感而化之。尤精小学，善籀校，为四方贤士所贵。师事钱大昕，业益进。好许氏说文解字，为说文经考十三卷。慕古孝子、孝女、孝妇事，作孝传百数十卷。尚书集解案六卷，三礼注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卒，年三十。

任启运，字翼圣，宜兴人。少读孟子，至卒章，辄哽咽，大惧道统无传。家贫，无藏书，从人借阅。夜乏膏火，持书就月，至移墙不辍。事父母孝以闻。年五十四，举於乡。雍正十一年，计偕至都，会世宗问有精通性理之学者，尚书张照以启运名上。特诏廷试，以“太极似何物”对，进呈御览，得旨嘉奖。会成进士，遂於胪唱前一日引见，特授翰林院检讨，在阿哥书房行走。上尝问以“朝闻夕死”之旨，启运对以“生死一理，未知生，焉知死”。上曰：“此是贤人分上事，未到圣人地位。从此作去，久自知之。”逾年抱疾，赐药赐医，越月谢恩，特谕绕廊而进。面称：“知汝非尧、舜不敢以陈於王前。”“务令自爱。令侍臣扶掖以出，且遥望之。”

高宗登基，仍命在书房行走，署日讲起居注官，寻擢中允。乾隆四年，迁侍讲，晋侍讲学士。七年，擢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八年，充三礼馆副总裁官，寻升宗人府府丞。九年，卒於赐第，年七十五。赐帑金治丧具，赐祭葬。

启运学宗朱子，尝谓诸经已有子朱子传，独未及礼经，乃著肆献裸馈食礼三卷。以仪礼特性、少牢、馈食礼皆士礼，因据三礼及他传记之有关王礼者推之，不得於经，则求诸注疏以

补之，凡五篇：一曰祭统，二曰吉蠲，三曰朝践，四曰正祭，五曰绎祭。其名则取周礼“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之文，较之黄幹所续祭礼，更为精密。又宫室考十三卷，於李如圭释宫之外别为类次：曰门，曰观，曰朝，曰庙，曰寝，曰塾，曰宁，曰等威，曰名物，曰门大小广狭，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据颇为精核。仪礼一经，久成绝学，启运研究钩贯，使条理秩然，不愧穷经之目。又礼记章句十卷，以大学、中庸，朱子既成章句，则曲礼以下四十七篇，皆可釐为章句。但所传篇次序列纷错，爰仿郑康成序仪礼例，更其前后，并为四十二篇。其有关伦纪之大，而为秦、汉、元、明轻变易者，则众著其说，以俟后之论礼者酌取。外有周易洗心九卷，四书约指十九卷，孝经章句十卷，夏小正注，竹书纪年考，逸书补，孟子时事考，清芬楼文集等书，其周易洗心则年六十时作，观象玩辞，时阐精理。

启运研究刻苦，既受特达之知，益思报称。年七十二，犹书自责语曰：“孔、曾、思、孟，实惟汝师。日面命汝，汝顽不知，痛自惩戒，涕泗涟沔。呜呼老矣，瞑目为期。”及总裁三礼馆，喜甚，因尽发中秘所储，平心参订，自营手写，漏常二十刻不辍。论必本天道，酌人情，务求合朱子遗意，而心神煎熬，竟以是终。

十四年，诏举经学，上谕有“任启运研究经术，敦朴可嘉”之语。三十七年，命中外蒐集古今群书，高宗谕曰：“历代名臣，洎本朝士林夙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至有未经镌刊祇系钞本存留者，不妨钞录副本，仍将原本给还。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一览。”於是上启运

所著书四种，入四库中。

全祖望，字绍衣，鄞县人。十六岁能为古文。讨论经史，证明掌故。补诸生。雍正七年，督学王兰生选以充贡，入京师，旋举顺天乡试。户部侍郎李绂见其文，曰：“此深宁、东发后一人也！”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是春会试，先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不再与试。时张廷玉当国，与李绂不相能，并恶祖望，祖望又不往见，二年，散馆，寘之最下等，归班以知县用，遂不复出。方词科诸人未集，绂以问祖望，祖望为记四十余人，各列所长。性伉直，既归，贫且病，饔飧不给，人有所餽，弗受。主蕺山、端谿书院讲席，为士林仰重。二十年，卒於家，年五十有一。

祖望为学，渊博无涯涘，於书无不贯串。在翰林，与绂共借永乐大典读之，每日各尽二十卷。时开明史馆，复为书六通移之，先论艺文，次论表，次论忠义、隐逸两列传，皆以其言为黠。生平服膺黄宗羲，宗羲表章明季忠节诸人，祖望益广修粉社掌故、桑海遗闻以益之，详尽而核实，可当续史。宗羲宋元学案甫创草藁，祖望博采诸书为之补辑，编成百卷。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皆足见其汲古之深。又答弟子董秉纯、张炳、蒋学镛、卢镐等所问经史疑义，录为经史问答十卷。仪徵阮元尝谓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传，而祖望兼之。其经史问答，实足以继古贤，启后学，与顾炎武日知录相埒。晚年定文藁，删其十七，为鮎埼亭文集五十卷。

弟子同县蒋学镛，字声始。乾隆三十六年举人。从祖望得闻黄、万学派，学镛尤得史学之传。

董秉纯，字小钝。乾隆十八年拔贡，补广西那地州州判，升秦安县知县。全祖望文内、外集，均秉纯一手编定。

沈彤，字果堂，吴江人。自少力学，以穷经为事。贯串前

人之异同，折衷至当。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报罢，与修三礼及一统志。书成，授九品官，以亲老归。

彤淹通三礼，以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后人多沿其说，即有辨者，不过以摄官为词。乃详究周制，撰周官禄田考，以辨正欧说。分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积算至为精密。其说自郑注、贾疏以后，可云特出。又撰仪礼小疏一卷，取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丧服、士丧礼为之疏笺，足订旧义之譌。其果堂集十二卷，多订正经学之文，若周官颁田异同说，五沟异同说，井田军赋说，释周官地征等篇，皆援据典核。又撰春秋左氏传小疏，尚书小疏，气穴考略，内经本论。

彤性至孝，亲歿，三年中不茹荤，不内寝。居恆每讲求经世之务，所著保甲论，其后吴德旋见之，称为最善云。卒，年六十五。

蔡德晋，字仁锡，无锡人。雍正四年举人。乾隆二年，礼部尚书杨名时荐德晋经明行修，授国子监学正，迁工部司务。德晋尝谓横渠以礼教人，最得孔门博约之旨，故其律身甚严。其论三礼，多前人所未发。著礼经本义十七卷，礼传本义二十卷，通礼五十卷。

盛世佐，字庸三，秀水人。官贵州龙里知县。撰仪礼集编四十卷，集众解而研辨之，持论谨严。又杨复仪礼图久行於世，然其说本注疏，而时有并注疏之意失之者，一一是正，至於诸家谬误，辨之尤详焉。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为诸生数十年，博通古今，专心十三经注疏，而於三礼功尤深。以朱子晚年治礼，为仪礼经传通解。书未就，黄氏、杨氏相继纂续，亦非完书。乃广摭博讨，大纲细目，一从吉、凶、军、嘉、宾五礼旧次，题曰礼经纲目，

凡八十八卷。引据诸书，釐正发明，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绪。尝一至京师，桐城方苞、荆谿吴绂质以礼经疑义，皆大折服。读书好深思，长於比勘，明推步、钟律、声韵。岁实消长，前人多论之者，梅文鼎略举授时，而亦疑之。永为之说，当以恆气为率，随其时之高冲以算定气，而岁实消长勿论，其说至为精当。其论黄钟之宫，据管子、吕氏春秋以正淮南子，其论古韵平、上、去三声，皆当为十三部，入声当为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条不紊。晚年读书有得，随笔撰记。谓周易以反对为次序，卦变当於反对取之。否反为泰，泰反为否，故“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是其例也。凡曰来、曰下、曰反，自反卦之外卦来居内卦也。曰往、曰上、曰进、曰升，自反卦之内卦往居外卦也。又谓兵、农之分，春秋时已然，不起於秦、汉。证以管子、左传，兵常近国都，野处之农固不隶於师旅也。其於经、传稽考精审多类此。

所著有周礼疑义举要七卷，礼记训义择言六卷，深衣考误一卷，律吕阐微十卷，律吕新论二卷，春秋地理考实四卷，乡党图考十一卷，读书随笔十二卷，古韵标准四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河洛精蕴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恆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各一卷，近思录集注十四卷，考订朱子世家一卷。乾隆二十七年，卒，年八十二。弟子甚众，而戴震、程瑶田、金榜尤得其传。云、榜自有传。

瑶田，字易畴，歙人。读书好深沉之思，学於江氏。乾隆三十五年举人，选授太仓州学正。以身率教，廉洁自持。告归之日，钱大昕、王鸣盛皆赠诗推重，至与平湖陆陇其并称。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同时举者，推钱大昭、江声、陈鱣三人，阮元独谓瑶田足以冠之。平生著述，长於旁搜曲证，不屑依傍

传注，所著曰丧服足徵记，宗法小记，沟洫疆里小记，禹贡三江考，九穀考，磬折古义，水地小记，解字小记，声律小记，考工创物小记，释草释蟲小记。年老目盲，犹口授孙辈成琴音记。东原戴氏自谓尚逊其精密。

褚寅亮，字搢升，长洲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官至刑部员外郎。寅亮少以博雅名，心思精锐，於史书鲁鱼，一见便能订其误谬。中年覃精经术，一以注疏为归。从事礼经几三十年，墨守家法，专主郑学。郑氏周礼、礼记注，妄庸人群起嗤点之，独仪礼为孤学，能发挥者固绝无，而谬加指摘者亦尚少。惟敖继公集说，多巧窜经文，阴就已说。后儒苦经注难读，喜其平易，无疵之者。万斯大、沈彤於郑注亦多所纠駁，至张尔岐、马駟但粗为演绎，其於敖氏之似是而非，均未能正其失也。寅亮著仪礼管见三卷，於敖氏洞见其症结，驱豁其雾雾。

时公羊何氏学久无循习者，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不传於世，惟武进庄存与默会其解，而寅亮能阐发之，撰公羊释例三十篇。谓三传惟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訾议公羊者，实违经旨。又因何劭公言礼有殷制，有时王之制，与周礼不同，作周礼公羊异义二卷，世称为绝业。又长於算术，著句股广问三卷，校正三统术衍刊本误字甚多，其中月相求六劫之数句，六劫当作七劫；推闰馀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当作加七：皆寅亮说也。

著有十三经笔记十卷，诸史笔记八卷，诸子笔记二卷，名家文集笔记七卷，藏於家。四十六年，以病告归，主常州龙城书院八年。五十五年，卒，年七十六。

卢文弨，字召弓，馀姚人。父存心，乾隆初举博学鸿词科。文弨，乾隆十七年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历

官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三十一年，提督湖南学政，以条陈学政事宜，部议降三级用。三十三年，乞养归。

文韶孝谨笃厚，潜心汉学，与戴震、段玉裁友善。好校书，所校逸周书、孟子音义、荀子、吕氏春秋、贾谊新书、韩诗外传、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独断、经典释文诸善本，镂板惠学者。又苦镂板难多，则合经、史、子、集三十八种而名之曰群书拾补。所自著书有抱经堂集三十四卷，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锺山劄记四卷，龙城劄记三卷，广雅释天以下注二卷，皆使学者正积非，蓄疑涣释。其言曰：“唐人之为义疏也，本单行，不与经注合。单行经注，唐以后尚多善本，自宋后附疏於经注，而所附之经注非必孔、贾诸人所据之本也，则两相龃矣。南宋后又附经典释文於注疏间，而陆氏所据之经注，又非孔、贾诸人所据也，则龃更多矣。浅人必比而同之，则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有改之不尽，以滋其龃，启人考核者，故注疏、释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特识多类此。

文韶历主江、浙各书院讲席，以经术导士，江、浙士子多信从之，学术为之一变。六十年，卒，年七十九。

文韶校书，参合各本，择善而从，颇引他书改本书，而不专主一说，故严元照诋其仪礼详校，顾广圻讥其释文考证，后黄丕烈影宋刻书，各本同异另编於后，两家各有宗旨，亦互相补苴云。

顾广圻，字千里，元和人。诸生。吴中自惠氏父子后，江声继之，后进翕然多好古穷经之士。广圻读惠氏书，尽通其义。论经学云：“汉人治经，最重师法。古文今文，其说各异。若混而一之，则鞅鞅不胜矣。”论小学云：“说文一书，不过为六书发凡，原非字义尽於此。”

广圻天质过人，经、史、训诂、天算、舆地靡不贯通，至於目录之学，尤为专门，时人方之王仲宝、阮孝绪。兼工校讎，同时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延校宋本说文、礼记、仪礼、国语、国策、文选诸书，皆为之札记，考定文字，有益后学。乾、嘉间以校讎名家，文韶及广圻为最著云。又时为汉学者多讥宋儒，广圻独取先儒语录，摘其切近者，为遯翁苦口一卷，以教学者。著有思適斋文集十八卷。道光十九年，卒，年七十。

钱大昕，字晓徵，嘉定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考二等一名，擢右春坊右赞善。累充山东乡试、湖南乡试正考官，浙江乡试副考官。大考一等三名，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二年，乞假归。三十四年，补原官。入直上书房，迁詹事府少詹事，充河南乡试正考官。寻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年，丁父艰，服阕，又丁母艰，病不复出。嘉庆九年，卒，年七十七。

大昕幼慧，善读书。时元和惠栋、吴江沈彤以经术称，其学求之十三经注疏，又求之唐以前子、史、小学。大昕推而广之，错综贯串，发古人所未发。任中书时，与吴焘、褚寅亮同习梅氏算术。及入翰林，礼部尚书何国宗世业天文，年已老，闻其善算，先往见之，曰：“今同馆诸公谈此道者鲜矣。”

大昕於中、西两法，剖析无遗。用以观史，自太初、三统、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时，朔望薄蚀，凌犯进退，抉摘无遗。汉三统术为七十馀家之权舆，讹文奥义，无能正之者。大昕衍之，据班志以阐刘歆之说，裁志文之讹，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大昕又谓：“古法岁阴与太岁不同，淮南天文训撮提以下十二名，皆谓岁阴所在。史记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者，岁阴，非太岁也。东汉后不用岁阴纪年，又不知太岁超

辰之法，乃以太初元年为丁丑岁，则与史、汉之文皆悖矣。”又谓：“尚书纬四游升降之说，即西法日躔最高、卑之说，宋杨忠辅统天术以距差乘躔差，减气汎积为定积，梅文鼎谓郭守敬加减岁馀法出於此。但统天求汎积，必先减气差十九日有奇，与郭又异，文鼎不能言。大昕推之同，凡步气朔，必以甲子日起算，今统天上元冬至乃戊子日，不值甲子，依授时法当加气应二十四日有奇，乃得从甲子起。今减去气差，是以上元冬至后甲子日起算也。既如此，当减气应三十五日有奇，今减十九日有奇者，去躔差之数不算也。求天正经朔又减闰差者，经朔当从合朔起算。今推得统天上元冬至后第一朔乃乙丑戊初二刻弱，故必减闰差而后以朔实除之，即授时之朔应也。”

大昕始以辞章名，沈德潜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既乃研精经、史，於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惟不喜二氏书，尝曰：“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也。先儒言释氏近於墨，予以为释氏亦终於杨氏为己而已。彼弃父母而学道，是视己重於父母也。”

大昕在馆时，常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诸书。所著有唐石经考异一卷，经典文字考异一卷，声类四卷，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唐书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学士年表二卷，宋学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证三卷，四史朔闰考四卷，吴兴旧德录四卷，先德录四卷，洪文惠、洪文敏、王伯厚、王弇州四家年谱各一卷，疑年录三卷，潜挈堂文集五十卷，诗集二十卷，潜挈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养新录二十三卷，恆言录六卷，竹汀日记钞三卷。族子塘、坵，能传

其学。

塘，字学渊。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教职，选江宁府学教授。塘少大昕七岁，相与共学，又与大昕弟大昭及弟站相切磋，为实事求是之学，於声音文字、律吕推步尤有神解。著律吕古义六卷，据所得汉虑僂铜尺正荀勖以刘歆铜斛尺为周尺之非。谓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即昔人所云夏尺。周因夏、商，夏、商因唐、虞，古律当无异度。又史记三书释疑三卷，於律历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书疏通证明之。律书“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数语，注家皆不能晓，小司马疑其数错。塘据淮南子、太玄经证之，始信其确。又著泮宫雅乐释律四卷，说文声系二十卷，淮南天文训补注三卷。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编凡四卷。卒，年五十六。

站，字献之。副榜贡生。游京师，朱筠引为上客。以直隶州州判官於陕，与洪亮吉、孙星衍讨论论诂舆地之学，论者谓站沉博不及大昕，而精当过之。嘉庆二年，教匪扰陕西，站时署华州，率众乘城，力遏其冲。城无弓矢，仿古为合竹强弓，厚背纸为翎，二人共发之，达百五十步；又以意为发石之法，石重十斤，达三百步：前后毙贼无算，城获全。以积劳得未疾，引归。著史记补注百三十卷，详於音训及郡县沿革、山川所在。陕甘总督松筠重其品学，亲至卧榻问疾，索未刊著述，站取付之。曰：“三十年精力，尽於此书矣！”十一年，卒，年六十六。又有诗音表一卷，车制考一卷，论语后录五卷，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十经文字通正书十四卷，说文翻铨十四卷，新翻注地理志十六卷，汉书十表注十卷，圣贤冢墓志十二卷。

王鸣盛，字凤喈，嘉定人。幼从长洲沈德潜受诗，后又从惠栋问经义，遂通汉学。乾隆十九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

修，大考翰詹第一，擢侍读学士。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寻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坐滥支驿马，左迁光禄寺卿。丁内艰，遂不复出。

鸣盛性俭素，无声色玩好之娱，晏坐一室，伊唔如寒士。尝言：“汉人说经必守家法，自唐贞观撰诸经义疏而家法亡，宋元丰以新经学取士而汉学殆绝，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诗、三礼及公羊传犹是汉人家法，他经注则出魏、晋人。未为醇备。”著尚书后案三十卷，专述郑康成之学，若郑注亡逸，采马、王注补之。孔传虽出东晋，其训诂犹有传授，间一取焉。又谓东晋所献之太誓伪，而唐人所斥之太誓非伪，故附书今文太誓一篇，存古之功，自谓不减惠氏周易述也。又著周礼军赋说四卷，发明郑氏之旨。又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於一史中纪、志、表、传互相稽考，因而得其异同，又取稗史丛说以证其舛误，於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别撰蛾术编一百卷，其为目十：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仿王应麟、顾炎武之意，而援引尤博。诗以才辅学，以韵达情。古文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义，有诗文集四十卷。嘉庆二年，卒，年七十六。

弟子同县金曰追，字对扬。诸生。深於九经正义，每有疑譌，随条辄录，先成仪礼注疏正伪十七卷。阮元奉诏校勘仪礼石经，多采其说。

时同县通经学者，有吴凌云，字得青。嘉庆五年岁贡。读书深造，经师遗说，靡不通贯。尝假馆钱大昕孺守斋，尽读所藏书，学益邃。所著十三经考异，援据精核，多前人所未发。又经说三卷，小学说、广韵说各一卷，海盐陈其幹为合刊之，题曰吴氏遗著。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读书好深湛之思，少时塾师授以

说文，三年尽得其节目。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与郡人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从婺源江永游，震出所学质之永，永为之骇叹。永精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惟震能得其全。

性特介。年二十八补诸生，家屡空，而学日进。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为忘年友。以避仇入都，北方学者如献县纪昀、大兴朱筠，南方学者如嘉定钱大昕、王鸣盛，馀姚卢文弨，青浦王昶，皆折节与交。尚书秦蕙田纂五礼通考，震任其事焉。

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徵海内淹贯之士司编校之职，总裁荐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学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震亦思勤修其职，晨夕披检，无间寒暑。经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大戴礼记、水经注尤精核。又於永乐大典内得九章、五曹算经七种，皆王锡阐、梅文鼎所未见。震正譌补脱以进，得旨刊行。四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震之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谓：“义理不可空凭胸臆，必求之於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训、义理而二之，是古训非以明义理，而义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於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也。”

震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大约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

其小学书有六书论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方言疏证十卷。汉以后转注之学失传，好古如顾炎武，亦不深省。震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者为书之体，假借、转注

二者为书之用。一字具数用者为假借，数字共一用者为转注。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工、卩、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注也。”又自汉以来，古音浸微，学者於六书之故，靡所从入。顾氏古音表，入声与广韵相反。震谓：“有入无入之韵，当两两相配，以入声为之枢纽。真至仙十四韵，与脂、微、齐、皆、灰五韵同入声；东至江四韵及阳至登八韵，与支、之、佳、哈、萧、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韵同入声；浸至凡九韵之入声，则从广韵，无与之配。鱼、虞、模、歌、戈、麻六韵，广韵无入声，今同以铎为入声，不与唐相配。而古音递转及六书谐声之故，胥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发。

其测算书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记一卷，句股割圖记三卷，历问一卷，古历考二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汉以来，畴人不知有黄极，西人入中国，始云赤道极之外又有黄道极，是为七政恆星右旋之枢，讎为六经所未有。震谓：“西人所云赤极，即周髀之正北极也，黄极即周髀之北极璿玑也。虞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璿玑以拟黄道极也。黄极在柱史星东南，上弼、少弼之间，终古不随岁差而改。赤极居中，黄极环绕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也。”

震所著典章制度之书未成。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水经注四十卷，九章补图一卷，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有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

皆其弟子也。后十馀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上惋惜久之。王念孙、段玉裁、孔广森、任大椿自有传。

金榜，字辅之，歙县人。乾隆二十九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三十七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散馆后，养痾读书不复出，卒於家。师事江永，友戴震，著礼笈十卷，刺取其大者数十事为三卷，寄朱珪，珪序之，以为词精义核。榜治礼最尊康成，然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断。尝援郑志答赵商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曰：“斯言也，敢以为治经之大法。故郑义所未衷者必纠正之，於郑氏家法不敢诬也。”

段玉裁，字若膺，金坛人。生而颖异，读书有兼人之资。乾隆二十五年举人，至京师见休宁戴震，好其学，遂师事之。以教习得贵州玉屏县知县，旋调四川，署富顺及南溪县事，又办理化林坪站务。时大兵征金川，輓输络绎，玉裁处分毕，辄篝镫著述不辍。著六书音均表五卷。古韵自顾炎武析为十部，后江永复析为十三部，玉裁谓支、佳一部也，脂、微、齐皆、灰一部也，之、哈一部也，汉人犹未尝淆借通用。晋、宋而后，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令，支注“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哈同用”，於是古之截然为三者，罕有知之。又谓真、臻、先、与諄、文、殷、魂、痕为二，尤、幽与侯为二，得十七部。其书始名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嘉定钱大昕见之，以为凿破混沌，后易其体例，增以新加，十七部盖如旧也。震伟其所学之精，云自唐以来讲韵学者所未发。寻任巫山县，年四十六，以父老引疾归，键户不问世事者三十馀年。

玉裁於周、秦、两汉书，无所不读，诸家小学，皆别择其是非。於是积数十年精力，专说说文，著说文解字注三十卷，

谓：“尔雅以下，义书也；声类以下，音书也；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又谓：“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同者，他书多假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假借，则本义乃假借之权衡也。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又谓：“自仓颉造字时至唐、虞、三代、秦、汉以及许叔重造说文，曰‘某声’、曰‘读若某’者，皆条理合一不紊。故既用徐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几部，后附六书音均表，俾形、声相为表里。始为长编，名说文解字读，凡五百四十卷。既乃隐括之成此注。”玉裁又以：“说文者，说字之书，故有‘读如’、无‘读为’，说经、传之书，必兼是二者。汉人作注，於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变化之词；‘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救正之词：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述汉读考，先成周礼六卷，又撰礼经汉读考一卷，其他十六卷未成。仪徵阮元谓玉裁书有功於天下后世者三：言古音一也，言说文二也，言说文二也，汉读考三也。其他说经之书，以汉志毛诗经、毛诗古训传本各自为书，因釐次传文，还其旧著，重订毛诗古训传三十卷。以诸经惟尚书离厄最甚，古文几亡，贾逵分别古今，刘陶是正文字，其书皆不存。乃广蒐补阙，正晋、唐之妄改，存周、汉之駁文，著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又录左氏经文，取郑注礼、周礼，存古文、今文故书之例，附见公羊、穀梁经文之异，著春秋左氏古经十二卷，而以左氏传五十凡附后。外有毛诗小学三十卷，汲古阁说文订六卷，经韵楼集十二卷。嘉庆二十年，卒，年八十一。

初，玉裁与念孙俱师震，故戴氏有段、王两家之学，玉裁少震四岁，谦，专执弟子礼，虽耄，或称震，必垂手拱立，朔望必庄诵震手札一通。卒后，王念孙谓其弟子长洲陈奂曰：“若膺死，天下遂无读书人矣！”玉裁弟子，长洲徐颉、嘉兴沈涛及女夫仁和龚丽正俱知名，而奂尤得其传，奂自有传。

钮树玉，字匪石，吴县人。笃志好古，不为科举之业，精研文字声音训诂。谓说文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后人以新附淆之，诬许君矣。因博稽载籍，著说文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又著说文解字校录三十卷。树玉后见玉裁书，著段氏说文注订八卷，所駁正之处，皆有依据。

徐承庆，字梦祥，元和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官至山西汾州府知府。著段注匡谬十五卷，其攻瑕索瘢，尤胜钮氏之书，皆力求其是，非故为吹求者。

孙志祖，字诒穀，仁和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刑部主事，洊升郎中，擢江南道监察御史，乞养归。志祖清修自好，读经史必释其疑而后已，著读书胜录七卷，考论经、子、杂家，折衷精详，不为武断之论。又家语疏证六卷，谓王肃作圣证论以攻康成，又伪撰家语，饰其说以欺世。因博集群书，凡肃所剽窃者，皆疏通证明之。又谓孔丛子亦王肃伪托，其小尔雅亦肃借古书以自文，并作疏证以辨其妄。幼熟精文选，后乃仿韩文考异之例，参稽众说，正俗本之误，为文选考异四卷。又辑前人及朋辈论说，为文选注补正四卷。又有文选理学权輿补一卷。辑风俗通逸文一卷，补正姚之骊辑谢承后汉书五卷。嘉庆六年，卒，年六十五。

翟灏，字大川，亦仁和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金华、衢州府学教授。灏见闻淹博，又能搜奇引痺，尝与钱塘梁玉绳论王肃撰家语难郑氏，欲搜考以证其謬，因握笔互疏所出，顷

刻数十事。时方被酒，旋罢去，未竟藁，其精力殊绝人也。著有尔雅补郭二卷，以尔雅郭注未详、未闻者百四十二科，邢疏补言其十，馀仍阙如，乃参稽众家，一一备说。又云：“古尔雅当有释礼篇，与释乐篇相随。祭名与讲武、旌旗三章，乃释礼之残缺失次者。”又著四书考异七十二卷，皆贯串精审，为世所推。他著又有家语发覆、通俗篇、湖山便览、无不宜斋诗文藁。五十三年，卒。

梁玉绳，字曜北，钱塘人。增贡生。家世贵显，玉绳不志富贵，自号清白士。尝语弟履绳曰：“后汉襄阳樊氏，显重当时。子孙虽无名德盛位，世世作书生门户，原与弟共勉之！”故玉绳年未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其警记七卷，多释经之文，有裨古义。玉绳尤精乙部书，著史记志疑三十六卷，据经、传以纠乖违，参班、荀以究同异，钱大昕称其书为龙门功臣。著人表考九卷，谓班氏借用禹贡田赋九等之目，造端自马迁。史记李将军传云：“李蔡为人在下中。”其说颇是。

履绳，字处素。乾隆五十三年举人。与兄玉绳相荅错，有元方、季方之目。其於众经中尤精左氏传，谓隋志载贾逵解诂、服虔解义各数十卷，今俱亡佚。杜氏参用贾、服，仲达作疏，间有称引，未睹其全。亦如马融诸儒之说，仅存单文只义。唐以后注左氏者，惟张洽、赵汭最为明晰，大抵详书法而略纪载。履绳综览诸家，旁采众籍，以广杜之所未备，作左通补释三十二卷。又有未成者五门：曰广传、考异、驳证、古音、臆说。钱大昕见其书，叹为绝诣。通说文，下笔鲜俗字。年四十六，卒。

汪家禧，字汉郊，仁和人。诸生。颖敏特异，通汉易，作易消息解。所著书数十卷，毁於火。其友秀水庄仲方、门人仁和许乃穀辑其遗文，为东里生烬馀集三卷。文多说经，粹然有

家法。

刘台拱，字端临，宝应人。性至孝，六岁，母朱氏歿，哀如成人。事继母锺氏，与亲母同。九岁作颜子颂，斐然成章，观者称为神童。中乾隆三十五年举人，屡试礼部不第。是时朝廷开四库馆，海内方闻缀学之士云集。台拱在都，与学士朱筠、编修程晋芳、庶吉士戴震、学士邵晋涵及其同郡御史任大椿、给事中王念孙等交游，稽经考古，旦夕讨论。自天文、律吕至於声音、文字，靡不该贯。其於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一家，而惟是之求。精思所到，如与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之所在，比之閤若瓌，盖相伯仲也。段玉裁每谓“潜心三礼，吾所不如”。

选丹徒县训导。取仪礼十七篇除丧服外各绘为图，与诸生习礼容，为发明先王制作之精意。迎两亲学署，雍雍色养，年虽五十，有孺子之慕。尝客他所，忽心痛骤归，母病危甚，乃悉心奉汤药，衣不解带者数旬，母病遂愈。逮丁内外艰，水浆不入口。既斂，枕苫、啜粥，哭泣之哀，震动邻里。居丧蔬食五年，出就外寝，以哀毁过情卒，年五十有五。

与同郡汪中为文章道义交，中歿，抚其孤喜孙，赖以成立。武进臧庸常以说经之文请益，台拱善之。恤其穷，周其困，饮食教诲，十七年如一日，庸心感焉。台拱慕黄叔度之为人，王昶称其有曾、闵之孝。著有论语骈枝、经传小记、国语补校、荀子补注、方言补校、淮南子补校、汉学拾遗、文集，都为端临遗书凡八卷。

同邑朱彬，字武曹。乾隆六十年举人。彬幼有至行，年十一丧母，哀戚如成人。长丁父忧，斂葬尽礼，三年蔬食居外。自少至老，好学不厌。承其乡王懋竑经法，与外兄刘台拱互相切磋。每有所得，辄以书札往来辨难，必求其是而后已。於训

诂、声音、文字之学，用力尤深。著有经传考证八卷，礼记训纂四十九卷，虎观诸儒所论议，郑志弟子之问答，以及魏、晋以降诸儒之训释，书钞、通典、御览之涉是书者，一以注疏为主，撷其精要，纬以古今诸说。其附以己意者，皆援据精确，发前人所未发。他著有游道堂诗文集四卷。道光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二。子士彦，吏部尚书，自有传。

孔广森，字众仲，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袭封衍圣公传铎之孙，户部主事继汾之子。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年少入官，性淡泊，耽著述，不与要人通谒。告养归，不复出。及居大母与父丧，竟以哀卒，时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

广森聪颖特达，尝受经於戴震、姚鼐之门，经史、小学，沉览妙解。所学在公羊春秋，尝以左氏旧学湮於征南，穀梁本义汨於武子。王祖游谓何休志通公羊，往往为公羊疚病。其馀啖助、赵匡之徒，又横生义例，无当於经，唯赵沅最为近正。何氏体大思精，然不无承讹率臆。於是旁通诸家，兼采左、穀，择善而从，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凡诸经籍义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录之。

其不同於解诂者，大端有数事：谓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年於其境内。而何劭公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於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其不同一也。谓春秋分十二公而为三世，旧说“所传闻之世”，隐、桓、庄、闵、僖也；“所闻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见之世”，昭、定、哀也。颜安乐以为：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娄快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二文不异，同宜一世，故断自孔

子生后，即为“所见之世”，从之。其不同二也。谓桓十七年经无夏，二家经皆有夏，独公羊脱耳。何氏谓：“夏者阳也，月者阴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系於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溢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三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据间有失者，多所裨损，以成一家之言。又谓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其为说能融会贯通，使是非之旨不谬於圣人大旨，见自序中。仪徵阮元谓读其书始知圣志之所在。

又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骈体兼有汉、魏、六朝、初唐之胜，江都汪中读之，叹为绝手。然广森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曰“仪郑”，自庶几於康成。桐城姚鼐谓其将以孔子之裔传孔子之学，虽康成犹不足以限之。惜奔走家难，劳思夭年，不充其志，艺林有遗憾焉。

邵晋涵，字二云，馀姚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归班铨选。会开四库馆，特诏徵晋涵及历城周永年、休宁戴震、仁和余集等入馆编纂，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四十五年，充广西乡试正考官。五十六年，大考迁左中允。擢侍讲学士，充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

晋涵左目眇，清羸。善读书，四部、七录，靡不研究。尝谓尔雅者，六艺之津梁，而邢疏浅陋不称；乃别为正义二十卷，以郭璞为宗，而兼采舍人、樊、刘、李、孙诸家，郭有未详者，

摭他书附之。自是承学之士，多舍邢而从邵。

尤长於史，以生在浙东，习闻刘宗周、黄宗羲诸绪论，说明季事，往往出於正史之外。在史馆时，见永乐大典采薛居正五代史，乃荟萃编次，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以补其缺。并参考通鉴长编诸史及宋人说部、碑碣，辨证条系，悉符原书一百五十卷之数。书成，呈御览，馆臣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学宫，诏从之。由是薛史与欧阳史并传矣。尝谓宋史自南渡后多谬，庆元之间，褒贬失实，不如东都有王偁事略也。欲先辑南都事略，使条贯粗具，词简事增，又欲为赵宋一代之志，俱未卒业。其后镇洋毕沅为续宋、元通鉴，嘱晋涵删补考定，故其绪馀稍见於审正续通鉴中。

晋涵性狷介，不为要人屈。尝与会稽章学诚论修宋史宗旨，晋涵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於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簞豆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学诚闻而耸然。他著有孟子述义、穀梁正义、韩诗内传考，并足正赵岐、范甯及王应麟之失，而补其所遗。又有皇朝大臣谥迹录、方輿金石编目、輶轩日记、南江诗文藁。嘉庆元年，卒，年五十有四。

周永年，字书昌，历城人。博学贯通，为时推许。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与晋涵同徵修四库书，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四十四年，充贵州乡试副考官。永年在书馆好深沉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见宋、元遗书湮没者多见采於永乐大典中，於是抉摘编摩，自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得十馀家，皆前人所未见者，咸著於录。又以为释、道有藏，儒者独无。乃开借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钞，以广流传。惜永年歿后，

渐就散佚，则未定经久之法也。

王念孙，字怀祖，高邮州人。父安国，官吏部尚书，谥文肃，自有传。八岁读十三经毕，旁涉史鉴。高宗南巡，以大臣子迎銮，献文册，赐举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工部主事。升郎中，擢陕西道御史，转吏科给事中。嘉庆四年，仁宗亲政，时川、楚教匪猖獗，念孙陈剿贼六事，首劾大学士和珅，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是年授直隶永定河道。六年，以河堤漫口罢，特旨留督办河工。工竣，赏主事衔。河南衡水家楼河决，命往查勘，又命驰赴台庄治河务。寻授山东运河道，在任六年，调永定河道。会东河总督与山东巡抚以引黄利运异议，召入都决其是非。念孙奏引黄入湖，不能不少淤，然暂行无害，诏许之。已而永定河水复异涨，如六年之隘，念孙自引罪，得旨休致。道光五年，重宴鹿鸣，卒，年八十有九。

念孙故精熟水利书，官工部，著导河议上下篇。及奉旨纂河源纪略，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出，念孙力辨其謬，议乃定，纪略中辨謬一门，念孙所撰也。既罢官，日以著述自娱，著读书杂志，分逸周书、战国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记、汉书、汉隶拾遗，都八十二卷。於古义之晦，於钞之误写，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一字之证，博及万卷，其精於校讎如此。

初从休宁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其於经，熟於汉学之门户，手编诗三百篇、九经、楚辞之韵，分古音为二十一部。於支、脂、之三部之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亦见及此，其分至、祭、盍、辑为四部，则段书所未及也。念孙以段书先出，遂辍作。

又以邵晋涵先为尔雅正义，乃撰广雅疏证。日三字为程，阅十年而书成，凡三十二卷。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

扩充於尔雅、说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藉张揖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揖所未知，及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

尝语子引之曰：“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因假借之字强为之解，则结袷不通矣。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又曰：“说经者，期得经意而已，不必墨守一家。”引之因推广庭训，成经义述闻十五卷，经传释辞十卷，周秦古字解诂，字典考证。论者谓有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

引之，字伯申。嘉庆四年一甲进士，授编修。大考一等，擢侍讲。历官至工部尚书。福建署龙溪令朱履中诬布政使李赓芸受赅，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劾之。对簿无佐证，而持之愈急。赓芸不堪，遂自经。命引之谏之，平反其狱，罢督抚官。为礼部侍郎时，有议为生祖母承重丁忧三年者，引之力持不可。会奉使去，持议者遽奏行之。引之还，疏陈庶祖母非祖敌体，不得以承重论。缘情，即终身持服不足以报罔极；制礼，则承重之义，不能加於支庶。请复治丧一年旧例，遂更正。道光十四年，卒，谥文简。

同州李惇，字成裕。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惇与同县王念孙、贾田祖同力於学。始为诸生，为学使谢墉所赏。将选拔贡，会田祖卒於旅舍，惇经营殡事，不与试，墉叹为古人。江藩好诋诃前人，惇谓之曰：“王子雍若不作圣证论以攻康成，岂非醇儒？”其面规人过如此。著有群经识小八卷，考诸经古义二百二十馀事，多前人所未发。四十九年，卒，年五十一。

田祖，字稻孙。诸生。通左氏春秋，有春秋左氏通解。

宋绵初，字守端，亦高邮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官五河、清河训导。邃深经术，长於说诗，著韩诗内传徵四卷。又有释服二卷。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生七岁而孤，家贫不能就外傅。母邹，授以四子书。稍长，助书贾鬻书於市，因遍读经、史、百家，过目成诵，遂为通人。年二十，补诸生。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提学使者谢墉，每试别置一榜，署名诸生前。尝曰：“余之先容甫，爵也。若以学，当北面事之。”其敬中如此。以母老竟不朝考。五十一年，侍郎朱珪主江南试，谓人曰：“吾此行必得汪中为选首。”不知其不与试也。

中颢意经术，与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为友，共讨论之。其治尚书，有尚书考异。治礼，有仪礼校本，大戴礼记校本。治春秋，有春秋述义。治小学，有尔雅校本，及小学说文求端。中尝谓国朝古学之兴，顾炎武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渭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文鼎而精。力攻古文者，阎若璩也。专治汉易者，惠栋也。凡此皆千馀年不传之绝学，及戴震出而集其大成。拟作六儒颂，未成。

又尝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学制废兴，使知古人所以为学者。凡虞、夏第一，周礼之制第二，周衰列国第三，孔门第四，七十子后学者第五。又列通论、释经、旧闻、典籍、数典、世官，目录凡六。而自题其端曰：“观周礼太史云云，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其后执书以行事，又其后则事废而书存。至宋儒以后，则并其书之事而去之矣。”又曰：“有官府之典籍，有学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传闻。行一事有一书，传之后世，奉以为成宪，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礼乐政事，遭世之衰废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悯其浸久

而遂亡也，而书之简毕，此学士大夫之典籍也。”又曰：“古之为学士者，官师之长，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诵者诗书而已。其他典籍，则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也。苟非其官，官亦无有也。其所谓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则一命之士，外此则乡学、小学而已。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於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然当诸侯去籍，秦政焚书，有司所掌，荡然无存。犹赖学士相传，存其一二，斯不幸中之幸也。”又曰：“孔子所言，则学士所能为者，留为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圣人无位，不复以教子弟。”又曰：“古人学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其书藁草略具，亦未成。后乃即其考三代典礼及文字训诂、名物象数，益以论撰之文，为述学内、外篇，凡六卷。

其有功经义者，则有若释三九，妇人无主答问，女子许嫁而壻死从死及守志议，居丧释服解义。其表章经传及先儒者，则有若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释疑，荀卿子通论，贾谊新书序。其他考证之文，亦有依据。

中又熟於诸史地理，山川 厄要，讲画了然，著有广陵通典十卷，秦蚕食六国表，金陵地图考。生平於诗文书翰无所不工，所作广陵对、黄鹤楼铭、汉上琴台铭，皆见称於时。他著有经义知新记一卷，大戴礼正误一卷，遗诗一卷。五十九年，卒，年五十一。

中事母以孝闻，左右服劳，不辞烦辱。居丧，哀戚过人，其於知友故旧，没后衰落，相存问过於从前。道光十一年，旌孝子。中子喜孙，自有传。同郡人为汉学者，又有江德量、徐复、汪光燾。

德量，字量殊，江都人。父恂，好金石文字。伯父昱，通声音训诂之学。德量少承家学，及长，与汪中友，励志肄经，学益进。乾隆四十四年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改江西道御史。居朝多识旧闻，博通掌故。公馀键户，以文籍自娱。著有古泉志三十卷。五十八年，卒，年四十二。

复，字心仲，亦江都人。通九章算术。

光燾，字晋蕃，仪徵人。廪生。博通经史，尝辨惠氏易爻辰图之谬，又作萁稗释，时人服其精核。

武亿，字虚谷，偃师人。父绍周，进士，官吏部郎中。亿居父母丧，哀痛毁瘠，以读书自励。时伊、洛溢，屋圯，架湾以居，斧朽木燎寒，诵读不辍。已，复从大兴朱筠游，益为博通之学。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五十六年，授山东博山县知县。县山多土瘠，民不务农。地产石炭、石矾，烧作玻璃器皿，商贾辐辏。亿问土俗利病，免玻璃入贡，革煤炭供馈，里马草豆不以累民。创范泉书院，进其秀者与之讲敦伦理，务实学。而决辞无留狱，祷雨即沛。有以贿干者，未敢进，亿廉知之，值迅雷，曰：“汝不闻雷声乎？吾矢祷久矣。”贿者惶悚而止，輿情大洽。

五十七年，大学士和珅领步军统领事，闻妄人言山东逆匪王伦未定死，密遣番役四出踪迹之。於是番役头目杜成德等十一人横行州县，入博山境，手铁尺饮博，莫敢谁何，亿悉执之，成德尤倔强，按法痛杖之。喧传其事者曰：“亿卤莽刑无罪，将累上官。”巡抚吉庆遂以滥责平民劾罢之，而不直书其事。亿莅任仅七月，及去，民携老弱千余人走大府乞留“我好官”，不可得，则日为运致薪米，门如市焉。吉庆亦感动，因入覲，偕亿行，为筹捐复。大学士、公阿桂谓吉庆曰：“例禁番役出京畿，奈何责县令按法之非，且隐其实而劾强项吏，何也？”

吉庆深自悔，而格於部议，遂归。嘉庆四年十月，仁宗谕朝臣密举京、外各员内操守端洁、才猷幹济、於平日居官事迹可据者，得赴部候旨召用，亿在所举中。十一月，县令捧檄至门，而亿先以十月卒矣，年五十有五。

亿学问醇粹，於七经注疏、三史、涑水通鉴，皆能闇诵。既罢官，贫不能归，所至以经史训诂教授生徒。勇於著录，有群经义证七卷，经读考异九卷，金石三跋十卷，金石文字续跋十四卷，偃师金石记四卷，安阳金石录十三卷。又有三礼义证、授堂劄记、诗文集等书，皆旁引远徵，遇微罅，辄剖抉精蕴，比辞达意，以成一例。大兴朱珪称亿不愧好古遗直云。

庄述祖，字葆琛，武进人。世父存与，官礼部侍郎，自有传。述祖，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山东潍县知县。明暢吏治，刑狱得中，豪猾敛迹。尝勘硷地，众以为斥鹵也，述祖指路旁草问何名，曰马帚。述祖笑曰：“此於经名并，夏正‘并秀’记时，凡沙土草并者宜禾，何谓硷？”众皆服。甲寅，以卓异引见，还，檄授桃源同知。不一月，乞养归。著书色养者十六年，未尝一日离左右。二十一年，卒。

述祖传存与之学，研求精密，於世儒所忽不经意者，覃思独辟，洞见本末。著述皆义理宏达，为前贤未有。以为连山亡而尚存夏小正，归藏亡而尚有仓颉古文，略可稽求义类。故著夏小正经传考释，以斗柄南门织女记天行之不变，以参中大中记日度之差，以二月丁卯知夏时，以正月甲寅启蛰为历元，岁祭为郊，万用入学为禘。著古文甲乙篇，谓许叔重始一终亥，偏旁条例所由出，日辰幹支，黄帝世大挠所作，沮诵、苍颉名之以易结绳，伏羲画八卦作十言之教之后，以此三十二类为正名百物之本。故归藏为黄帝易，就许氏偏旁条例，以幹支别为序次，凡许书所存及见於金石文字者，分别部居，书未竟，而

条理粗具。其馀五经，悉有撰著。旁及逸周书、尚书大传、史记、白虎通，於其舛句讹字，佚文脱简，易次换弟，草薶腋补，咸有证据，无不疏通，旷然思虑之表，若面稽古人而整比之也。所著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尚书今古文考证七卷，毛诗考证四卷，毛诗周颂口义三卷，五经小学述二卷，历代载籍足徵录一卷，弟子职集解一卷，汉饶歌句解一卷，石鼓然疑一卷，文钞七卷，诗钞二卷。

存与孙绶甲，字卿珊。尽通家学，尤为述祖所爱重。著尚书考异三卷，释书名一卷。

同族庄有可，字大久。勤学力行，老而弥笃。取诸注、传，精研义理，句栞字比，合诸儒之书以正其是非，而自为之说。於易、书、诗、礼、春秋皆有撰述，凡四十二种，四百三十馀卷。

戚学标，字鹤泉，太平人。幼从天台齐召南游，称高第。高宗巡江、浙，学标献南巡颂。乾隆四十五年，成进士，官河南涉县知县。县苦闾布徵，学标请於大府得减额。权林县，有兄弟争产者，集李白句为斗粟谣以讽，皆感悔。性强项，多与上官龃，卒以是罢。后改宁波教授，未几归，从事撰述。

精考证，著汉学谐声二十三卷、总论一卷。用说文以明古音，谓六书之学，三曰形声，声不离形，形者声之本也。而声又随乎气，气有阴有阳，故一字之音，或从阴，或从阳，或阳而阴，或阴而阳，或阴阳各造其偏。昔人知其然，故但以某声者明字音所出，以揣其本。以读若某设为譬况之词，使人依类而求。即离绝远去，而因此声之本以究此声之变，无患其不合。说文从某某声，从某某亦声，从某某省声，从某读若某，从某读与某某同，并二端兼举。声音之学，莫备於此。后人惑於徐氏所附孙愐音切，不究本读，而一二宿儒言古音如吴棫、陈第、

顾炎武、江永之流，亦第就韵书辨析。不知说文形声相系，韵书就声言声；说文声气相求，韵书祇论同声之应。其部居错综分合，类出臆见。学者苟趣其便，衷於一读。且狃於平上去入之界之不可移易，谐声之法废，而说文之学晦矣。其书论声一本许氏，由本声以推变声，既列本注，旁搜古读以为之证。未附说文补考二卷，多辨正二徐谬误。

又有毛诗证读若干卷，诗声辨定阴阳谱四卷，四书偶谈四卷，内外篇二卷，字易二卷，鹤泉文钞二卷。

江有诰，字晋三，歙县人。通音韵之学，得顾炎武、江永两家书，嗜之忘寝食。谓江书能补顾所未及，而分部仍多罅漏，乃析江氏十三部为二十一，与戴震、孔广森多暗合。书成，寄示段玉裁，玉裁深重之，曰：“余与顾氏、孔氏皆一於考古，江氏、戴氏则兼以审音。晋三於前人之说择善而从，无所偏徇，又精於呼等字母，不惟古音大明，亦使今韵分为二百六部者得其剖析之故，韵学於是大备矣。”著有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辞韵读、先秦韵读、汉魏韵读、唐韵四声正、谐声表、入声表、二十一部韵谱、唐韵再正、唐韵更定部分，总名江氏音学十书，王念孙父子胥服其精。晚岁著说文六书录、说文分韵谱。道光末，室灾，焚其稿。有诰老而目盲，郁郁遂卒。

陈熙晋，原名津，字析木，义乌人。优贡生。以教习官贵州开泰、龙里、普定知县，仁怀同知，擢湖北宜昌府知府。权开泰时，教匪蒋昌华扰黎平，将兴大狱，熙晋缚其渠而贷诸胁从，全活无算。龙里民以钉 奚杀人，已诬服，而凶验不合，心疑焉。一日，方虑囚，见丛中有人曳钉 奚窃睨者，命执而鞫之，痕宛合，遂款服。普定俗纠聚相雄长，号其魁曰“牛丛”。其获盗，不谒之官，辄积薪焚杀之。先是有挟仇焚三尸者，吏不敢捕。熙晋期必得，重绳以法，风顿革。其守宜昌也，楚

大水，流民聚宜昌，毕力抚绥，缮城垣，以工代赈。会秩满将行，为留六阅月，葺其事。送者数千人，皆泣下。乞养归，未几卒。

熙晋邃於学，积书数万卷，订疑纠谬，务穷竟原委，取裁精审。尝谓杜预解左氏有三蔽，刘光伯规之，而书久佚。惟正义引一百七十三事，孔颖达皆以为非，乃刺取经史百家及近儒著述，以明刘义。其杜非而刘是者申之，杜是而刘非者释之，杜、刘两说义俱未安，则证诸群言，断以己意，成春秋规过考信九卷。又谓隋经籍志载光伯左氏述义四十卷，不及规过，据孔颖达序称习杜义而攻杜氏，疑规过即在述义中。旧唐书经籍志载述义三十七卷，较隋志少三卷，而多规过三卷，此其证也。正义於规杜一百七十三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盖皆述义之文。其异杜者三十事，驳正甚少。殆唐初奉敕删定，著为令典，党同伐异，势会使然。乃参稽得失，援据群言，成春秋述义拾遗八卷。

他著有古文孝经述义疏证五卷，帝王世纪二卷，贵州风土记三十二卷，黔中水道记四卷，宋大夫集笺注三卷，骆临海集笺注十卷，日损斋笔记考证一卷，文集八卷，征帆集四卷。

李诚，字静轩，黄岩人。嘉庆十八年拔贡生，官云南姚州州判，终顺宁知县。撰十三经集解二百六十卷，首胙汉、魏诸家之说，次采近人精确之语，而唐、宋诸儒之徵实者亦不废焉。尝谓记水之书，自酈道元下，代不乏人，而言山者无成编，乃作万山纲目六十卷。又水道提纲补订二十八卷，宦游日记一卷，微言管窥三十六卷，医家指迷一卷。

丁杰，原名锦鸿，字升衢，归安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官宁波府学教授。杰纯孝诚笃，尝奔走滇南迎父枢归葬。少家贫，就书肆中读。肆力经史，旁及说文、音韵、算数。初至都，

適四库馆开，任事者延之佐校，遂与朱筠、戴震、卢文弨、金榜、程瑶田等相讲习。

杰为学长於校讎，与卢文弨最相似。得一书必审定句读，博稽他本同异。於大戴礼用功尤深，著有大戴礼记绎。又易郑注久佚，宋王应麟裒辑成书，惠栋复有增入。杰审视两本，以为多羸入郑氏易乾凿度注，又汉书注所云郑氏，乃即注汉书之人，非康成。乃刊其譌，定其是，复摘补其未备，著周易郑注后定凡十二卷。胡渭禹贡锥指号为绝学，杰摘其误甚多。尝谓纬书“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阨八流以自广”。河患之棘，由九河堙废，而害始於齐。管仲能臣，必不自贻伊戚。班固叙沟洫志云：“商竭周移，秦决南涯，自兹距汉，北亡八支。”则九河之塞，当在秦、楚之际矣。惠栋尚书大传辑本，杰以为疏舛，如“鲜度作荆，以诘四方”，误读困学纪闻，此谬之甚者。五行传文不类，读后汉书注，始知误连皇览也。杰尝与翁方纲补正朱彝尊经义考序年月，博采见闻，以相证合。又与许言彦阐绎墨子上、下经，大有端绪。方言善本，始於戴震，杰采获裨益最多，卢文弨以为不在戴下。汉隶字原考正，钱塘谓得隶之义例。

杰又言字母三十六字不可增并，不可颠倒：见、端、知、邦、非、精、照为孤清，不可增浊声也；疑、泥、襄、明、微、来、日为孤浊，不可增清声也；非即邦之轻唇，不可并於专女；微即明之轻唇，不可并於奉；影为晓之深喉，喻为匣之深喉，晓、匣、影、喻不可颠倒为影、晓、喻、匣也。所著书有小西山房文集，嘉庆十二年，卒，年七十。

子授经，嘉庆三年优贡；传经，六年优贡。皆能世其家学，有“双丁”之目。授经佐其友严可均造甲乙丙丁长编，以校定说文。

周春，字松靄，海宁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广西岑溪县知县。革陋规，几微不以扰民，有古循吏风。以忧去官，岑溪人构祠祀焉。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二十年，卒，年八十七。春博学好古，两亲服闋，年未五十，不谒选。著十三经音略十三卷，专考经音，以陆氏释文为权輿，参以玉篇、广均、五经文字诸书音，字必审音，音必归母，谨严细密，丝毫不假。他著又有中文孝经一卷，尔雅补注四卷，小学馀论二卷，代北姓谱二卷，辽金元姓谱一卷，辽诗话一卷，选材录一卷，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

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人。少与同里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文学相齐。袁枚品其诗，曰“天下奇才”，与订忘年交。星衍雅不欲以诗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必通其义。乾隆五十二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五十四年，散馆，试厉志赋，用史记“如畏”，大学士和珅疑为别字，置三等改部。故事，一甲进士改部，或奏请留馆，又编修改官可得员外，前此吴文焕有成案。珅示意欲使往见，星衍不肯屈节，曰：“主事终擢员外，何汲汲求人？”自是编修改主事遂为成例。

官刑部，为法宽恕，大学士阿桂、尚书胡季堂悉器重之。有疑狱，辄令依古义平议，所平反全活甚众。退直之暇，辄理旧业。洊升郎中。六十年，授山东兗沂曹济道。

嘉庆元年七月，曹南水漫滩溃，决单县地，星衍与按察使康基田鸠工集夫，五日夜，从上游筑堤遏御之，不果决。基田谓此役省国家数百万帑金也。寻权按察使，凡七阅月，平反数十百条，活死罪诬服者十馀狱。濰县有武人犯法，贿和珅门，嘱托大吏。星衍访捕鞫之，械和珅门来者於衢。及回本任，值曹工漫溢，星衍以无工处所得疏防咎，特旨予留任。曹工分治引

河三道，星衍治中段。毕工，较济东道、登莱道上下段省三十馀万。先是河工分赔之员或得羨馀，谓之扣费，星衍不取，悉以给引河工费。时曹工尚未合，河督、巡抚亟奏合龙，移星衍任，寻又奏称合而复开。开则分赔两次坝工银九万两，当半属后任，而司事者并以归星衍。星衍亦任之，曰：“吾既兼河务，不能不为人受过也。”

四年，丁母忧归，浙抚阮元聘主讲经精舍。星衍课诸生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部、地理、算学、词章，不十年，舍中士皆以撰述名家。服阕入都，仍发山东，十年，补督粮道。十二年，权布政使。值侍郎广兴在省，按章供张烦扰，星衍不肯妄支。后广以贿败，豫、东两省多以支库获罪，星衍不与焉。十六年，引疾归。

星衍博极群书，勤於著述。又好聚书，闻人家藏有善本，借钞无虚日。金石文字，靡不考其原委。尝病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賾所乱，官刑部时，即集古文尚书马郑注十卷、逸文二卷。归田后，又为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其序例云：“尚书古注散佚，今刺取书传升为注者五家三科之说：一，司马迁从孔氏安国问故，是古文说；一，书大传伏生所传欧阳高、大夏侯胜、小夏侯建，是今文说；一，马氏融、郑氏康成虽有异同，多本卫氏宏、贾氏逵，是孔壁古文说：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诸子所引古书说及纬书、白虎通等，汉、魏诸儒今文说、许氏说文所载孔壁古文，注中存其异文、异字，其说则附疏中。”其意在网罗放失旧闻，故录汉、魏人佚说为多，又兼采近代王鸣盛、江声、段玉裁诸人书说。惟不取赵宋以来诸人注，以其时文籍散亡，较今代无异闻，又无师传，恐滋臆说也。凡积二十二年而后成。

其他撰辑，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传校正三卷，明堂考

三卷，考注春秋别典十五卷，尔雅广雅诂训韵编五卷，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一卷，孔子集语十七卷，晏子春秋音义二卷，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建立伏博士始末二卷，寰宇访碑录十二卷，金石萃编二十卷，续古文苑二十卷，诗文集二十五卷。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六。星衍晚年所著书，多付文登毕亨、嘉兴李貽德为卒其业。

亨，原名以田，字恬谿。初从休宁戴震游，精汉人古训之学，尤长於书。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多采亨说，每称以为经学无双。中嘉庆十二年举人，道光六年，以大挑知县分发江西，署安义县。有兄杀胞弟案，亨执“不念鞠子哀，泯乱伦彝，刑兹无赦”义，不准援赦。大府怒，将劾之，会歙程恩泽重亨，事乃解。后补崇义，以积劳卒官，年且八十矣。著有九水山房文存二卷。

貽德，字次白。嘉庆二十三年举人。馆星衍所，相得甚欢。著春秋左氏解贾服注辑述二十卷。其书援引甚博，字比句栉，於义有未安者，亦加驳难。虽使冲远复生，终未敢专树征南之帜而尽弃旧义也。又有诗考异、诗经名物考、周礼牘义、十七史考异、揽青阁诗钞、梦春庐词。

王聘珍，字贞吾，南城人。自幼以力学闻。乾隆五十四年，学使翁方纲拔贡成均，为谢启昆、阮元参订古籍。尝客浙西，与歙凌廷堪论学，廷堪深许之。为人厚重诚笃，廉介自守。

治经确守后郑之学，著大戴礼记解诂十三卷、目录一卷。其言曰：“大戴与小戴同受业于后仓，各取孔壁古文说，非小戴删大戴、马融足小戴也。礼察、保傅，语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贾谊有取於古记，非古记采及新书也。三朝记、曾子，乃刘氏分属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

又曰：“近代校讎，不知家法，王肃本点窜此经，私定孔

子家语，反据肃本改易经文。又或据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流，增删字句，或云据永乐大典改某字作某。凡兹数端，率以今义绳古义，以今音证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奥之经，变而文从字顺，经义由兹而亡。”故其发凡大旨，礼典器数，墨守郑义，解诂文字，一依尔雅、说文及两汉经师训诂。有不知而阙，无杜撰之言。如“五义”义字，据周礼注读若仪，“五凿”五字释若忤，青史子引汉书“君子养之”，读若“中心养养”之养。皆能根据经史，发蒙解惑。江都焦循称其不为增删，一仍其旧，列为三十二读书赞之一。他著经义考补，九经学。

凌廷堪，字次仲，歙县人。六岁而孤，冠后始读书，慕其乡江永、戴震之学。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改教职，选宁国府学教授。奉母之官，毕力著述者十馀年。嘉庆十四年，卒，年五十三。

廷堪之学，无所不窥，於六书、历算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职官之异同，靡不条贯。尤专礼学，谓：“古圣使人复性者学也，所学者即礼也。颜渊问仁，孔子告之者惟礼焉尔，颜子叹道之高坚前后。迨‘博文约礼’，然后‘如有所立’，即‘立於礼’之立也。礼有节文度数，非空言理者可托。”著礼经释例十三卷，谓：“礼仪委曲繁重，必须会通其例。如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不同，而其为献酢酬旅、酬无算爵之例则同；聘礼、觐礼不同，而其为郊劳执玉、行享庭实之例则同；特牲馈食、少牢馈食不同，而其为尸饭主人初献、主妇亚献、宾长三献、祭毕饮酒之例则同。”乃区为八例，以明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曰通例，曰饮食例，曰宾客例，曰射例，曰变例，曰祭例，曰器服例，曰杂例。礼经第十一篇，自汉以来说者虽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经意，乃为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

於变例之后。大兴朱珪读其书，赠诗推重之。

廷堪礼经而外，复潜心於乐，谓今世俗乐与古雅乐中隔唐人燕乐一关，蔡季通、郑世子辈俱未之知。因以隋沛公郑译五旦、七调之说为燕乐之本，又参考段安节琵琶录、张叔夏词源、辽史乐志诸书，著燕乐考原六卷。江都江籀叹以为“思通鬼神”。他著有元遗山年谱二卷，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诗集十四卷。仪徵阮元常命子常生从廷堪授士礼，又称其乡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释牲、诗楚茨考诸说经之文，多发古人所未发。其尤卓然者，则复礼三篇云。

同邑洪榜，字汝登。乾隆二十三年举人。四十一年，应天津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卒，年三十有五。粹於经学，著明象未成，终於益卦。因郑康成易赞作述赞二卷。又明声均，撰四声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语一卷。江氏永切字六百十有六，是书增补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见、溪等字注於广韵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齿、唇五音，盖其书宗江、戴二家之说而加详焉。为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诚。生平服膺戴震。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惟榜以为功不在禹下。撰震行状，载与彭绍升书，朱筠见之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榜乃上书辨论。江籀在吴下见其书，叹曰：“洪君可谓卫道之儒矣。”

汪龙，字辰叔，亦廷堪同邑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嗜古博学，尤精於诗，尝读诗生民、玄鸟二篇，疑郑笺迹乳卵生之说，不若毛诗谓姜嫄、简狄从帝尝祀郊禘之正。遂稽传、笺同异，用力於是经者数十年，成毛诗异义四卷，毛诗申成十卷。卒，年八十二。

桂馥，字冬卉，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选云南永平县知县，卒於官。

馥博涉群书，尤潜心小学，精通声义。尝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故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为说文义证五十卷。力穷根柢，为一生精力所在。

馥与段玉裁生同时，同治说文，学者以桂、段并称，而两人两不相见，书亦未见，亦异事也。盖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於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於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勇於自信，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专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於心，则段胜矣；语其便於人，则段或未之先也。其专牖古籍，不下己意，则以意在博证求通，展转孳乳，触长无方，亦如王氏广雅疏证、阮氏经籍纂诂之类，非以己意为独断者。

及馥就宦滇南，追念旧闻，随笔疏记十卷，以其细碎，比之匠门木材，题曰札朴。然馥尝引徐幹中论：“鄙儒博学，务於物名，详於器械，考於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功成。”谓近日学者风尚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仓、雅，略讲点画，妄议斯、冰，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此尤为同时小学家所不能言，足以针育起废。他著有晚学集十二卷。

许瀚，字印林，日照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官峰县教谕。博综经史及金石文字，训诂尤深。至校勘宋、元、明本书籍，精审不减黄丕烈、顾广圻。晚年为灵石杨氏校刊桂馥说文义证於清河，甫成而板毁於捻寇，并所藏经籍金石俱尽，遂挹郁而歿，年七十。他著有韩诗外传勘误，攀古小庐文。

江声，字叔澐，元和人。七岁就傅读书，问读书何为，师

以取科第为言，声求所以进於是者。年二十九，遭父疾，晨夕侍卫褥，不解衣带，至自涤穠翳，视秽以验疾进退。及居忧，哀毁骨立，逾三年，容戚然如新丧者。侍母疾，居丧，亦如父歿时。族党哀其至行。既孤，因不复事科举业。

读尚书，怪古文与今文不类。又怪孔传非安国所为。年三十五，师事同郡通儒惠栋，得读所著古文尚书考及阎若璩古文疏证，乃知古文及孔传皆晋时人伪作，於是集汉儒之说，以注二十九篇，汉注不备，则旁考他书。精研古训，成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补谊九条、识伪字一条，尚书集注音疏前后述外编一卷，尚书经师系表也。经文注疏，皆以古篆书之。疑伪古文者，始於宋之吴才老，朱子以后，吴草庐、郝京山、梅鷟皆不能得其要领。至本朝阎、惠两徵君所著之书，乃能发其作伪之迹、剽窃之原。若刊正经文，疏明古注，则皆未之及也，及声出而集大成焉。

声又病后世深求考老转注之义，至以篆迹求之，因为六书说，谓建类一首，即始一终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同意相受，即凡某之属皆从某也。阳湖孙星衍亦推其说，以为尔雅肇、祖、元、胎之属，始也。始亦建类一首，肇、祖、元、胎皆为始，亦同意相受。说文此类亦甚多，推考老之训，如口部之咽，嗑也；嗑，咽也。走部之走，趋也；趋，走也。犹之考注老，老转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即建类一首也。声亦以为然，而戴震以为贯全部则义太广。声折之曰：“若止考老为转注，不已隘乎？且谐声一义，不贯全部乎？”声与震以学问相推重，其不相附和如此。

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篆，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声不顾也。其写尚书灋水字，寢字，不在说文，灋据淮南作廛，灋据尔雅义作孟，人始或怪之，后服其非臆说。

顾其书终以时俗不便识读，不甚行於时。

声性耿介，不慕荣利。交游如王鸣盛、王昶、毕沅，皆重其品藻，而声未尝以私事干之，当事益重其人。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四年，卒，年七十有九。晚年因不谐俗，动与时违，取周易艮背之义，自号艮庭，学者称为艮庭先生云。

子镛，吴县学生。孙沅，优贡生。世传其学。

沅，字子兰。金坛段玉裁侨居苏州，沅出入其门者数十年。沅先著说文释例，后承玉裁嘱，以段书十七部谐声表之列某声某声者为纲，而件系之；声复生声，则依其次第，为说文解字音均表凡十七卷。沅於段氏譌处略笺其失，其言曰：“支、脂、之之为三，真、臻、先与諄、文、欣、魂、痕之为二，皆陆氏之旧，而段氏矜为独得之秘，严分其界以自殊异。凡许氏所合韵处，皆多方改使离之，而一部之与十二部，亦不使相通。故韶之读若秘，改为逼；肱之乙声，删去声字；必之弋亦声，改为八亦声。而於开章一篆说解极一物三字，即是一部、十二部、十五部合韵之理，於是绝不敢言其韵，直至亥字下重文说之也。十二、十三两部之相通者，惟民、昏二字为梗，故力去昏字，以就其说。畀字田声，十五部也，緝从畀得声，而瞿即古纂字，在一部，遂改畀字为由声，以避十五部与一部之合音。凡此皆段氏之症结处也。”又曰：“段氏论音谓古无去，故谱诸书平而上入。沅意古音有去无入，平轻去重，平引成上，去促成入。上入之字，少於平去，职是故耳。北人语言入皆成去，古音所沿，至今犹旧，非敢苟异，参之或然。”沅当时面质玉裁，亲许駁勘，故有不同云。卒，年七十二。

钱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大昕弟。大昕深於经史，一门群从，皆治古学，能文章，为东南之望。大昭少於大昕者二十年，事兄如严师，得其指授，时有两苏之比。壮岁游京师，尝

校录四库全书，人间未见之秘，皆得纵观，由是学问益浩博。又善於决择，其说经及小学之书，能直入汉儒阃奥。尝欲从事尔雅，大昕与书，谓：“六经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训诂而能知道者。欲穷六经之旨，必自尔雅始。”大昭乃著尔雅释文补三卷及广雅疏义二十卷。

又著说文统释六十卷，其例十：一曰疏证以佐古义，凡经典古义与许合者在所必收。二曰音切以复古音，以徐铉、徐锴等不知古音，往往误读，又许君言读若某者，即有某音，今并补正；又说文本有旧音，隋书经籍志有说文音隐，颜氏家训引之。唐以前传注家多称说文音某，今并采附本字之下。三曰考异以复古本，凡古本暨古书所引有异同者，悉取以折中。四曰辨俗以正譌字，凡经典相承俗字，及徐氏新补、新附字，皆辨证详明，别为一卷附后。五曰通义以明互借，凡经典之同物同音，於古本是通用者，皆引经证之。六曰从母以明孳乳，如完、刖、髡、軌等字，皆於元下注云从此。七曰别体以广异义，凡重文中之籀、篆、古文、奇字，皆有所从，其许君未言者，亦略释之；经典两用者，则引而证焉。八曰正譌以订刊误，凡许君不收之字，注中不应有，又字画脱误者，并校正之。九曰崇古以知古字，如鷖、鷗之类，经典有不从鸟者，此古今字，今注曰古用某。十曰补字以免漏略，如由、希、免、鼯等三十九字，从此得声者甚多，而书中脱落，有子无母，非许例，今酌补之，亦别为一卷附后。

大昭於正史尤精两汉，尝谓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於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每怪服虔、应劭之於汉书，裴骃、徐广之於史记，其时去古未远，稗官、载记、碑刻尚多，不能会而通之，考异质疑，徒戔戔於训诂，乃著两汉书辨疑四十卷，於

地理、官制皆有所得。又仿其例著三国志辨疑三卷。又以宋熊方所补后汉书年表祇取材范书、陈志，乃於正史外兼取山经、地志、金石、子集，其体例依班氏之旧，而略变通之，著后汉书补表八卷。计所补王侯，多於熊书百三十人，论者谓视万斯同历代史表有过之无不及。他著有诗古训十二卷，经说十卷，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迺言二卷。

生平不嗜荣利，名其读书之所曰可庐，欲蘄至於古之随遇自足者。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

子东垣，字既勤。嘉庆三年举人。官浙江松阳县知县，以艰归。服阕，补上虞县。东垣与弟绎、侗，皆潜研经、史、金石，时称“三凤”。尝与绎、侗及同县秦鉴勘订郑志，又与绎、侗、鉴及桐乡金锡鬯辑释崇文总目，世称精本。东垣为学沉博而知要，以世传孟子注疏繆舛特甚，乃辑刘熙、纂毋邃、陆善经诸儒古注及顾炎武、阎若璩、同时师友之论，附以己见。并正其音读，考其异同，为孟子解谊十四卷。他著有小尔雅校证二卷，补经义考四十卷，列代建元表，勤有堂文集。

侗，字同人。於历算之学，亦能究其原本。大昕撰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未竟而卒，侗证以群书、金石文字，增辑一千三百馀条。日夕检阅推算，几忘寝食，卒因是感疾而歿。

朱骏声，字丰芑，吴县人。年十三，受许氏说文，一读即通晓。从钱大昕游，钱一见奇之，曰：“衣钵之传，将在子矣！”嘉庆二十三年举人，官黟县训导。咸丰元年，以截取知县入都，进呈所著说文通训定声及古今韵准、柬韵、说雅，共四十卷。文宗披览，嘉其洽，赏国子监博士衔。旋迁扬州府学教授，引疾，未之官。八年，卒，年七十一。

骏声著述甚博，不求知於世，兼长推步，明通象数。尝论尔雅太岁在寅，推大昕说，谓其时自以实测之岁星在亥，定太

岁在寅，命之曰摄提格以纪年，岁星所合之辰，即为太岁。然岁星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在秦、汉而甲寅之年岁星在丑，太岁应在子。汉诏书以太初元年为摄提格者，因六十纪年之名，历年以次排叙，不能顿超一辰，故仍命以摄提格也。於是后人以寅、卯等为太岁，强以摄提格等为岁阴。其实尔雅所云岁阳、岁阴，非如后人说也。他著有左传旁通十卷，左传识小录三卷，夏小正补传一卷，离骚补注一卷。

子孔彰，字仲我。能传父业，著有说文粹三编，十三经汉注，中兴将帅别传。

列传二百六十九

儒林三

马宗楛 子瑞辰 孙三俊 张惠言 子成孙 江承之 郝懿行 陈寿祺 子乔枏 谢震 何治运 孙经世 柯蘅 许宗彦 吕飞鹏 沈梦兰 宋世莘 严可均 严元照 焦循 子廷琥 顾凤毛 锺怀 李锺泗 李富孙 兄超孙 弟遇孙 胡承珙 胡秉虔 朱珔 凌曙 薛传均 刘逢禄 宋翔凤 戴望 雷学淇 王萱龄 崔述 胡培翠 杨大培 刘文淇 子毓崧 孙寿曾 方申 丁晏 王筠 曾钊 林伯桐 李黼平 柳兴恩 弟荣宗 许桂林 锺文烝 梅毓 陈澧 侯康 侯度 桂文灿 郑珍 邹汉勋 王崧 刘宝楠 子恭冕 龙启瑞 苗夔 庞大壘 陈立 陈奂 金鹗 黄式三 子以周 俞樾 张文虎 王闿运 王先谦 孙诒让 郑杲 宋书升 法伟堂

马宗楛，字器之，桐城人。由举人官东流县教谕。嘉庆六年成进士，又一年卒。少从舅氏姚鼐学诗、古文词，所作多沉博绝丽，既而精通古训及地理之学。乡举时，以解论语过位、升堂合於古制，大兴朱珔亟拔之。后从邵晋涵、任大椿、王念孙游，其学益进。尝以解经必先通训诂，而载籍极博，未有汇成一编者，乃偕同志孙星衍、阮元、朱锡庚分韵编录，適南旋中辍。其后元视学江、浙，萃诸名宿为经籍纂诂，其凡例犹宗楛所手订也。生平敦实，寡嗜好，惟以著述为乐。尝撰左氏补注三卷，博徵汉、魏诸儒之说，不苟同立异。所著别有毛郑诗诂训考证、周礼郑注疏证、穀梁传疏证、说文字义广证、战国策地理考、南海郁林合浦苍梧四郡沿革考、岭南诗钞，共数十卷，校经堂诗钞二卷。

子瑞辰，字元伯。嘉庆十五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工部营缮司主事。擢郎中，因事罢误，发盛京效力。旋赏主事，奏留工部，补员外郎。复坐事发往黑龙江，未几释归。历主江西白鹿洞、山东峰山、安徽庐阳书院讲席。发逆陷桐城，众惊走，贼胁之降，瑞辰大言曰：“吾前翰林院庶吉士、工部都水司员外郎马瑞辰也！吾命二子团练乡兵，今仲子死，少子从军，吾岂降贼者耶？”贼执其发鬣其背而拥之行。行数里，骂愈厉，遂死，年七十九。事闻，恤廕如例，敕建专祠。

瑞辰勤学著书，毫而不倦。尝谓：“诗自齐、鲁、韩三家既亡，说诗者以毛诗为最古。据郑志答张逸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隐略，则更表明。’是郑君大旨，本以述毛，其笺诗改读，非尽易传。而正义或误以为毛、郑异义。郑君先从张恭祖受韩，凡笺训异毛者，多本韩说。其答张逸亦云：‘如有不同，即下己意。’而正义又或误合传、笺为一。毛诗用古文，其经字多假借，类皆本於双声、叠韵，而正义或有未达。”於是乃撰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以三家辨其异同，以全经明其义例，以古音、古义证其譌互，以双声、叠韵别其通借。笃守家法，义据通深。同时长洲陈奂著毛诗传疏，亦为专门之学。由是治毛诗者多推此两家之书。

子三俊，字命之。优贡生。举孝廉方正，学宗程、朱。以国难家仇，愤欲杀贼。咸丰四年六月，率练勇追贼至周瑜城，力战死，年三十五。著有马徵君遗集。

张惠言，字皋闻，武进人。少受易经，即通大义。年十四为童子师，修学立行，敦礼自守，人皆称敬。嘉庆四年进士，时大学士朱珪为吏部尚书，以惠言学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官。六年，散馆，改部属，珪复特奏授翰林院编修。七年，卒，年四十有二。

惠言乡、会两试皆出朱珪门，未尝以所能自异，默然随群弟子进退而已。珪潜察得之，则大喜，故屡进达之，而惠言亦断断相诤不敢隐。珪言天子当以宽大得民，惠言言：“国家承平百年馀，至仁涵育，远出汉、唐、宋之上，吏民习於宽大，故妖孽萌芽其间，宜大伸罚以肃内外之政。”珪言天子当优有过大臣，惠言言：“庸猥之辈，幸致通显，复坏朝廷法度，惜全之当何所用？”珪喜进淹雅之士，惠言言“当进内治官府、外治疆场者”，与同县洪亮吉於广坐诤之。

惠言少为词赋，拟司马相如、扬雄之文。及壮，又学韩愈、欧阳修。篆书初学李阳冰，后学汉碑额及石鼓文。尝奉命诣盛京篆列圣加尊号玉宝，惠言言於当事，谓旧藏宝不得磨治；又谓翰林奉命篆列圣宝，宜奏请驰驿，以格於例不果行。

生平精思绝人，尝从歙金榜问故，其学要归六经，而尤深易、礼。著有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序曰：“自汉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略同，惟京氏为异。而孟喜受易家阴阳，其说易本於气，而后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变通消息，诸儒祖述之，莫能具。当汉之季年，扶风马融作易传，授郑康成作易注。而荆州牧刘表、会稽太守王朗、颍川荀爽、南阳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传孟氏学，既作易注，奏上之献帝。翻之言易，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始若琐碎，及其沉深解剥，离根散叶，暢茂条理，遂於大道，后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虚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学官，而汉世诸儒之说微，独资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颇采古易家言，而翻注为多。其后古书尽亡，而宋道士陈抟以意造为龙图，其徒刘牧以为易之河图、洛书也，河南邵雍又为先天、后天之图，宋之说易者翕然宗之，

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阴阳之大义，盖尽晦矣。大清有天下，元和徵士惠栋，始考古义孟、京、荀、郑、虞氏，作易汉学，又自为解释，曰周易述。然掇拾於亡废之后，左右采获，十无二三。其所述大氏宗祢虞氏，而未能尽通，则旁徵他说以合之。盖从唐、五代、宋、元、明朽坏散乱千有馀年，区区修补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复明，斯固难也。翻之学既邃，又具见马、郑、荀、宋氏书，考其是否，故其义为精。又古书亡，而汉、魏师说可见者十馀家，然唯郑、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说，而虞尤较备。然则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之所传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为虞氏义九卷；又表其大旨，为消息二卷。”又著有虞氏易礼二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言二卷。

初，惠栋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补以郑、荀诸儒，学者以未能专一少之。仪徵阮元谓汉人之易，孟、费诸家，各有师承，势不能合。惠言传虞氏易，即传汉孟氏易矣，孤经绝学也。惠言又著周易郑氏义三卷，周易荀氏九家义一卷，周易郑荀义三卷，易义别录十四卷，易纬略义三卷，易图条辨二卷。其易义别录序，谓不尽见其辞而欲论其是非，犹以偏言决狱也。故其所著，皆羽仪虞氏易者。於礼有仪礼词一卷，读仪礼记二卷，皆特精审。又有茗柯文五卷，词一卷。

子成孙，字彦惟。少时，惠言课以说文，令分六书谱之，成象形二卷。惠言著说文谐声谱，未竟而卒，成孙后从庄述祖游，得其大要，乃续成之。卷第篇例多所增易，凡五十卷。其书分中、僮、薨、林、岩、筐、荣、藜、洗、干、萋、肆、揖、支、皮、丝、鳩、萑、葵、岨二十部，此乃於毛诗中拈其最先出之字为建首，加以易韵、屈韵，而又以说文之声分从之，犁然不紊，有各家所未及者。尝以示仪徵阮元，元叹其超卓精细。

成孙兼精天学，同里董祐诚歿，为校刊其遗书。又著有端虚勉一居文集。

江承之，字安甫，歙县人。学於惠言。时弟子从惠言受易、礼者十数，其甥董士锡受易，通阴阳五行家言；承之兼受易、礼，著有周易爻义、虞氏易变表、仪礼名物、郑氏诗谱，年仅十有八。

郝懿行，字恂九，栖霞人。嘉庆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二十五年，补江南司主事。道光三年，卒，年六十九。

懿行为人谦退，讷若不出口，然自守廉介，不轻与人晋接。遇非素知者，相对竟日无一语，迨谈论经义，则喋喋忘倦。所居四壁萧然，庭院蓬蒿常满，僮仆不备，懿行处之晏如。浮沉郎署，视官之荣悴，若无与於己者，而一肆力於著述，漏下四鼓者四十年。所著有尔雅义疏十九卷，春秋说略十二卷，春秋比一卷，山海经笺疏十八卷，易说十二卷，书说二卷。

懿行尝曰：“邵晋涵尔雅正义蒐辑较广，然声音训诂之原，尚多壅阂，故鲜发明。今余作义疏，於字借声转处，词繁不杀，殆欲明其所以然。”又曰：“余田居多载，遇草木蟲鱼有弗知者，必询其名，详察其形，考之古书，以徵其然否。今兹疏中其异於旧说者，皆经目验，非凭胸臆，此余书所以别乎邵氏也。”懿行之於尔雅，用力最久，藁凡数易，垂歿而后成。於古训同异，名物疑似，必详加辨论，疏通证明，故所造较晋涵为深。高邮王念孙为之点阅，寄仪徵阮元刊行。元总裁会试时，从经义中识拔懿行者也。

其笺疏山海经，援引各籍，正名辨物，事刊疏谬，辞取雅驯。阮元谓吴氏广注徵引虽博，失之芜杂；毕沅校本，订正文字尚多疏略；惟懿行精而不凿，博而不滥。

懿行妻王照圆，字瑞玉。博涉经史，当时著书家，有“高

邨王父子，栖霞郝夫妇”之目。著有诗说一卷，列女传补注八卷，附女录一卷，女校一卷。又与懿行以诗答问，懿行录之为诗问七卷，其尔雅义疏亦间取照圆说；他著有诗经拾遗一卷，汲冢周书辑要一卷，竹书纪年校正十四卷，荀子补注一卷，晋宋书故一卷，补晋书刑法志一卷，食货志一卷，文集十二卷。照圆又有列仙传校正二卷。

陈寿祺，字恭甫，闽县人。少能文。年十八，台湾平，撰上福康安百韵诗并序，沉博绝丽，传诵一时。嘉庆四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寻告归，性至孝，不忍言仕，家贫无食，父命之入都。九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十二年，充河南乡试副考官。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京察一等，记名御史。寿祺以不得迎养二亲，常愀然不乐。将告归矣，俄闻父歿，恸几绝，奔归。服除，乞养母，母歿，终丧。年五十三，有密荐於朝者，卒不出。

寿祺会试出朱珪、阮元门，乃专为汉儒之学，又及见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诸人，故学益精博。解经得两汉大义，每举一义，辄有折衷。

两汉经师莫先於伏生，莫备於许氏、郑氏，寿祺阐明遗书，著尚书大传笺三卷、序录一卷、订误一卷，附汉书五行志，缀以他书所引刘氏五行传论三卷。序曰：“伏生大传，条撰大义，因经属旨，其文辞尔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记七十子之徒所说，非汉诸儒传训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独注大传，其释三礼，每援引之。及注古文尚书，洪范五事，康诰孟侯，文王伐崇、愬耆之岁，周公克殷、践奄之年，咸据大传以明事，岂非闚识博通信旧闻者哉？且夫伏生之学，尤善於礼，其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庙祭、族燕、门塾、学校、养老、择射、贡士、考绩、郊遂、采地、房堂、路寝之制，后夫人入御，太

子迎问诸侯之法，三正之统，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八伯之乐，皆唐、虞、三代遗文，往往六经所不备，诸子百家所不详。今其书散逸，十无四五，尤可宝贵。宋朱子与勉斋黄氏纂仪礼经传通解，攬摭大传独详，盖有裨礼学不虚也。五行传者，自夏侯始昌，至刘氏父子传之，皆善推 福著天人之应。汉儒治经，莫不明象数阴阳，以穷极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气之候，诗有翼奉五际之要，春秋有公羊灾异之条，书有夏侯、刘氏、许商、李寻洪范之论。班固本大传，揽仲舒，别向、歆，以传春秋，告往知来，王事之表，不可废也。是以录汉书五行志附於后，以备一家之学云。”

又著五经异义疏证三卷，左海经辨二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骈体文二卷，绛趺堂诗集六卷，东越儒林文苑后传二卷，东观存藁一卷。

寿祺归后，阮元延课诂经精舍生徒。元纂群经古义为经郭，寿祺为撰条例，明所以原本训辞、会通典礼、存家法而析异同之意。后主泉州清源书院十年，主鼈峰书院十一年，与诸生言修身励学，教以经术，作义利辨、知耻说、科举论以示学者。规约整肃，士初苦之，久乃悦服。家居与诸当事书，於桑梓利弊，蒿目痍心，虽触忌讳无所隐。明儒黄道周孤忠绝学，寿祺搜辑遗文，为之刊行。又具呈大吏，乞疏请从祀孔庙，议上，如所请。道光十四年，卒，年六十四。

子乔枏，字朴园。道光五年举人，二十四年，以大挑知县分发江西。历官分宜、弋阳、德化、南城诸县，署袁州、临江、抚州知府。以经术饰吏治，居官有声。同治七年，卒於官，年六十一。初，寿祺以郑注礼记多改读，又尝钩考齐、鲁、韩三家诗佚文、佚义与毛氏异同者，辑而未就。病革，谓乔枏曰：“尔好汉学，治经知师法，他日能成吾志，九原无憾矣！”乔

枏乃细绎旧闻，勒为定本，成礼记郑读考六卷，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又著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诗纬集证四卷。谓齐诗之学，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际，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阴阳终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乱安危之故。齐先亡，最为寡证，独翼奉存其百一，且其说多出诗纬，察躔象，推历数，徵休咎，盖齐学所本也。诗纬亡而齐诗遂为绝学矣。又著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十四卷，欧阳夏侯经说考一卷。谓：“二十九篇今文具存，十六篇既无今文可考，遂莫能尽通其义。凡古文易、书、诗、礼、论语、孝经所以传，悉由今文为之先驱，今文所无辄废。向微伏生，则万古长夜矣。欧阳、大小夏侯各守师法，苟能得其单辞片义，以寻千百年不传之绪，则今文之维持圣经於不坠者，岂浅眇哉！”又有诗经四家异文考五卷，毛诗郑笺改字说四卷，礼堂经说二卷，最后为尚书说。时宿学渐芜，考据家为世訾警，独湘乡曾国藩见其书以为可传。自元和惠氏、高邮王氏外，惟乔枏能修世业，张大其家法。

寿祺同里治古学者，有谢震、何治运。

震，原名在震，字甸男，侯官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官顺昌学教谕。震尝与闽县林一桂、甌宁万世美俱精三礼，震尤笃学嗜古。然断断持汉学，好排击宋儒凿空逃虚之说。寿祺与震同举乡试，少震六岁，视为畏友。震重气谊，有志用世，而不遇於时，年四十卒。弟子辑其遗著，有礼案二卷，精覈胜敖氏。又有四书小笺一卷，四圣年谱一卷。工诗，有樱桃轩诗集二卷。

治运，字支卅海，闽县人。嘉庆十二年举人。洽闻彊识，笃志汉学。粤督阮元尝聘纂广东通志。后游浙中，巡抚陈若霖为钖其经解及论辨文字四卷，名何氏学。道光元年，卒，年四十七。治运与寿祺友，及卒，寿祺以谓无与为质，不获以辅成

其学也。

孙经世，字济侯，惠安人。寿祺弟子。寿祺课士不一格，游其门者，若仙游王捷南之诗、礼、春秋、诸史，晋江杜彦士之小学，惠安陈金城之汉易，将乐梁文之性理，建安丁汝恭、德化赖其焯、建阳张际亮之诗、古文辞，皆足名家。而经世学成蚤世，世以儒林推之。经世少喜读近思录，后沉研经义，谓不通经学，无以为理学；不明训诂，无以通经；不知声音文字之原，无以明训诂。著说文会通十六卷，尔雅音疏六卷，释文辨证十四卷，韵学溯源四卷，十三经正读定本八十卷，经传释辞续编八卷。又著春秋例辨八卷，孝经说二卷，夏小正说一卷，诗韵订二卷，惕斋经说六卷，读经校语四卷。

柯蘅，胶州人。从寿祺受许、郑之学，尝以史、汉诸表为纪、传之纲领，而譌误舛夺，最为难治，乃条而理之，著汉书七表校补二十卷。为例十：一曰辨事误，二曰辨文字误，三曰辨注误，四曰辨诸家考证之误，五曰以本书证本书之误，六曰史、汉互证而知其误，七曰汉书、荀纪互证而知其误，八曰汉书、水经注互证而知其误，九曰据纪、传以补表之阙，十曰据今地以证表之误。钩稽隐赜，凡前人之说，皆取而辨其是非，至前人未及者，又得二三十事，亦专门之学也。尤长於诗，著有声诗阐微二卷，旧雨草堂诗集四卷，其说经、说史之作，门人集为旧雨草堂札记。

许宗彦，字积卿，德清人。九岁能读经、史。善属文，侍郎王昶爱其才，作积卿字说以赠。嘉庆四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就官两月，以亲老遽引疾归。亲歿，卒不出。居杭州，杜门以读书为事。其学无所不通，探赜索隐，识力卓然，发千年儒者所未发。考周五庙二祧，以为周制五庙之外，别有二祧，为迁庙之杀，以厚亲亲之仁。宗庙之外，别立祖宗，与禘、郊同为

重祭，以大尊尊之义。诸经无文、武二庙不毁之说，误始於韦玄成，而刘歆因之，郑康成亦因之。祧者迁庙，乃谓为不迁之庙，名实乖矣。又考文、武二世室，以为周文、武皆配於明堂太室，故有“文、武世室”之号。孔颖达误谓伯禽称“文世室”，周公称“武世室”。以公羊传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证之，舛甚。

又考禹贡三江，以为汉志言“分江水首受江，东至馀姚入海”。夫曰“分江水”，曰“首受江”，则非南江之正流可知；曰“东至馀姚入海”，则非在吴入海可知，与禹贡三江无与。又考太岁、太阴，以为太岁者，岁星与日同次斗杓所建之辰也。太阴始寅终丑，太岁始子终亥。汉律志曰：“太初元年，岁前十一月朔旦冬至，岁在星纪婺女六度，岁名困敦。”此太岁始子之确证。武帝诏曰：“年名焉逢、摄提格。”此太阴始寅之确证。汉书天文志始误以甘、石之言太阴者系之太岁，而与太初之太岁遂差两辰，乃以为星有赢缩，非矣。

又说六书转注，以为从偏旁转相注。说文曰：“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序曰“其建首也，立一为耑”，即建类一首之谓也。如示为部首，从示之偏旁注为神祇等字，从神祇注为祠祀祭祝等字，展转相注，皆同意为一类。戴震指尔雅诂训为转注，而不知诂训出於后来，非制字时所豫有也。段玉裁引戴说，又言尔雅字多假借，而不知假借者本无其字，今如初、哉、首、基之训，非本无首字，而假初、哉诸字以当之也。其他所著学说，能持汉、宋儒者之平。礼论、治论诸篇，皆稽古证今，通达政体。

尤精天文，得泰西推步秘法，自制浑金球，别具神解。尝援纬书四游以疏本天高卑，而知不同心非浑圆之理。考周髀北极璿玑，以推古人测验之法。七政皆统於天，而知东汉以前用

赤道不用黄道，为得诸行之本。论日左右旋一理，以王锡阐解黄道右旋、赤道平行，戴震分黄、极为二行，其说颇不分明，为剖析之，洞彻微妙，皆言天家所未及。

性孝友，慎於交游，体羸而神理澹淡，见者皆肃然敬之。仪徵阮元，会试举主也，重其学术行谊，以子女为家。

吕飞鹏，字云里，旌德人。从宁国凌廷堪治礼，廷堪器之，以为能传其学。山阳汪廷珍视学安徽，喜士通古经义，补飞鹏县学附生。

飞鹏少读周礼，长而癖嗜，廷堪尝著周官九拜九祭解、乡射五物考，援据礼经，疏通证明，足发前人所未发。飞鹏师其意而变通之，成周礼补注六卷。其大旨以郑氏为宗，自序曰：“汉、魏之治周礼者，如贾逵、张衡、孙炎、薛综、陈劭、崔灵恩之注，遗文轶事，散见群籍。或与郑义符合，或与郑义乖违，同者可得其会通，异者可博其旨趣。是用广搜众说，补所未备，条系於经文之下，或旁采他经旧注，或兼取近儒经说，要於申明古义而已。”又著周礼古今文义证六卷，尝考康成本治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於义长且顺者为郑氏学。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又尝作毛诗笺：“今取郑氏之学证郑氏之注，则辞易了然，即彼此互歧、前后错出，亦不烦辞费而得失已明，故於三者刺取为多。至许氏说文解字，徵引周礼，彼此互异，取以推广郑义，不嫌牴牾。其他史册流传，事系本朝，礼遵周典，亦备采择，用俟辩章。犹是郑氏况以汉法之意也。”

平居书斋阁自铭诫，粹然出於儒先道学。乡饥，筹粟倡赈，人多德之。有争辩，一言立释。尝戒其子贤基曰：“成名易，成人难。”又曰：“言官不易为，毋陈利而昧大体，毋挟私而务高名。”其本行如此。贤基卒以忠节著。道光二十九年，卒，

年七十三。子贤基，工部右侍郎，谥文节，自有传。

有清为周礼之学者，有惠士奇、沈彤、庄存与、沈梦兰、段玉裁、徐养原、宋世莘。

梦兰，字古春，乌程人。乾隆四十八年举人，官湖北宜都县知县。梦兰博通诸经，实事求是，尤邃於周官，成周礼学一书。分沟洫、畿封、邦国、都鄙、城郭、宫室、职官、禄田、贡赋、军旅、车乘、礼射、律度量衡十三门，取司马法、逸周书、管子、吕览、伏传、戴记诸古书参互考证，合之书、诗、礼记、三传、孟子，先儒所病其牴牾者，无不得其会通。为图若干，并取经、传文之与周官相发明者释於篇。他著有易、书、诗、孟子学，五省沟洫图说。其易学自序云：“自辑周礼学，於易象得井、比、师、讼、同人、大有若干卦，错综参伍，知易之为道，先王一切之治法於是乎在。”而孟子学，则又以疏证周官之故，汇其馀说以成帙者。其沟洫图说，卷不盈寸，凡南北形势、河道原委、历代沿革、众说异同，与夫沟遂经畛之体，广深寻尺之数，以及蓄水、止水、荡水、均水、舍水、泻水之事皆备。复证之周官，考究详覈。官湖北时，奉檄襄筑荆州堤工，上江堤埽工议及荆江论。沔阳水灾，复奉檄会勘，作水利说以谕沔民。原本经术，有裨实用，皆此类也。

世莘，字卣勋，临海人。乾隆五十三年举人，以教习官陕西扶风知县。地当川、藏孔道，夫马悉敛之民。计亩率钱，名曰“公局”。世莘多所裁革，无妄取。时教匪初定，州县多以获盗迁擢。扶风民有持斋为怨家所讦者，大府飞檄至，捕而鞫之，皆良民，释弗顾。罢归，孳求经训，熟於谐声、假借之例，著周礼故书疏证六卷，仪礼古今文疏证二卷。

严可均，字景文，乌程人。嘉庆五年举人，官建德县教谕，引疾归。可均博闻强识，精考据之学，与姚文田同治说文，为

说文长编，亦谓之类考。有天文、算术、地理类，草木、鸟兽、虫鱼类，声类，说文引群书、群书引说文类，积四十五册。又辑钟鼎拓本为说文翼十五篇，将校定说文，撰为疏义。孙星衍促其成，乃撮举大略。就毛氏汲古阁初印本别为校议三十篇，专正徐铉之失。

又与丁溶同治唐石经，著校文十卷，自序云：“余弱冠治经，稍见宋槧本。既又念若汉、若魏、若唐、若孟蜀、若宋嘉祐、绍兴各立石经，今仅嘉祐四石，绍兴八十七石，皆残本。而唐大和石壁二百二十八石，岿然独存，此天地间经本之最完最旧者也。夫唐代四部之富，埒於梁、隋，而郑覃、唐元度辈皆通儒，颇见古本。苟能槧正积非，归於真是，即方驾熹平不难，而仅止於是。今也古本皆亡，欲复旧观，已难为力，可慨也！然而后唐彫版，实依石经句度钞写，历宋、元、明转刻转误，而石本幸存，纵不足与复古，以匡今繆有馀也。独怪数百年来，学士大夫鲜或过问者，间有一二好古之士，亦与冢碣、寺碑同类而并道之。康熙初，顾炎武始略校焉，观其所作九经误字、金石文字记，刺取寥寥，是非寡当，又误信王尧惠之补字以诬石经。顾氏且然，况其他乎？乌乎！石经者，古本之终，今本之祖。治经不及见古本，而并荒石经，匪直荒之，又交口诬之，岂经之幸哉？余不自揆，欲为今版本正其误，为唐石经释其非，为顾氏等祛其惑。随读随校，凡石经之磨改者、旁增者与今本互异者皆录出，辄据注疏、释文，旁稽史、传及汉、唐人所徵引者，为之左证，而石台孝经附其后焉。”

嘉庆十三年，诏开全唐文馆，可均以越在草茅，无能为役，慨然曰：“唐之文，盛矣哉！唐以前要当有总集。斯事体大，是余之责也。”乃辑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使与全唐文相接，多至三千馀家，人各系以小传，足以考证史文，皆从蒐罗

残牘得之，覆检群书，一字一句，稍有异同，无不校订。一手写定，不假效力。唐以前文，咸萃於此焉。又校辑诸经逸注及佚子书等数十种，合经、史、子、集为四录堂类集千二百馀卷。

严元照，字九能，归安人。十岁能为四体书，补诸生。仪徵阮元、大兴朱珪深赏之。熟於尔雅，作匡名八卷，旁罗异文轶训，钩稽而疏证之。著有悔菴文钞、诗钞、词钞，娱亲雅言等书。

焦循，字里堂，甘泉人。嘉庆六年举人，曾祖源、祖、父葱，世传易学。循少颖异，八岁在阮虞尧家与宾客辨壁上：“冯夷”字，曰：“此当如楚辞读皮冰切，不当读如缝。”阮奇之，妻以女。既壮，雅尚经术，与阮元齐名。元督学山东、浙江，俱招循往游。性至孝，丁父及嫡母谢艰，哀毁如礼。一应礼部试，后以生母殷病愈而神未健，不复北行。殷歿，循毁如初。服除，遂托足疾不入城市者十馀年。葺其老屋，曰半九书塾，复构一楼，曰雕菰楼，有湖光山色之胜，读书著述其中。尝叹曰：“家虽贫，幸蔬菜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於此矣！”嘉庆二十五年，卒，年五十八。

循博闻强记，识力精卓。每遇一书，无论隐奥平衍，必究其源，以故经史、历算、声音、训诂无所不精。幼好易，父问小畜“密云”二语何以复见於小过，循反复其故不可得。既学洞渊九容之术，乃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渐能理解，著易通释二十卷。自谓所悟得者，一曰哦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又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羲、文、周、孔之旨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后，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伪疏踳駁，未能发明，著孟子正义三十卷。谓为孟子作疏，其难有十，然近代通儒，已得八九。因博采诸家之说，而下以己意，合孔、孟相传之正旨，又著六经补疏二十卷。以说汉易者每屏王弼，然弼

解箕子用赵宾说，读彭为旁，借雍为甕，通孚为浮，解斯为厮，盖以六书通借。其解经之法，未远於马、郑诸儒，为周易王注补疏二卷。以尚书伪孔传说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训辟为法，居东即东征，罪人即管、蔡，大诰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皆非马、郑所能及，为尚书孔氏传补疏二卷。以诗毛、郑义有异同，正义往往杂郑於毛，比毛於郑，为毛诗郑氏笺补疏五卷。以左氏传“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杜预扬其词而暢衍之，预为司马懿女壻，目见成济之事，将以为司马饰，即用以为己饰。万斯大、惠士奇、顾栋高等未能摘奸而发覆，为春秋传杜氏集解补疏五卷。以礼以时为大，训诂名物，亦所宜究，为礼记郑氏注补疏三卷。以论语一书，发明羲、文、周公之旨，参伍错综，引申触类，亦与易例同，为论语何氏集解补疏三卷。合之为二十卷。又录当世通儒说尚书者四十一家，书五十七部，仿卫湜礼记之例，以时之先后为序，得四十卷，曰书义丛钞。又著禹贡郑注释一卷，毛诗地理释四卷，毛诗鸟兽草木蟲鱼释十一卷，陆玑疏考证一卷，群经宫室图二卷，论语通释一卷。又著有雕菰楼文集二十四卷，词三卷，诗话一卷。

循壮年即名重海内，钱大昕、王鸣盛、程瑶田等皆推敬之。始入都，谒座主英和，和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歿后，阮元作传，称其学“精深博大，名曰通儒”，世谓不愧云。

子廷琥，字虎玉。优廩生。性醇笃，善承家学，阮元称为端士。循尝与廷琥纂孟子长编三十卷，后撰正义，其廷琥有所见，亦本范氏穀梁之例，为之录存。循又以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二书，不详开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既得秦道古数学九章，有正圆开方法，为开方通释，乃谓廷琥曰：“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问，用正员开方法推之。”廷琥布策下算，一一符

合，著益古演段开方补一卷。阳湖孙星衍不信西人地圆之说，以杨光先之斥地圆，比孟子之距杨、墨。廷琥谓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周髀，曰浑天。宣夜无师承，浑盖之说，皆谓地圆。泰州陈氏、宣城梅氏悉以东西测景有时差，南北测星有地差，与圆形合为说。且大戴有曾子之言，内经有岐伯之言，宋有邵子、程子之言，其说非西人所自创。因博搜古籍，著地圆说二卷。他著有密梅花馆诗文钞。

顾凤毛，字超宗，江苏兴化人。乾隆四十九年，南巡召试列二等，五十三年，副榜贡生。父九苞，字文子，长於诗、礼。九苞母任氏，大椿祖姑，通经达史。九苞之学，母所教也。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归时卒於路，著述不传。凤毛亦受经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经。及长，与焦循同学，循就凤毛问难，始用力於经。凤毛又学音韵律吕於嘉定钱塘，撰楚辞韵考、入声韵考、毛诗韵考，皆得塘旨。又撰毛诗集解，董子求雨考，三代田制考，未成而卒，年二十七。卒后，循理其丧，作招亡友赋哭之。

锺怀、李锺泗皆有名，均甘泉人。锺怀，字保岐。优贡生。与阮元、焦循相善。共为经学，旦夕讨论，务求其是。居恆礼法自守，不与世争名，交游中称为君子。嘉庆十年，卒，年四十五。著有厓考古录四卷。其汉儒考，较陆德明所载增多十余人。

锺泗，字滨石。嘉庆六年举人，治经精左氏春秋，撰规规过一书，抑刘伸杜，焦循服其精博。

李富孙，字既沔，嘉兴人。嘉庆六年拔贡生。良年来孙，良年自有传。从祖集。字敬堂，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官郟县知县。精研经学，以汉、唐为宗，尝为学规论以课穷经、课经济，著有原学斋文钞。

富孙学有原本，与伯兄超孙、从弟遇孙有“后三李”之目。

长游四方，就正於卢文弨、钱大昕、王昶、孙星衍，饒闻绪论。阮元抚浙，肄业诂经精舍，遂湛深经术，尤好读易，著易解牘义。谓易学三派，有汉儒之学，郑、虞、荀、陆诸家精矣；有晋、唐之学，王弼、孔颖达诸家，即北宋胡瑗、石介、东坡、伊川犹是支流馀裔；至宋陈、邵之学出，本道学之术，创为图说，举羲、文、周、孔之所未及，汉以后诸儒之所未言者，以自神其附会之说。理其理而非易之所谓理，数其数而非易之所谓数，而前圣之易道晦矣。唐李鼎祚所辑易解，精微广大，圣贤遗旨，略见於此。然其於三十六家之说，尚多未采，其遗文牘义，间见他书，犹可蒐辑。爰綴而录之，成书三卷，又成校异二卷。

又著七经异文释，就经、史、传、注、诸子百氏所引，以及汉、唐、宋石经，宋、元槧本，校其异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袭乖舛，悉据古谊而疏证之；而前儒之论说，并为蒐辑，使正其譌谬，辨其得失，折衷以求一是。凡易六卷，尚书八卷，毛诗十六卷，春秋三传十二卷，礼记八卷。同里冯登府称其详核奥博，为诂异义者集其大成。又谓说文一书，保氏六书之旨，赖以仅存。自篆变为隶，隶变为真，文字日繁，譌伪错出。或有形声意义大相区别，亦有近似而其实异，后人多混而同之。或有一篆之形，从某为古、籀，为或体，后人竟析而二之。经典文字，往往昧於音训，擅为改易，甚与本义相连，亦字学之大变。夫假借通用，说文自有本字，有得通借者，有不容通借而并为俗误者。援据经典以相证契，俾世之踵谬沿譌焯然可辨，为说文辨字正俗八卷。同里钱泰吉谓其书大旨折衷段注，而亦有段所未及者，读说文之津梁也。

他著有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四卷，鹤徵录八卷、后录十二卷，曝书亭词注七卷，梅里志十六卷，校经疏文藁十八卷。

超孙，字引树。嘉庆六年举人，官会稽县教谕。剖析经义，尤深於诗。尝以毛诗草木蟲鱼则有疏，名物则有解，地理则有考，而诗中所称之人则未有纂辑成书者，因取诗人之氏族名字，博考经、史、诸子及近儒所著述，并列国之世次，洎其人之行事，搜罗荟集，为诗氏族考六卷。官会稽时，课诸生依宁化雷车宏学规条约，士习日上。又著拙守斋集。

遇孙，字金澜，集孙。优贡生，处州府训导。幼传祖训，淹贯经史，著有尚书隶古定释文八卷。汉孔安国以科斗文难知，取伏生今文次第之，为隶古定，宋薛宣因之成古文训。遇孙又以隶古文难知，引说文诸书疏通之，譌者是正，疑者则阙。性嗜金石，有芝省斋碑录八卷，金石学录四卷。官处州时，以处州地僻山远，阮元两浙金石志未免脱漏，乃搜辑数百余种为括苍金石志八卷。他著有日知录补正一卷、校正一卷，古文苑拾遗十卷，天香录八卷，随笔六卷，诗文集十八卷。

胡承珙，字墨庄，泾县人。嘉庆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五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寻迁御史，转给事中。自以身居言路，当周知天下利弊，陈之於上，方不负职。数年中陈奏甚多，多见施行。而其最切中时病者，则有条陈亏空弊端各条：“一曰冒滥宜禁。司库支发钱粮，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故藩司书吏将不应借支之款，冒支滥借。此在领者便於急需，不敢望其足数；而在放者利於多扣，不复问其合宜：则虽应放而仍与浮冒无异。一曰抑勒宜禁。州、县交代，例限綦严，均不准充抵。近日仍多以议单欠票虚开实抵者，总由上司多方抑勒，逼令新任担承。一曰糜费宜省。各省摊捐津贴名目，岂尽必不可省。闻州县所解各上司衙门饭食季规等银，逐岁增加。如邸报一事，安徽省每年通派各属万金。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此，他事可知。一曰升调宜慎。部选人员，

多系初任，或尚能不敢轻易接受。惟佐杂题升，及调补繁缺二者，每多久历仕途，习成狡滑。在题升者急於得缺，明知此地之多累，不复顾后而瞻前；在调补者迁就一时，转因原任之有亏，希图挪彼以掩此。究之担承弥补，皆属空名，不过剜肉补疮，甚且变本加厉。”其言深切著明。二十四年，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编查保甲，设立缉捕章程八条，匪徒敛迹。调署台湾兵备道，缉获洋盗张充等置於法。旋乞假回籍。台湾素称难治，承珙力行清庄弭盗之法，民、番安肃、自承珙去后，彰化、淡水即以械斗起衅矣。道光十二年，卒，年五十七。

承珙究心经学，尤专意於毛诗传，归里后键户著书，与长洲陈奂往复讨论不绝，著毛诗后笺三十卷。其书主於申述毛义，自注疏而外，於唐、宋、元诸儒之说，及近人为诗学者，无不广徵博引，而於名物训诂及毛与三家诗文有异同，类皆剖析精微，折衷至当。而其最精者，能於毛传本文前后会出指归，又能於西汉以前古书中反覆寻考，贯通诗义，证明毛旨。凡三四易，手自写定。至鲁颂泮水章而疾作，遗言嘱陈奂校补，奂乃为续成之。又以郑君注仪礼参用古、今文二本，撮其大例，有必用其正字者，有即用其借字者，有务以存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决此者，有互见而并存者。闕意妙旨，有關於经实夥。遂取注中叠出之字，并“读如”、“读为”、“当为”各条，排比梳栉，考其训诂，明其假借，参稽旁采，疏通而证明之，作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又谓惠氏栋九经古义未及尔雅，遂补撰数十条，成二卷。小尔雅原本不传，今存孔丛子中，世多谓为伪书，作小尔雅义证十三卷，断以为真。复著有求是堂诗文集三十四卷。

胡秉虔，字伯敬，绩溪人。嘉庆四年进士，官刑部主事，改甘肃灵台县知县，升丹噶尔同知，卒於官。秉虔自幼嗜学，

博通经史。尝入都肄业成均，夜读必尽烛二条。尤精於声音训诂，著古韵论三卷，辨江、戴、段、孔诸家之说，细入毫芒，埒不可易。说文管见三卷，发明古音古义，多独得之见。末论二徐书，有灼见语，盖其所致力也。他著有周易、尚书、论语小识各八卷，卦本图考一卷，尚书序录一卷，汉西京博士考二卷。甘州明季成仁录四卷，河州景忠录三卷。

朱琿，字兰坡，泾县人。琿生三年而孤，祖命为季父后，嗣母汪未婚守志，琿孝事之与生母同，昆弟均相友爱。嘉庆七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与幸翰林院栢梁体联句宴。散馆授编修，擢至侍读。与修明鉴，坐承纂官累，降编修。道光元年，直上书房，屡蒙嘉奖，有“品学兼优”之褒。升右春坊右赞善，告养归。植品敦俗，奖诱后进。历主锺山、正谊、紫阳书院，卒，年八十有二。

琿爱书如命，学有本原。主讲席几三十年，教士以通经学古为先。与桐城姚鼐、阳湖李兆洛并负儒林宿望，盖鼎足而三云。著有说文假借义证二十八卷，经文广异十二卷，文选集释二十四卷，小万卷斋诗文集七十卷。辑有国朝古文汇钞二百七十二卷，又有诂经文钞六十二卷，汇有清诸名家说经之文，依次标题，篇幅完善，尤足为后学津逮云。

凌曙，字晓楼，江都人。国子监生。曙好学根性，家贫，读四子书未毕，即去乡，杂作佣保，而绩学不倦。年二十为童子师，问所当治业於泾包世臣，世臣曰：“治经必守家法，专法一家，以立其基，则诸家渐通。”乃示以武进张惠言所辑四子书汉说数十事。曙乃稽典礼、考古训，为四书典故覈六卷，歎洪梧甚称之。既，治郑氏学，得要领；又从吴沈钦韩问疑义，益贯穿精审。后闻武进刘逢禄论何氏公羊春秋而好之。及入都，为仪徵阮元校辑经郭，尽见魏、晋以来诸家春秋说。深念春秋

之义，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学，传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识礼义之宗，达经权之用。行仁为本，正名为先。测阴阳五行之变，明制礼作乐之原。体大思精，推见至隐，可谓善发微言大义者。然旨奥词贖，未易得其会通，浅尝之夫，横生訾议，经心圣符，不绝如线。乃博稽旁讨，承意仪志，梳其章，栉其句，为注十七卷。又病宋、元以来学者空言无补，惟实事求是，庶几近之，而事之切实无过於礼，著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家居读礼，以丧服为人伦大经，后儒舛议，是非颇谬，作礼论百篇，引申郑义。阮元延曙入粤课诸子，曙书与元商榷，乃删合三十九篇为一卷。道光九年，卒，年五十五。

曙有甥仪徵刘文淇，贫而颖悟，爱而课之，遂知名，其学实自曙出云。

薛传均，字子韵，甘泉人。诸生。博览群籍，强记精识。就福建学政陈用光聘，用光见所著书，恨相见晚。旋以疾卒於汀州试院，年四十一。传均於十三经注疏功力最深，大端尤在小学，於许君原书，钩稽贯串，洞其义而熟其辞，嘉定钱大昕文集内有说文答问一卷，深明通转假借之义，传均博引经史以证之，成说文答问疏证六卷。又以文选中多古字，条举件系，疏通证明，为文选古字通十二卷。

刘逢禄，字申受，武进人。祖纶，大学士，谥文定，自有传。外王父庄存与、舅庄述祖，并以经术名世，逢禄尽传其学。嘉庆十九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二十五年，仁宗大事，逢禄搜集大礼，创为长编，自始事至奉安山陵，典章具备。道光三年，通政司参议卢浙请以尚书汤斌从祀文庙，议者以斌康熙中在上书房获谴，乾隆中尝奉駁难之。逢禄揽笔书曰：“后夔典乐，犹有朱、均；吕望陈书，难匡管、蔡。”

尚书汪廷珍善而用之，遂奉俞旨。四年，补仪制司主事。越南贡使陈请为其国王母乞人葭，得旨赏给。而谕中有“外夷贡道”之语，其使臣欲请改为“外藩”，部中以诏书难更易。逢禄草牒复之曰：“周官职方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去王国七千里，藩服九千里，是藩远而夷近。说文羌、狄、蛮、貊字皆从物旁，惟夷从大、从弓。考东方大人之国夷，俗仁，仁者寿，有东方不死之国，故孔子欲居之。乾隆间奉上谕申饬四库馆不得改书籍中‘夷’字作‘彝’，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我朝六合一家，尽去汉、唐以来拘忌嫌疑之陋，使者无得以此为疑。”越南使者遂无辞而退。逢禄在礼部十二年，恆以经义决疑事，为众所钦服类如此。

其为学务通大义，不专章句。由董生春秋闢六艺家法，由六艺求观圣人之志。尝谓：“世之言经者，於先汉则古诗毛氏，后汉则今易虞氏，文词稍为完具。然毛公详古训而略微言，虞翻精象变而罕大义，求其知类通达、微显阐幽者，则公羊在先汉有董生、后汉有何劭公氏、子夏丧服传有郑康成氏而已。先汉之学，务乎大体，故董生所传非章句训诂之学也。后汉条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郑康成氏为宗，然丧服於五礼特其一端。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天道浹，人事备，以之贯群经，无往不得其原；以之断史，可以决天下之疑；以之持身治世，则先王之道可复也。”於是寻其馀贯，正其统纪，为公羊春秋何氏释例三十篇，又析其疑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答难二卷。又推原穀梁氏、左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四卷。又博徵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仪礼决狱四卷。又推其意为论语述何、夏时经传笺、中庸崇礼论、汉纪述例各一卷。别有纬略二卷，春秋赏罚格一卷。愍时学者说春秋皆袭宋儒“直书其事、不烦褒贬”之辞，独孔广森为公羊通义能抉其蔽，然尚不能信三科、九旨为

微言大义所在，乃著春秋论上、下篇以张圣权。又成左氏春秋考证二卷，知者谓与阎、惠之辩古文尚书等。

逢禄於易主虞氏，於书匡马、郑、於诗初尚毛学，后好三家。有易虞氏变动表、六爻发挥旁通表、卦象阴阳大义、虞氏易言补各一卷。又为易象赋、卦气颂，提其指要。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卷，书序述闻一卷，诗声衍二十七卷。所为诗、赋、连珠、论、序、碑、记之文约五十篇。道光九年，卒，年五十有六。弟子潘准、庄缤树、赵振祈皆从学公羊及礼有名。

宋翔凤，字于庭，长洲人。嘉庆五年举人，官湖南新宁县知县，亦庄述祖之甥。述祖有“刘甥可师、宋甥可友”之语，刘谓逢禄，宋谓翔凤也。翔凤通训诂名物，志在西汉家法，微言大义，得庄氏之真传。著论语说义十卷，序曰：“论语说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微言者，性与天道之言也。此二十篇，寻其条理，求其旨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自汉以来，诸家之说，时合时离，不能画一。尝综覈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因别录私说，题为说义。”又有论语郑注十卷，大学古义说二卷，孟子赵注补正六卷，孟子刘熙注一卷，四书释地辨证二卷，卦气解一卷，尚书说一卷，尚书谱一卷，尔雅释服一卷，小尔雅训纂六卷，五经要义一卷，五经通义一卷，过庭录十六卷。咸丰九年，重赋鹿鸣。逾年，卒，年八十二。

戴望，字子高，德清人。诸生。始好词章，继续博野颜元书，为颜氏学。最后谒长洲陈奂，通声音训诂。复从翔凤授公羊春秋，遂通公羊之学。著论语注二十卷，用公羊家法演逢禄论语述何之微言。他著有管子校注二十四卷，颜氏学记十卷，谪麟堂遗集四卷。

雷学淇，字瞻叔，顺天通州人。父鑄，字宗彝，乾隆二十

七年举人，选江西崇仁县知县。道光初元，诏天下臣民严冠服之辨，鑄著古今服纬以申古义，抑奢侈。至九年书成，年九十矣。

学淇，嘉庆十九年进士，任山西和顺县知县，改贵州永从县知县。生平好讨论之学，每得一解，必求其会通，务於诸经之文无所牴牾。以父鑄著古今服纬，为之注释，附以释问一篇、异同表二篇。又以夏小正一书备三统之义，究心参考二十馀年。以尧典中星、诸经历数，采虞史伯夷之说，据周公垂统之文，检校异同，订其譌误，网罗放失，寻厥指归，著夏小正经传考二卷。又考定经、传之文，为之疏证，成夏小正本义四卷。

每慨竹书纪年自五代以来颇多残阙，爰博考李唐以前诸书所称引者，积以九年之蒐辑，颇复旧观。尝谓：“孟子先至梁后至齐，此经之明文，即无他左验，亦当从之为说。况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后元十五年齐威王薨’，‘十七年惠成王卒’然则惠王后元十六年齐宣王始即位，孟子至梁，当在后元十六年王卒之前一岁也。史记误谓惠王立三十六年即卒，故云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而以惠王改元之后十六年为襄王之世。今据竹书称梁惠会诸侯於徐州，改元称王，故孟子呼之曰王。史谓孟子至梁之二年惠王卒，襄王立，以本经考之，其言可信。但卒於改元后之十七年，非三十六年也。襄王既立，孟子见其不似人君，乃东至齐，据竹书即齐宣即位之二年也。梁至齐千数百里，故曰：‘千里而见王’。若孟子先见齐宣王，由邹之齐六百馀里，不得云千里矣。齐人取燕，孟子明谓宣王时事，史记於齐失载悼子、侯剡二代，将威、宣之立，皆移前二十二年。於齐人伐燕事，不知折衷孟子，而年表谓在湣王十年，司马温公终求其说而不得，乃将宣之即位下移十年，以迁就孟子。自后说者疑信各半，实皆未有定论。今据纪年，则伐燕在宣王

七年，实周赧王之元年。凡孟子书所记古人年岁，以史记、汉书之说推之皆不合者，以纪年推之无不合。”且以竹书长历推验列宿之岁差，历代之日蚀，自唐、虞以来，无有差贷。尝自云：“传、笺、注、疏取舍多殊，非敢訾议前贤，期於事理之合云尔。”他著有校辑世本二卷，古今天象考十二卷，附图说二卷，亦器器斋经义考及文集三十二卷。

王萱龄，字北堂，昌平人。道光元年副贡，旋举孝廉方正，官新安、柏乡两县教谕。嗜汉学，精训诂，受业於高邮王引之，经义述闻中时引其说。著有周秦名字解诂补一卷，即补引之所阙疑者。

崔述，字武承，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选福建罗源县知县。武弁多藉海盗邀功，诬商船为盗，述平反之。未几，投效归。著书三十余种，而考信录一书，尤生平心力所专注。凡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商考信录四卷，丰镐考信录八卷，丰镐别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四卷，洙泗馀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馀说一卷，读经馀论二卷，名考古异录。

其著书大旨，谓不以传注杂於经，不以诸子百家杂於传注。以经为主，传注之合於经者著之，不合者辨之，异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削之。如谓易传仅溯至伏羲，春秋传仅溯至黄帝，不应后人所知反多於古人。凡纬书所言十纪，史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谓战国杨、墨横议，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其私。毁尧则托诸许由，毁禹则托诸子高，毁孔子则托诸老聃，毁武王则托诸伯夷。太史公尊黄、老，故好采异端杂说，学者但当信论、孟，不当信史记。谓夏、商、周末有号为某公者，公亶父相连成文，犹所谓公刘也。“古公亶父”，

犹言“昔公亶父”也。谓匡为宋邑，似畏匡、过宋本一事；“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似一时一事之言，记者小异耳。其说皆为有见。

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然勇於自信，任意轩轻者亦多。他著有易卦图说一卷，五服异同汇考三卷，大名水道考一卷，闻见杂记四卷，知味录二卷，知非集三卷，无闻集五卷，小草集五卷。嘉庆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七。

胡培翬，字载平，绩溪人。祖匡衷，字朴苏，岁贡生。於经义多所发明，不苟与先儒同异。著有三礼劄记、周礼井田图考、井田出赋考、仪礼释官等书。其於井田多申郑义，而授田一事，以遂人所言是乡遂制，大司徒所言是都鄙制，郑注自相违戾。作畿内授田考实一篇，积算特精密。其释官则以周礼、礼记、左传、国语与仪礼相参证，论据精确，足补注疏所未及。又著有周易传义疑参十二卷，左传翼服、论语古本证异、论语补笺、庄子集评、离骚集注、朴斋文集。年七十四，卒。

培翬，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内阁中书、户部广东司主事。居官勤而处事密，时人称其治官如治经，一字不肯放过。绝不受财贿，而扶隐指弊，胥吏咸惮之。假照案发，司员失察者数十人，惟培翬及蔡绍江无所污，然犹以随同画诺镌级归里。后主讲钟山、云间，於泾川一再至，并引翼后进为己任。去泾川日，门人设饮饯者相望於道。笃友谊，郝懿行、胡承珙遗书，皆赖培翬次第付梓。道光二十九年，卒，年六十八。

绩溪胡氏，自明诸生东峰以来，世传经学。培翬涵濡先泽，又学於歙凌廷堪，遂精三礼。初著燕寝考三卷，王引之见而喜之。既为仪礼正义，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旨，发明郑

君、贾氏得失，旁逮鸿儒、经生之所议。张皇幽渺，阐扬圣绪，二千馀岁绝学也。其旨见与顺德罗惇衍书曰：“培翬撰正义，约有四例：一曰疏经以补注，二曰通疏以申注，三曰汇各家之说以附注，四曰采他说以订注，书凡四十卷，至贾氏公彦之疏，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不可无辨。别为仪礼贾疏订疑一书。宫室制度，今以朝制、庙制、寝制为纲，以天子、诸侯、大夫、士为目。学制则分别庠、序馆制则分别公、私，皆先将宫室考定，而以十七篇所行之礼，条系於后，名宫室提纲。陆氏经典释文於仪礼颇略，拟取各经音义及集释文以后各家音切，挨次补录，名曰仪礼释文校补。”培翬覃精是书凡四十馀年，晚岁患风痺，犹力疾从事。尚有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未卒业而歿。门人江宁杨大培从学礼，为补成之。他著有褙袷问答，研六室文钞。

大培，字雅轮。诸生。笃学寡交，研究经训。初从元和顾广圻、吴县钮树玉游，备闻苍、雅阃奥。著说文重文考六卷，纯以声音求段借，以偏旁繁省求古、籀异同之变。又作五庙考，专駁王肃之失。江督陶澍以防海议试诸生，大培洋洋千言，大略谓：“中国官恃客气，居上临下，视洋人若小负贩。顾彼虽好利，而越数万里海洋至此，此必非无所挟持者。鹵莽行之，必生边隙。”时承平久，人习附和之谈，独大培卓识正论，侃然无忌讳。若豫卜有义律、璞鼎查之事，读者色变。他著论语正义、毛诗补注、三礼义疏辨正，皆佚。

刘文淇，字孟瞻，仪徵人，嘉庆二十四年优贡生。父锡瑜，以医名世。文淇稍长，即研精古籍，贯串群经。於毛、郑、贾、孔之书及宋、元以来通经解谊，博览冥搜，折衷一是。尤肆力春秋左氏传，尝谓左氏之义，为杜注剥蚀已久，其稍可观览者，皆系袭取旧说。爰辑左传旧注疏证一书，先取贾、服、郑三君

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他如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实左氏一家之学；经疏、史注、御览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皆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其顾、惠补注及近人专释左氏之书，说有可采，咸与登列。未始下以己意，定其从违。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期於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著明。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然后依次排比成书，为左氏旧注疏证。又谓：“左传义疏多袭刘光伯述议，隋经籍志及孝经疏，云述议者，述其义，疏议之。然则光伯本载旧疏，议其得失，其引旧疏，必当录其姓名。孔颖达左传疏序祇云据以为本，初非故袭其说。至永徽中诸臣详定，乃将旧注姓氏削去，袭为己语。”因细加剖析，成左传旧疏考正八卷。

又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知项羽曾都江都。核其时势，推见割据之迹，成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据左传、吴越春秋、水经注等书，谓唐、宋以前扬州地势南高北下，且东西两岸未设堤防，与今运河形势迥不相同，成扬州水道记四卷。又读书随笔二十卷，文集十卷，诗一卷。

文淇事亲纯孝，父年笃老，目眚，侍起居，朝夕扶掖，寒夜足冻，侍亲以温其足。舅氏凌曙极贫，遗孤毓瑞，文淇收育之。延同里方申为其师，并补诸生。申通虞氏易，皆其教也。卒，年六十有六。

子毓崧，字伯山。道光二十年举优贡生。从父受经，长益致力於学。以文淇故，治左氏纘述先业，成春秋左氏传大义二卷。以文淇考证左传旧疏，因承其义例，著周易、尚书、毛诗、

礼记旧疏考正各一卷。又谓六艺未兴之先，学各有官，惟史官之立为最古。不独史家各体各类并支裔之小说家出於史官，即经、子、集三部及后世之幕客书吏，渊源所仿，亦出於史官。班氏之志艺文，论述史官，尚未发斯旨。其叙九流，以明诸子所出之官，必有所授，而其中仍有分省失当者。既析九流中小小说家流归入史官，又辨道家非专出於史官，改为出於医官。又增益者凡三家：曰名家，出於司土之官；兵家，出於司马之官；艺术家，出於考工之官：统为十一家。博稽载籍，穷极根要，成史乘、诸子通义各四卷。又经传通义十卷，王船山年谱二卷，彭城献徵录十卷，旧德录一卷，通义堂笔记十六卷，文集十六卷，诗集一卷。卒，年五十。

孙寿曾，字恭甫。同治三年、光绪二年两中副榜。毓崧主金陵书局，为曾国藩所重。毓崧卒后，招寿曾入局中，所刊群籍，多为校定。初，文淇治左氏春秋长编，晚年编辑成疏，甫得一卷，而文淇没。毓崧思卒其业，未果。寿曾乃发愤以继志述事为任，严立课程，至襄公四年而卒，年四十五。又读左割记，春秋五十凡列表，皆治左疏时旁推交通发明古谊者。他著昏礼别论对駁义，南史校义集评，传雅堂集，芝云杂记，各若干卷。

方申，字端斋。少孤，受学於文淇，通易，著诸家易象别录、虞氏易象汇编、周易卦象集证、周易互体详述、周易卦变举要。

丁晏，字柘堂，江苏山阳人。阮元为漕督，以汉易十五家发策，晏条对万馀言，精奥为当世冠。道光元年举人。晏以顾炎武云梅賾伪古文雅密非賾所能为，考之家语后序及释文、正义，而断为王肃伪作。盖肃雅才博学，好作伪以难郑君。郑君之学昌明於汉，肃为古文孔传以驾其上，后儒误信之。近世惠

栋、王鸣盛颇疑肃作而未能暢其旨，特著论申辨之，撰尚书馀论二卷。又以胡渭禹贡锥指能知伪古文，而不能信好古学，踵谬沿譌，自逞臆见。后之学者，何所取正？既为正误以匡其失，复采获古文，甄录旧说，砭俗订譌，断以己意。期於发挥经文，无取泥古。引用前人说，各系姓氏於下，辑禹贡集释三卷。

生平笃好郑学，於诗笺、礼注研讨尤深。以毛公之学，得圣贤之正传，其所称道，与周、秦诸子相出入。康成申暢毛义，修敬作笺。孔疏不能寻绎，误谓破字改毛。援引疏漏，多失郑旨。因博稽互考，证之故书雅记，义若合符，撰毛郑诗释四卷。康成诗谱，宋欧阳氏补亡，今通志堂刊本譌脱踳駁。爰据正义排比重编，撰郑氏诗谱考正一卷。以康成兼采三家诗，王应麟有三家诗考，附刊玉海之后，舛谬错出，世无善本。乃蒐采原书，校讎是正，撰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

郑氏注礼至精，去古未远，不为凭虚臆说。迄今可考见者，如仪礼丧服注，多依马融师说。士虞记中月而禫，注二十七月，依戴礼丧服变除。周礼大司乐鼓，注依许叔重说，与先郑不同。小胥县钟磬，注二八十六枚在一處，依刘向五经要义。小宗伯注五精帝，依刘向五经通义。射人注称今儒家，依贾侍中注。考工记山以章，注作麇，依马季长注。礼记檀弓瓦不成味，注当作沫，依班固白虎通。王制大绥小绥，注当作綏，依刘子政说苑。玉藻元端朝日，郑读为冕，依大戴礼朝事义。祭法幽宗雩祭，郑读为禋，依许氏说文。郑君信而好古，原本先儒，确有依据。凡此释义，补孔之遗阙，皆前人未发之秘。疏通证明，若燿火。撰三礼释注共八卷，又辑郑康成年谱，署其堂曰：“六艺”，取康成六艺论，以深仰止之思。然晏治经学不掇击宋儒，尝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正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其於易，

述程子之传，撰周易述传二卷；於孝经，集唐玄宗、宋司马光、范祖禹之注，撰孝经述注一卷。

尤熟於通鉴，故经世优裕。尝与人论钞弊，谓轻钱行钞，必有利而无害。论禁洋烟，谓不禁则民日以弱，中国必疲，禁则利在所争，外夷必畔。且禁烟当以民命为重，不当计利。立法当以中国为先，不当扰夷。后悉如其言。在籍时办堤工，司赈务，修府城，浚市河，开通文渠中支，均有功於乡里。

咸丰三年，粤匪蔓延大江南北，督抚檄行府县，练勇积穀为守御计。淮安以晏主其事，旋以事为人所劾，奉旨遣戍黑龙江，缴费免行。十年，捻匪扰淮安北关，晏号召团练，分布要隘，城以获全。十一年，以团练大臣晏端书荐，叙前守城绩，由侍读衔内阁中书加三品衔。

晏少多疾病，迨长读书养气，日益坚固。治一书毕，方治他书，手校书籍极多，必彻终始。光绪元年，卒，年八十有二。所著书四十七种，凡一百三十六卷，其已刊者为颐志斋丛书。

王筠，字贯山，安丘人。道光元年举人，后官山西乡宁县知县。乡宁在万山中，民朴事简，讼至立判。暇则抱一编不去手。权徐沟，再权曲沃，地号繁剧，二县皆治，然亦未尝废学。

筠少喜篆籀，及长，博涉经史，尤长於说文。说文之学，世推桂、段两家，尝谓：“桂氏专牖古籍，取足达许说而止，不下己意。惟是引据失於限断，且泛及藻绩之词。段氏体大思精，所谓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断支离，时或不免。”又谓：“文字之奥，无过形、音、义三端。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义为本，而音从之，於是乎有形。后人之识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义，而文字之说备。六书以指事、象形为首，而文字之枢机即在乎此。其字之为事，而作者即据事以审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为物，而作者即据物以察字，

勿泥字以造物。且勿假他事以成此事之意，勿假他物以为此物之形，而后可与苍颉、籀、斯相质於一堂也。今说文之词，足从口，木从中，鸟、鹿足相似从匕，苟非后人所窜乱，则许君之意荒矣。”乃标举分别，疏通证明，著说文释例二十卷。释例云者，即许书而释其条例，犹杜元凯之於春秋也。又以二徐书多涉草略，加以李焘乱其次第，致分别部居之脉络不可推寻。段玉裁既创为通例，而体裁所拘，未能详备。乃采桂、段诸家之说，著说文句读三十卷。句读云者，用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之名，谓汉人经说率名章句，此书疏解许说，无章可言，故曰句读也。

筠治说文之学垂三十年，其书独辟门径，折衷一是，不依傍於人。论者以为许氏之功臣，桂、段之劲敌。又有说文系传校录三十卷，文字蒙求四卷。他著有毛诗重言一卷，附毛诗双声叠韵说一卷，夏小正正义四卷，弟子职正音一卷，正字略二卷，蛾术编、禹贡正字、读仪礼郑注句读刊误、四书说略。咸丰四年，卒，年七十一

曾钊，字敏修，南海人。道光五年拔贡生，官合浦县教谕，调钦州学正。钊笃学好古，读一书必校勘譌字脱文。遇秘本或雇人影写，或怀饼就钞，积七八年，得数万卷。自是研求经义，文字则考之说文、玉篇，训诂则稽之方言、尔雅，虽奥晦难通，而因文得义，因义得音，类能以经解经，确有依据。入都时，见武进刘逢禄，逢禄曰：“笃学若冕士，吾道东矣！”冕士。钊号也。

仪徵阮元督粤，震泽任兆麟见钊所校字林，以告元，元惊异，延请课子。后开学海堂，以古学造士，特命钊为学长，奖劝后进。尝因元说日月为易为合朔之辨在朔易，更发明孟喜卦气，引系辞悬象莫大乎日月，死魄会於壬癸，日上下，象未

济为晦时。元以为足发古义，宜再暢言之，以明孟氏之学，因著周易虞氏义笺七卷。他著有周礼注疏小笺四卷，又诗说二卷，又诗毛郑异同辨一卷，毛诗经文定本小序一卷、考异一卷、音读一卷，虞书命羲和章解一卷，论语述解一卷，读书杂志五卷，面城楼集十卷。

钊好讲经济之学，二十一年，英人焚掠海疆，以祁 还督两粤，番禺举人陆殿邦献议，填大石、猎德、沥 河道以阻火船。举以问钊，钊言：“易称设险者，不恃天堑，不藉地利，在人相时设之而已。入省河道三，猎德、沥 皆浅，由大石至大黄 ，水深数丈。三四月夷船从此入，当先事防之，以固省城。城固，然后由内达外。” 甚韪之，委钊相度堵塞形势，钊以大石为第一要区，纠南海、番禺二县团勇三万六千昼夜演练，防务遂密。二十三年， 谋修复虎门砲台，钊进砲台形势议十条，已而廉洋贼起， 以钊习知廉州情形，委钊与军事。海贼投首。咸丰四年，卒於家。

林伯桐，字桐君，番禺人。嘉庆六年举人。生平好为考据之学，宗主汉儒，而践履则服膺朱子，无门户之见。事亲孝，道光六年，试礼部归，父已卒，悲恸不欲生。居丧悉遵古礼，蔬食、不入内者三年。自是不复上公车，一意奉母。与两弟友爱，教授生徒百余人，咸敦内行，勉实学。粤督阮元、邓廷桢皆敬礼之。元延为学海堂学长，廷桢聘课其二子。二十四年，以选授德庆州学正，阅三年卒於官，年七十。

伯桐於诸经无不通，尤深於毛诗。谓传笺不同者，大抵毛义为长，孔疏多以王肃语为毛意，又往往混郑於毛。为毛诗学者，当分别观之，庶几不失家法。因考郑笺异义，为毛诗通考三十卷，又著毛诗传例二卷，又缀其碎义琐辞，著毛诗识小三十卷，皆极精覈。他著有易象释例十二卷，易象雅训十二卷，

三礼注疏考异二十卷，冠昏丧祭仪考十二卷，左传风俗二十卷，古音劝学三十卷，史学蠡测三十卷，供冀小言二卷，古谚笺十一卷，两粤水经注四卷，粤风四卷，修本堂藁四卷，诗文集二十四卷。

李黼平，字绣子，嘉应州人。幼颖异。年十四，精通乐谱。及长，治汉学，工考证。嘉庆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昭文县知县。事一以宽和慈惠为宗，不忍用鞭扑，狱随至随结。公馀即手一编，民间因有“李十五书生”之目。以亏挪落职系狱，数年乃得归。会粤督阮元开学海堂，聘阅课艺，遂留授诸子经。所著毛诗细义二十四卷。道光十二年，卒，年六十三。他著有易刊误二卷，文选异义二卷，读杜韩笔记二卷。

柳兴恩，原名兴宗，字宾叔，丹徒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受业於仪徵阮元。初治毛诗，以毛公师荀卿，荀卿师穀梁，穀梁春秋千古绝学，元刻皇清经解，公羊、左氏俱有专家，而穀梁缺焉。乃发愤沉思，成穀梁春秋大义述三十卷，以郑六艺论云“穀梁子善於经”，遂专从善经入手，而善经则以属辞比事为据，事与辞则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其书凡例，谓圣经既以春秋定名，而无事犹必举四时之首月。后儒谓日月非经之大例，未为通论。穀梁日月之例，泥则难通，比则易见。与其议传而转谓经误，不若信经而并存传说。述日月例第一。谓春秋治乱於已然，礼乃防乱於未然。穀梁亲受子夏，其中典礼犹与论语夏时周冕相表里。述礼例第二。谓穀梁之经与左氏、公羊异者以百数，汉书儒林传云：“穀梁鲁学，公羊乃齐学也。”此或由齐、鲁异读，音转而字亦分。述异文第三。谓穀梁亲受子夏，故传中用孔子、孟子说，其他暗合者更多。述古训第四。谓自汉以来，穀梁师授鲜有专家，要不得摈诸师说之外。述师说第五。谓汉儒师说之可见者，惟尹更始、刘向二家，然搜获

寥寥。其说已亡，而名仅存者，自汉以后并治三传者亦收录焉。述经师弟六。谓穀梁久属孤经，兹於所见载籍之涉穀梁者，循次摘录，附以论断，并著本经废兴源流。述长编第七。番禺陈澧尝为穀梁笺及条例，未成，后见兴恩书，叹其精博，遂出其说备采，不复作。

他著有周易卦气辅四卷，虞氏逸象考二卷，尚书篇目考二卷，毛诗注疏纠补三十卷，续王应麟诗地考二卷，群经异义四卷，刘向年谱二卷，仪礼释宫考辨二卷，史记、汉书、南齐书校勘记，说文解字校勘记，宿壹斋诗文集。光绪六年，卒，年八十有六。

弟荣宗，字翼南。著有说文引经考异十六卷。同时为穀梁之学者，有南海侯康、海州许桂林、嘉善锺文烝、江都梅毓。侯康自有传。

许桂林、字同叔，海州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少孤，孝於母及生母，无间言。家贫，不以厚币易远游，日以诂经为事。道光元年，丁内艰，以毁卒，年四十三。桂林於诸经皆有发明，尤笃信穀梁之学，著春秋穀梁穀传时日月书法释例四卷。其书有引公羊而互证者，有駁公羊而专主者。阳湖孙星衍尝以条理精密、论辨明允许之。又著易确二十卷，大旨以乾为主，谓全易皆乾所生，博观约取，於易义实有发明，别有毛诗后笺八卷，春秋三传地名考证六卷，汉世别本礼记长义四卷，大学中庸讲义二卷，四书因论二卷。尝以其余力治六书、九数，著许氏说音十二卷，以配说文。又著说文后解十卷。又以岐伯言“地，大气举之”。气外无壳，其气将散；气外有壳，此壳何依？思得一说以补所未及。盖天实一气，而其根在北，北极是也。北极不当为天枢，而当为气母。因采集宣夜遗文，以西法通之，著宣西通三卷。又以算家以简为贵，乃取钦定数理精蕴，撮其

切於日用者，著算牖四卷。生平所著书四十余种，凡百数十卷。甘泉罗士琳从之游，后以西算名世。

锺文烝，字子勤，嘉善人。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候选知县。於学无所不通，而其全力尤在春秋。因沉潜反覆三十余年，成穀梁经传补注二十四卷。其书网罗众家，折衷一是。其未经人道者，自比於梅鷟之辨伪书、陈第之谈古韵，略引其绪，以待后贤。文烝兼究宋、元诸儒书，书中若释禘祫、祖祫谥法以及心志不通、仁不胜道、以道受命等，皆能提要挈纲，实事求是。又著论语序详正一卷。卒，年六十。

梅毓，字延祖，江都人。同治九年举人，候选教谕。著有穀梁正义长编一卷。

陈澧，字兰甫，番禺人。道光十二年举人，河源县训导。澧九岁能文，复问诗学於张维屏，问经学於侯康。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篆隶无不研究。中年读诸经注疏、子、史及朱子书，日有课程。初著声律通考十卷，谓：“周礼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声，礼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今之俗乐有七声而无十二律，有七调而无十二宫，有工尺字谱而不知宫、商、角、徵、羽。惧古乐之遂绝，乃考古今声律为一书。“又切韵考六卷、外篇三卷，谓：“孙叔然、陆法言之学存於广韵，宜明其法，而不惑於沙门之说。”又汉志水道图说七卷，谓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水道则可考汉郡县。

其於汉学、宋学能会其通，谓：“汉儒言义理，无异於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著汉儒通义七卷。晚年寻求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论赞之，外及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为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

其教人不自立说，尝取顾炎武论学之语而申之，谓：“博

学於文,当先习一艺。韩诗外传曰‘好一则博’,多好则杂也,非博也。读经、史、子、集四部书,皆学也,而当以经为主,尤当以行己有耻为主。”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至老,主讲菊坡精舍,与诸生讲论文艺,勉以笃行立品,成就甚众。光绪七年,粤督张树声、巡抚裕宽以南海朱次琦与澧皆耆年硕德,奏请褒异,给五品卿衔。八年,卒,年七十三。

他著有说文声表十七卷,水经注提纲四十卷,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三统术详说三卷,弧三角平视法一卷,琴律谱一卷,申范一卷,摹印述一卷,东塾集六卷。

侯康,字君谟,亦番禺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少孤,事母孝。家贫,欲买书,母称贷得钱。买十七史,读之,卷帙皆敝,遂通史学。及长,精研注疏,湛深经术,与同里陈沆交最久。尝谓:“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者左经也,经十一卷者公、穀经也。今以三传参校之,大要古经为优。穀梁出最先,其误尚寡。公羊出最晚,其误滋甚。”乃取其义意可寻者疏通证明之,著春秋古经说二卷。又治穀梁以证三礼,以公羊杂出众师,时多偏駁,排诋独多。著穀梁礼证,未完帙,仅成二卷。又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注史,尝曰:“注古史与近史异,注近史者,群书大备;注古史者,遗籍罕存。当日为唾弃之余,今日皆见闻之助,宜过而存之。”因为后汉书补注续一卷,三国志补注一卷,后汉称续者,以有惠栋注;三国志杭世骏注未完善,故不称续也。又补后汉、三国艺文志,各成经、史、子四卷,余未成。又考汉、魏、六朝礼仪,贯串三礼,著书数十篇,澧尝叹以为精深浩博。十七年,卒,年四十。

弟度,字子琴。与康同榜举人,以大挑知县分发广西,署河池州知州。广西贼起,度伐木为栅,因山势联络,坚固可守。贼退,以病告归,至家遂卒,年五十七。度洽熟经传,尤长礼

学，时称“二侯”。嘉兴钱仪吉尝称其研覈传注，剖析异同，如辨懿伯、惠伯之为父子，三老、五更之为一人。证明郑义，皆有据依。所著书为夷寇所焚，其说经文，刻学海堂集中。

桂文灿，字子白，文燿之弟。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同治二年正月，应诏陈言：曰严甄别以清仕途，曰设幕职以重考成，曰分三途以励科甲，曰裁孱弱以节糜费，曰铸银钱以资利用。若津贴京员，制造轮船，海运滇铜，先后允行。光绪九年，选湖北郟县知县，善治狱，以积劳卒於任。文灿守阮元遗言，谓：“周公尚文，范之以礼；尼山论道，教之以孝。苟博文而不能约礼，明辨而不能笃行，非圣人之学也。郑君、朱子皆大儒，其行同，其学亦同。”因著朱子述郑录二卷。他著四书集注笺四卷，毛诗释地六卷，周礼通释六卷，经学博采录十二卷。

郑珍，字子尹，遵义人。道光五年拔贡生。十七年举人，以大挑二等选荔波县训导。咸丰五年，叛苗犯荔波，知县蒋嘉穀病，珍率兵拒战，卒完其城。苗退，告归。同治二年，大学士祁俊藻荐於朝，特旨以知县分发江苏补用，卒不出。三年，卒，年五十九。

珍初受知於歙县程恩泽，乃益进求诸声音文字之原，与古宫室冠服之制。方是时，海内之士。崇尚考据，珍师承其说，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复从莫与俦游，益得与闻国朝六七钜儒宗旨。於经最深三礼，谓：“小学有三：曰形，曰声，曰义。形则三代文体之正，具在说文。若历代钟鼎款识及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收奇字，既不尽可识，亦多伪造，不合六书，不可以为常也。声则昆山顾氏音学五书，推证古音，信而有徵，昭若发蒙，诚百世不祧之祖。义则凡字书、韵书、训诂之书，浩如烟海，而欲通经训，莫详於段玉裁说文注，邵晋涵、郝懿行尔雅疏及王念孙广雅疏证。贯串博衍，超越前古，是皆小学

全体大用。”

其读礼经，恆苦乾、嘉以还积渐生弊，号宗高密，又多出新义，未见有胜，说愈繁而事愈芜。故言三礼，墨守司农，不敢苟有出入。至於诸经，率依古注为多。又以馀力旁通子史，类能提要钩玄。仪礼十七篇皆有发明，半未脱稿，所成仪礼私笺，仅有士昏、公食、大夫丧服、士丧四篇，凡八卷；而丧服一篇，反覆寻绎，用力尤深。又以周礼考工记轮輿，郑注精微，自贾疏以来，不得正解，说者日益支蔓，成轮輿私笺三卷。尤长说文之学，所著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皆见称於时。他著有鳧氏图说、深衣考、汗简笺正、说隶等书。又有巢经巢经说、诗钞、文钞，明鹿忠节公无欲斋诗注。

邹汉勋，字叔绩，新化人。父文苏，岁贡生，以古学教授乡里，辟学舍曰古经堂，与诸生肄士礼其中。其考据典物，力尊汉学，而谈心性则宗朱子。汉勋通左氏义，佐伯兄汉纪撰左氏地图说，又佐仲兄汉潢撰群经百物谱。年十八九，撰六国春秋，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书九数，靡不研究。同县邓显鹤深异之，与修宝庆府志。又至黔中修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郡志。咸丰元年，举於乡。访魏源於高邮，同撰尧典释天一卷。

会粤贼陷江宁，汉勋以援、堵、守三策上书曾国藩，谓不援江西、堵广西，湖南亦不能守。国藩用其言，命偕江忠淑率楚勇千人援南昌，围解，叙劳以知县用。既，从江忠源於庐州，守大西门，贼为隧道三攻之，城坍数丈，贼将登陴，汉勋击卻之。坚守三十七日，地雷复发，城陷。汉勋坐城楼上，命酒自酌，持剑大呼杀贼。贼至，与格斗，手刃数人，力竭死之，年四十九，赠道衍。

所著读书偶识三十六卷，自言破前人之训故，必求唐以前

之训故方敢用；违笺传之事证，必求汉以前之事证方敢从。以汉人去古未远，诸经注皆有师承，故推阐汉学，不遗余力。尤深音均之学，初著广韵表十卷，晚为五均论，说尤精粹，时以江、戴目之。生平於易、诗、礼、春秋、论语、说文、水经皆有撰述，凡二十余种，合二百馀卷。同治二年，土匪焚其居，燬焉。今存者读书偶识仅八卷，五均论二卷，颛顼历考二卷，斲艺斋文三卷、诗一卷，红崖石刻释文一卷，南高平物产记二卷。

王崧，字乐山，浪穹人。嘉庆四年进士，授山西武乡县知县。崧学问淹通，仪徵阮元总督云、贵，延崧主修通志，著有说纬六卷。

刘宝楠，字楚楨，宝应人。父履恂，字迪九，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国子监典簿，著有秋槎札记。

宝楠生五岁而孤，母氏乔教育以成。始宝楠从父台拱汉学精深，宝楠请业於台拱，以学行闻乡里。为诸生时，与仪徵刘文淇齐名，人称扬州二刘。道光二十年成进士，授直隶文安县知县。文安地称洼下，堤堰不修，遇伏，秋水盛涨，辄为民害。宝楠周履堤防，询知疾苦，爰检旧册，依例督旗屯及民同修，而旗屯恆怙势相观望，宝楠执法不阿，功遂济。再补元氏，会岁旱，县西北境蝗，蔓延二十馀里。宝楠祷东郊蜡祠，蝗争投阬井，或抱禾死，岁则大熟。咸丰元年，调三河，值东省兵过境。故事，兵车皆出里下。宝楠谓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雇车应差，给以民价，民得不扰。

宝楠在官十六年，衣冠朴素如诸生时。勤於听讼，官文安日，审结积案千四百馀事，鸡初鸣，坐堂皇，两造具备，当时研鞫。事无钜细，均如其意结案，悖者照例治罪。凡涉亲故族属讼者，谕以睦邻，概令解释。讼狱既简，吏更多去籍归耕，远

近翕然，著循良称。咸丰五年，卒，年六十五。

宝楠於经，初治毛氏诗、郑氏礼，后与刘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泾包慎言、丹徒柳兴恩、句容陈立约各治一经。宝楠发策得论语，病皇、邢疏芜陋，乃蒐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长义，及近世诸家，仿焦循孟子正义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著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因官事繁，未卒业，命子恭冕续成之。他著有释穀四卷，於豆、麦、麻三种多补正程氏九穀考之说。汉石例六卷，於碑志体例考证详博。宝应图经六卷，胜朝殉扬录三卷，文安堤工录六卷。

恭冕，字叔俛。光绪五年举人。守家学，通经训，入安徽学政朱兰幕，为校李贻德春秋贾服注辑述，移补百数十事。后主讲湖北经心书院，敦品饬行，崇尚朴学。幼习毛诗，晚年治公羊春秋，发明“新周”之义，辟何劭公之谬说，同时通儒皆黜之。卒，年六十。著有论语正义补，何休论语注训述，广经室文钞。

龙启瑞，字翰臣，临桂人。道光二十一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二十四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二十七年，大考翰詹二等七名，以侍讲升用。七月，简湖北学政，著经籍举要一书，以示学者。又以学政之职有三要：一曰防弊，二曰励实学，三曰正人心风俗。三十年，丁父忧回籍。咸丰元年六月，广西巡抚邹鸣鹤奏办广西团练，以启瑞总其事。二年七月，省城围解，以守城出力，以侍讲学士升用。六年四月，授通政司副使。十一月，简江西学政。七年三月，迁江西布政使。八年九月，卒於官。

启瑞切劘经义，尤讲求音韵之学，贯穿於顾、江、段、王、孔、张、刘、江诸家之书，而著古韵通说二十卷。以为论古韵者，自顾氏以前失之疏，自段氏以后過於密，江氏酌中，亦未

为尽善。阳湖张氏分二十一部，言：“凡言古韵者，分之不嫌密，合之不嫌广。惟分之密，其合之也脉络分明，不至因一字而疑各韵可通，亦不至因各韵而疑一字之不可通。”启瑞服膺是言，故其集古韵也，意主於严，而其为通说也，则较之顾氏而尚觉其宽。不拘成说，不执私见，参之古书，以求其是而已。其论本音、论通韵、论转音，皆确有据依，而以论通说总之，故以名其全书焉。他著有尔雅经注集证三卷，经德堂集十二卷。

苗夔，字仙麓，肃宁人。幼即嗜六书形声之学，读许氏说文，若有夙悟。已，又得顾炎武音学五书，慕之弥笃。曰：“吾守此终身矣！”举道光十一年优贡生，高邮王念孙父子礼先於夔，由是誉望日隆。夔以为许叔重遗书多有为后人妄删或附益者，乃订正说文八百馀字，为说文声订二卷。顾氏音学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纲已具，然犹病其太密，而戈、麻既杂西音，不应别立一部。於是并耕、清、青、蒸、登於东、冬，并戈、麻於支、齐，定以七部，隐括群经之韵。字以声从，韵以部分，为说文声读表七卷。诗自毛传、郑笺而后，主义理者多，主声均者少，虽有陆元朗诗经音义，亦不能专主古音，然古音时有未尽改者。夔治毛诗，尤精於谐声之学，尝以齐、鲁、韩三家证毛，而又以许洵长之声读参错其间，采太平戚氏之汉学谐声、诗经正读，无锡安氏之均徵，为毛诗均订十卷。咸丰丁巳五月，卒，年七十有五。

庞大堃，字子方，常熟人。嘉庆二十四年举人，究心音韵之学，尝谓顾、江、戴、段、孔、王诸家分部互有出入者，以入声配隶无准耳。入声有正纽、反纽，今韵多从正纽，古韵多从反纽，阳奇阴偶，两两相配，一从陆氏法言所定为正纽，一从顾、江、戴、王所定为反纽。其转音之法有五：一正转，同部者是也，一递转，同音者是也；一旁转，相比及相生者是也；

一双声，同母者是也。又谓欲明古音，必先究唐韵，乃可定其分合，为唐韵辑略五卷、备考一卷，形声辑略一卷、备考一卷，古音辑略二卷、备考一卷，等韵辑略三卷。他著有易例辑略五卷。

陈立，字卓人，句容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二十四年，补应殿试。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升郎中，授云南曲靖府知府。请训时，文宗有“为人清慎”之褒，时以道梗不克之任。少客扬州，师江都梅植之，受诗、古文辞；师江都凌曙、仪徵刘文淇，受公羊春秋、许氏说文、郑氏礼，而於公羊致力尤深。

文淇尝谓汉儒之学，经唐人作疏，其义益晦。徐彦之疏公羊，空言无当。近人如曲阜孔氏、武进刘氏，谨守何氏之说，详义例而略典礼、训诂。立乃博稽载籍，凡唐以前公羊古义及国朝诸儒说公羊者，左右采获，择精语详。草创三十年，长编甫具。南归后，乃整齐排比，融会贯通，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

初治公羊也，因及汉儒说经师法，谓莫备於白虎通。先为疏证，以条举旧闻、暢隐扶微为主，而不事辨驳，成白虎通疏证十二卷。幼受尔雅，因取唐人五经正义中所引犍为舍人、樊光、刘歆、李巡、孙炎五家悉甄录之。谓郭注中精言妙谛，大率胎此。附以郭音义及顾、沈、施、谢诸家切释，成尔雅旧注二卷。

又以古韵之学敝蚀已久，而声音之原，起於文字，说文谐声，即韵母也。因推广归安姚氏说文声系之例，刺取许书中谐声之文，部分而綴叙之。以象形、指事、会意为母，以谐声为子，其子之所谐，又即各綴於子下。其分部则兼取顾、江、戴、孔、王、段、刘、许诸家，精研而审核之，订为二十部，成说文谐声孳生述三卷。其文渊雅典硕，大抵考订服制典礼及声音

训诂为多，成句溪杂著六卷，卒，年六十一。

陈奂，字硕甫，长洲人。诸生。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奂始从吴江沅治古学，金坛段玉裁寓吴，与沅祖声善。尝曰：“我作六书音韵表，惟江氏祖孙知之，馀匙有知者。”奂尽一昼夜探其梗概。沅尝假玉裁经韵楼集，奂窃视之，加朱墨。后玉裁见之，称其学识出孔、贾上，由是奂受学玉裁。高邮王念孙暨子引之、栖霞郝懿行、绩溪胡培翬、泾胡承珙、临海金鹗，咸与缔交。

奂尝言大毛公诂训传言简意赅，遂殫精竭虑，专攻毛传。以毛传一切礼数名物，自汉以来无人称引，韬晦不彰，乃博徵古书，发明其义。大抵用西汉以前旧说，而与东汉人说诗者不苟同。又以毛氏之学，源出荀子，而善承毛氏者，惟郑仲师、许叔重两家，故於周礼注、说文解字多所取说，著诗毛氏传疏三十卷。又以疏中称引，博广难明，更举条例，立表示图，为毛诗说一卷。准以古音，依四始为毛诗音四卷。仿尔雅例，编毛传为义类十九篇一卷。以郑多本三家诗，与毛异，为郑氏笺考徵一卷。又有诗语助义三十卷，公羊逸礼考徵一卷，师友渊源记一卷，禘郊或问、宋本集韵校勘记，各若干卷。

其论尚书大传与毛传同条共贯，论春秋之学，从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礼。穀梁文句极简，必得治礼数十年而后可明其要义。论释名与毛传、说文多不合，然可以讨汉、宋说经家之源流。其论丁度集韵云：“集韵总字，具见类篇，先以类篇校集韵，再参之释文、说文、玉篇、广韵、博雅，则校雠之功过半矣。”又云：“陆氏释文宋本，当於集韵求之。今尚书释文，经开宝中陈谔等删改之本，集韵则未经删改者也。”於子书中尤好管子，尝令其弟子元和丁士涵为管子案四卷。

家居授徒，从游者数十人。同郡管庆祺、丁士涵、马钊、

费锸，德清戴望，其尤著也。同治二年，卒，年七十有八。

金鹗，字诚斋，临海人。优贡生。博闻强识，邃精三礼之学。受知於山阳汪廷珍，与析难辩论，成礼说二卷。嘉庆二十四年，卒於京邸。所著求古录一书，取宫室、衣服、郊祀、井田之类，贯串汉、唐诸儒之说，条考而详辨之。鹗又尝辑论语乡党注，釐正旧说，颇得意解。卒后稿全佚，陈奂求得之，釐为求古录礼说十五卷，乡党正义一卷。

黄式三，字薇香，定海人。岁贡生。事亲孝，尝赴乡试，母裘暴疾卒於家，驰归恸绝。父老且病，卧床第数年，衣食醴洗，必躬亲之。比歿，持丧以礼，誓不再应乡试。於学不立门户，博综群经，治易治春秋，而尤长三礼。论禘郊宗庙，谨守郑学。论封域、井田、兵赋、学校、明堂、宗法诸制，有大疑义，必釐正之。有复礼说、崇礼说、约礼说。尝著论语后案二十卷，自为之序。他著有书启幪四卷，诗丛说一卷，诗序说通二卷，诗传笺考二卷，春秋释二卷，周季编略九卷，傲居集经说四卷，史说四卷。同治元年，卒，年七十四。子以周，从子以恭，俱能传其学。

以周，本名元同，后改今名，以元同为字。同治九年优贡。旋举於乡，大挑以教职用，补分水县训导。以学臣奏加中书衔，以教授升用，旋选处州府教授，而年已七十，遂不就。以周笃守家学，以为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朱子为最。而汉学、宋学之流弊，乖离圣经，尚不合於郑、朱，何论孔、孟？有清讲学之风，倡自顾亭林。顾氏尝云：“经学即是理学。”乃体顾氏之训，上追孔、孟之遗言，於易、诗、春秋皆有著述，而三礼尤为宗主。所著礼书通故百卷，列五十目，古先王礼制备焉。又以孟子学孔子，由博反约，而未尝亲炙孔圣。其间有子思子，综七十子之前闻，承孔圣以启孟子，乃著子思子辑解七

卷。而举子思所述夫子之教，必始於诗、书，而终於礼、乐，及所明仁义为利之说，谓其传授之大旨，是深信博文约礼之经学，为行义之正轨，而求孟子学孔圣之师承，以子思为枢轴。暮年多疾，因曰：“加我数年，子思子辑解成，斯无憾！”既，书成而疾瘥，更号哉生。江苏学政黄体芳建南菁讲舍於江阴，延之主讲。以周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宗源瀚建辨志精舍於宁波，请以周定其名义规制，而专课经学，著录弟子千馀人。卒，年七十有二。

以恭，字质庭。光绪元年举人。著有尚书启幪疏二十八卷，读诗管见十二卷。

俞樾，字蔭甫，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士。咸丰二年，散馆授编修。五年，简放河南学政，奏请以郑公孙侨从祀文庙，圣兄孟皮配享崇德祠，并邀俞允。七年，以御史曹登庸劾试题割裂罢职。樾归后，侨居苏州，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各书院，而主杭州诂经精舍三十馀年，最久。课士一依阮元成法，游其门者，若戴望、黄以周、朱一新、施补华、王诒寿、冯一梅、吴庆坻、吴承志、袁昶等，咸有声於时。东南遭赭寇之乱，典籍荡然，樾总办浙江书局，建议江、浙、扬、鄂四书局分刻二十四史，又於浙局精刻子书二十二种，海内称为善本。

生平专意著述，先后著书，卷帙繁富，而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书，尤能确守家法，有功经籍。其治经以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为宗。谓治经之道，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王氏父子所著经义述闻，用汉儒“读为”、“读曰”之例者居半，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至为精审。因著群经平议，以附述闻之后。其诸子平议，则仿王氏读书杂志而作，校误文，明古义，所得视

群经为多。又取九经、诸子举例八十有八，每一条各举数事以见例，使读者习知其例，有所据依，为读古书之一助。

越於诸经皆有纂述，而易学为深，所著易贯，专发明圣人观象系辞之义。玩易五篇，则自出新意，不拘泥先儒之说。复作艮宦易说，卦气值日考、续考，邵易补原，易穷通变化论，互体方位说，皆足证一家之学。晚年所著茶香室经说，义多精确。古文不拘宗派，渊然有经籍之光。所作诗，温和典雅，近白居易。工篆、隶。同时如大学士曾国藩、李鸿章，尚书彭玉麟、徐树铭、潘祖蔭，咸倾心纳交。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者。

越湛深经学，律己尤严，笃天性，尚廉直，布衣蔬食，海内翕然称曲园先生。光绪二十八年，以乡举重逢，诏复原官，重赴鹿鸣筵宴。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六。著有群经平议三十五卷，诸子平议三十五卷及第一楼丛书，曲园杂纂，俞楼杂纂，宾萌集，春在堂杂文、诗编、词录、随笔，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丛钞、经说，其馀杂著，称春在堂全书。

同时以耆年笃学主讲席者，则有南汇张文虎。文虎，字啸山。诸生。尝读元和惠氏、歙江氏、休宁戴氏、嘉定钱氏诸家书，慨然叹为学自有本，则取汉、唐、宋注疏、经说，由形声以通其字，由训诂以会其义，由度数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语言事迹以窥古圣贤精义，旁及子史，莫不考其源流同异。精天算，尤长校勘。同治五年，两江书局开，文虎为校史记三注，成礼记五卷，最称精善。卒，年七十有一。著有舒艺室遗书。

王闿运，字壬秋，湘潭人。咸丰三年举人。幼好学，质鲁，日诵不能及百言。发愤自责，勉强而行之。听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於是年十有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所用。二十八而达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学，遂通诸经。潜心著述，尤

肆力於文。溯庄、列，探賈、董，其駢俪則揖顏、庾，詩歌則抗阮、左。記事之體，一取裁於龍門。

閻運刻苦勵學，寒暑無間。經、史、百家，靡不誦習。箋、注、抄、校，日有定課。遇有心得，隨筆記述。闡明奧義，中多前賢未發之覆。嘗曰：“治經：於易，必先知“易”字有數義，不當虛衍卦名；於書，必先斷句讀；於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不足以頒學官、傳後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後治春秋。”又曰：“說經以識字為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字為貴。”又曰：“文不取裁於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又嘗慨然自嘆曰：“我非文人，乃學人也！”

學成出游。初館山東巡撫崇恩。入都。就尚書肅順聘。肅順奉之若師保。軍事多諮而後行。左宗棠之獄。閻運實解之。已而參曾國藩幕。胡林翼、彭玉麟等皆加敬禮。閻運自負奇才，所如多不合。乃退息無復用世之志。唯出所學以教後進。四川總督丁寶楨聘主尊經書院，待以賓師之禮，成材甚眾。歸為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山長。江西巡撫夏崱延為高等學堂總教。光緒三十四年，湖南巡撫岑春煇上其學行，特授檢討。鄉試重逢，加侍讀。閻運晚睹世變，與人無忤，以唯阿自容。入民國，嘗一領史館，遂歸。丙辰年，卒，年八十有五。

所著書以經學為多，其已刊者有周易說十一卷，尚書義三十卷，尚書大傳七卷，詩經補箋二十卷，禮記箋四十六卷，春秋公羊傳箋十一卷，穀梁傳箋十卷，周官箋六卷，論語注二卷，爾雅集解十六卷，又墨子、莊子、鶡冠子義解十一卷，湘軍志十六卷，湘綺樓詩文集及日記等。子女並能通經，傳其家學。次子代豐，早世，著有公羊列表。

王先謙，字益吾，長沙人。同治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光緒元年，大考二等，擢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歷上

疏言言路防弊，请筹东三省防务，并劾云南巡抚徐之铭。六年，晋国子监祭酒。八年，丁忧归，服阕，仍故官。疏请三海停工。出为江苏学政。十四年，以太监李莲英招摇，疏请惩戒。略言：“宦寺之患，自古为昭，本朝法制森严，从无太监揽权害事。皇太后垂帘听政，一禀前谟，毫不宽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乃有总管太监李莲英，秉性奸回，肆无忌惮。其平日秽声劣迹，不敢形诸奏牍。惟思太监等给使宫禁，得以日近天颜；或因奔走微长，偶邀宸顾，度亦事理所有。何独该太监夸张恩遇，大肆招摇，致太监篋小李之名，倾动中外，惊骇物听，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证。易曰‘履霜坚冰’，渐也。皇太后、皇上於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维。今宵小横行，已有端兆。若不严加惩办，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疏上不报。

先谦历典云南、江西、浙江乡试，搜罗人才，不遗余力。既莅江苏，先奏设书局，仿阮元皇清经解例，刊刻续经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书院创於黄体芳，先谦广筹经费，每邑拔取才士入院，而督教之，诱掖奖劝，成就人材甚多。开缺还家，历主思贤讲舍，岳麓、城南两书院，其培植人才，与前无异。三十三年，总督陈夔龙、巡抚岑春煊奏以所著书进呈，赏内阁学士衔。宣统二年，长沙饥民围抚署，卫兵开枪击毙数人，民情愈愤，匪徒乘之放火烧署。省城绅士电请易巡抚，以先谦名首列，先谦不知也。总督瑞澂奏参，部议降五级。同乡京官胡祖蔭等以冤抑呈递都察院，亦不报。国变后，改名遯，迁居乡间，越六年卒。著有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三家诗集义疏二十八卷，汉书补注一百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国通鉴三十卷，虚受堂诗文集三十六卷等。

孙诒让，字仲容，瑞安人。父衣言，自有传。诒让，同治六年举人，官刑部主事。初读汉学师承记及皇清经解，渐窥通

儒治经、史、小学家法。谓古子、群经，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讎之屣改。匡违摭佚，必有谊据，先成札迻十二卷。

又著周礼正义八十六卷，以为：“有清经术昌明，於诸经均有新疏，周礼以周公致太平之书，而秦、汉以来诸儒不能融会贯通。盖通经皆实事、实字，天地、山川之大，城郭、宫室、衣服制度之精，酒浆、醢醢之细，郑注简奥，贾疏疏略。读者难於深究，而通之於治，尤多谬盭。刘歆、苏绰之於新、周，王安石之於宋，胶柱楔舟，一溃不振，遂为此经诟病。诒让乃以尔雅、说文正其训诂，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研覃廿载，藁草屡易，遂博采汉、唐以来迄乾、嘉诸经儒旧说，参互绎证，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其於古制，疏通证明，较之旧疏，实为淹贯。而注有违悞，辄为匡纠。凡所发正数十百事，匪敢坏‘疏不破注’家法，於康成不曲从杜、郑之意，实亦无諄。而以国家之富强，从政教入，则无论新旧学均可折衷於是书。”识者韪之。

光绪癸卯，以经济特科徵，不应。宣统元年，礼制馆徵，亦不就。未几卒，年六十二。所著又有墨子閒诂十五卷，目录、附录二卷，后语二卷。精深闳博，一时推为绝诣。古籀拾遗三卷，逸周书斟补四卷，九旗古义述一卷。

郑杲，字东甫，迁安人。父鸣冈，为即墨令，卒於官。贫不能归，因家焉。杲事母孝。光绪五年，举山东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肆力於学，以读经为正课，旁及朝章国故，矻矻终日，视仕进泊如也。尝谓：“治经在信古传，经者渊海，传其航也。汉代诸儒，主乎此者不能通乎彼；唐、宋而降，能观其通矣，乃举古说而悉排之，惟断以己意。若是者，

皆非善治经者也。” 杲以母忧归，主讲泮源书院。服阕，迁员外。时朝政维新，两宫已积疑衅，杲独惓惓言天子当竭诚以尽孝道。具疏草，莫敢为言者。二十六年夏，荧惑入南斗，复上书请修省，不报。未几，卒。

杲之学深於春秋，其言曰：“左氏明鲁史旧章，二传则孔、孟推广新意，口授传指。公羊明鲁道者也，穀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则备载当时行用之道。当时行用之道，霸道也。所以必明鲁道者，为人子孙，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则损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圣人蹶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 其为说兼综三传，而尤致严於事天、事君、事亲之辨。谓：“春秋首致谨於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正月谨始也，必能为父之子，然后能为天之子矣。春秋之有三正，由其有天、君、父之三命也。春者天也，王者君也，正月者父也，将以备责三正，而单举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亲为始也。” 凡杲所论著如此。

与杲同时者，有宋书升，字晋之，濰县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里居十年，殫心经术。易、书、诗均有撰述，尤精推步之学。法伟堂，字小山，胶州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官青州府教授，精研音韵之学，考订陆德明经典释文，多前人所未发。

列传二百七十

儒林四 孔廌植

孔廌植，字对寰，孔子六十五代孙，世居曲阜。明天启初，袭封衍圣公。清顺治元年，世祖定鼎京师，山东巡抚方大猷疏言开国之初，首宜尊崇先圣。下礼部议，衍圣公爵及其官属，悉循明旧制。廌植朝京师，遣官迎劳。入朝，班列大学士上，赐宴，恩礼有加。四年，卒，遣山东布政使致祭。子兴燮袭。

兴燮，字起吕。时年十三，生母陶抚以成立。稍长，事母甚孝，凝重有器识。飭庙庭，修礼乐，诸废悉举。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六年，卒。子毓圻袭。

毓圻，字钟在。方幼，年十一，朝京师。圣祖召见瀛台，礼度如成人，奏对称旨。越二年，上幸学，召毓圻陪祀，太皇太后召入见，赐坐，问家世，具以对，赐茶及克食。辞出，命内臣送至宫门外，传谕从官善辅翼之。上御殿，毓圻从诸大臣朝参，及退，命自御道行，逡巡辞，上敦谕之，乃趋出。加太子少师。二十三年，上东巡，释奠孔子庙，留曲柄黄盖。谒林，周览遗迹，每事问，毓圻谨以对。因请扩林地，置守卫，除租赋，设百户，官秩视卫守备，皆许之。毓圻辑幸鲁盛典以进，复奏请重修孔子庙，白巡抚及河道总督，免县人河工应役。雍正元年，世宗命追封先圣五代王爵。十月，毓圻诣阙谢，疾作，上命医诊视，赐参饵。十一月，卒於京师，上遣内大臣奠茶酒。

丧归，命皇三子及庄亲王允禄临奠，行人护行，赐葬，谥恭愍。毓圻工书，爱兰，自号曰兰堂。子传铎袭。

传铎，字振路。康熙间赐二品冠服，袭爵后一年，世宗幸学，召传铎陪祀。传铎老，病足，命其子继溥代行礼。六月，孔子庙灾，传铎用明弘治间故事，率族人素服三日哭，疏引咎，上遣侍郎王景曾祭告。并传旨慰问。寻发帑重建，命侍郎留保会巡抚岳濬、前巡抚陈世倌庀工役，而以传铎董其事。诏询传铎，有当增设者言无隐。因请增设乐器库直房，上许之。八年，庙成。九年，上命修孔林，仍与世倌监理，疾作乞休，上允之。子继溥前卒，命以孙广燊袭。十年，孔林工竟，复开馆辑阙里盛典。十三年，卒，赐祭葬。传铎工诗词，有集。

广燊，字京立。雍正初，授二品冠服，袭爵。以孔林工竟，率族人诣阙谢。上御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召入对，命坐赐茶，谕曰：“汝为先圣后，当存圣贤心，行圣贤事，秉礼守义，以骄奢为戒。汝年方少，尤宜勤学读书，敦品励行，与汝族人相劝戒，相砥砺，为端人正士。”广燊顿首谢。赐松花江石砚及锦币，赐宴，遣归。十三年，世宗崩，入临。高宗复召入对，以覃恩赠父继溥如其爵。乾隆三年，上幸学，召广燊陪祀。献亲耕藉田颂、视学大礼庆成赋。四年，朝京师，祝上万寿。会举经筵，令侍班，因奏请著为令。六年，疏劾曲阜知县毓琚不职，毓琚亦讦广燊居乡不法，下巡抚按治，上原广燊而谴毓琚。八年，卒。子昭焕袭。

昭焕，字显明，十三年正月，上东巡，释奠孔子庙，御诗礼堂。昭焕方幼，命其族人举人继汾等进讲。是日并谒林，还，复留曲柄黄盖。赐昭焕宴，赉书籍、文绮、貂币，官继汾中书，族人有官者皆进秩。亲制孔子庙碑，勒石大成门外。二十一年，昭焕疏言：“皇庄户丁蒙恩免役，历来地方官额外杂派，每事

调剂非易，请酌留五十户，馀改归民籍，交地方官编审应役。

“上谕曰：“昭焕疏言皇庄，此必沿前代旧习，然亦止应称官庄。子不云乎：‘甚矣由之行诈，无臣而为有臣。’昭焕可谓不能读其祖书矣。此时丁银已停徵，地方官安得更令百姓应役？且取役何事？若为朕东巡修道，则皆发帑雇役，初未累百姓。朕展谒先师，衍圣公督令庙户除道清产，理所应尔，岂当转庇庙户，并发帑雇役亦不肯应耶？”下吏议，当夺爵，上命宽之。以昭焕年少，归咎继汾及其兄继涑，皆谴黜。三月，上东巡，释奠孔子庙，谒林。二十二年，上奉皇太后东巡释奠。三十六年，复东巡释奠。既还京师，出内府所藏周铜器木鼎、亚尊、牺尊、伯彝、册卣、蟠夔敦、宝簠、夔凤豆、饗鬯甗、四足鬲，凡十事，置庙庭。四十一年，两金川平。三月，复奉皇太后东巡释奠，告成功。次日，谒林。四十八年，昭焕卒，子宪培袭。

宪培，字养元。乾隆五十九年，卒。子庆镕袭。

庆镕，字陶甫。道光二十一年，卒。子繁灏袭。

繁灏，字文渊。同治二年，卒，谥端恪。子祥珂袭。

祥珂，字觐堂。光绪三年，卒，谥庄愬。子令贻袭。

令贻，字穀孙。国变后，袭爵，奉祀如故。

当唐末五季，以文宣公兼曲阜令。宋用孔氏支子，明至清初因之。自毓璠与广棨互讦坐罢官，廷议以衍圣公咨送易涉私，孔氏子领乡县，所隶皆亲属，审断亦未能悉公，拟更前例。御史卫廷璞疏言宜仍旧贯，鸿胪寺卿林令旭又请以衢州孔氏子孙为曲阜知县，下廷臣议，用廷璞言，仍令衍圣公咨送，巡抚考试题补。后十馀年，巡抚白锺山奏请改题缺。上谕曰：“阙里毓圣之乡，唐、宋以来，率以圣裔领县事。大宗主鬯，爵列上公。而知县以民事为职，奉法令，则以裁制伤恩；厚族党，则以偏私废事；非古易地而官之道，当如锺山议。仍别设世袭六

品官，选孔氏子充补。”

明制，五经博士，孔氏南宗一，奉衢州孔子庙祀；北宗一人，奉述圣祀。颜氏复圣后，曾氏宗圣后，孟氏亚圣后，仲氏子路后，各一人。道州周氏元公后，江宁、嵩县程氏皆正公后，洛阳邵氏康节后，建安、婺源朱氏皆文公后，各一人。清因之。又增设咸阳姬氏文王后，曲阜东野氏周公后，济宁闵氏子騫后，濬县端木氏子贡后，常熟言氏子游后，钜野卜氏子夏后，萧县颛孙氏子张后，菏泽、肥城两冉氏伯牛、仲弓后，肥城有氏有子后，邹平伏氏伏生后，孟县韩氏文公后，郟县张氏明公后，各一人。而程氏改纯公后一人。又崇关侯祀事，亦录其后，洛阳、解州、江陵各一人。明史衍圣公附儒林传后，今仿其例，并五经博士有增设者亦附焉。

列传二百七十一

文苑一

魏禧 兄际瑞 弟礼 礼子世效 世俨 李腾蛟 邱维屏 曾灿
 林时益 梁份 侯方域 王猷定 陈宏绪 徐士溥 欧阳斌元
 申涵光 张盖 殷岳 吴嘉纪 徐波 钱谦益 龚鼎孳 吴伟业
 曹溶 宋琬 严沆施闰章 高咏 邓汉仪 王士禄 弟士祜 田雯
 曹贞吉 颜光敏 王苹 张笃庆 徐夜 陈恭尹 屈大均 梁佩兰
 程可则 方殿元 吴文炜 王隼 冯班 宗元鼎 刘体仁 吴昉
 胡承诺 贺贻 孙唐甄 阿什坦 刘淇 金德纯 傅泽洪 汪琬
 计东吴 兆騫 顾我錡 彭孙遹 朱彝尊 李良年 尤侗 秦松龄
 曹禾 李泰来 陈维崧 吴绮 徐鉉 潘耒 倪灿 严绳孙 徐嘉炎
 方象瑛 万斯同 钱名世 刘献廷 邵远平 吴任臣 周春 陈鱣
 乔莱 汪楫 汪懋麟 陆隳 兄子奎勋 庞垲 边连宝 陆圻
 丁澎 柴绍炳 毛先舒 孙治 张丹 吴百朋 沈谦 虞黄昊
 孙枝蔚 李念慈 丁炜 林侗 林佶 黄任 郑方坤 黄与坚
 王昊 顾湄 吴雯 陶季 梅清 梅庚 冯景 邵长蘅 姜宸英
 严虞惇 黄虞稷 性德 顾贞观 项鸿祚 蒋春霖 文昭 蕴端
 博尔都 永忠 书诚 永諲 裕瑞 赵执信 叶燮 冯廷櫨 黄仪
 郑元庆 查慎行 弟嗣璫 查升 史申义 周起渭 张元臣 潘淳
 顾陈垞 何焯 陈景云 景云子黄中 戴名世

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而文学并重，亦足於汉、唐、宋、明以外别树一宗，呜呼盛已！明

末文衰甚矣！清运既兴，文气亦随之而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於时，足负起衰之责；而魏、侯、申、吴，山林遗逸，隐与推移，亦开风气之先。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圣主贤臣，莫不以提倡文化为己任。师儒崛起，尤盛一时。自王、朱以及方、恽，各擅其胜。文运盛衰，实通世运。此当举其全体，若必执一人一地言之，转失之隘，岂定论哉？道、咸多故，文体日变。龚、魏之徒，乘时立说。同治中兴，文风又起。曾国藩立言有体，济以德功，实集其大成。光、宣以后，支离庞杂，不足言文久矣。兹为文苑传，但取诗文有各能自成家者，汇为一编，以著有清一代文学之盛。派别异同，皆置勿论。其已见大臣及儒林各传者，则不复著焉。

魏禧，字冰叔，宁都人。父兆凤，诸生。明亡，号哭不食，剪发为头陀，隐居翠微峰。是冬，筮离之乾，遂名其堂为易堂。旋卒。

禧儿时嗜古，论史斩斩见识议。年十一，补县学生。与兄际瑞、弟礼，及南昌彭士望、林时益，同邑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等九人为易堂学。皆躬耕自食，切劘读书，“三魏”之名遍海内。禧束身砥行，才学尤高。门前有池，颜其居曰勺庭，学者称勺庭先生。为人形幹修颀，目光射人。少善病，参术不去口。性仁厚，宽以接物，不记人过。与人以诚，虽见欺，怡如也。然多奇气，论事每纵横排募，倒注不穷。事会盘错，指画灼有经纬。思患豫防，见几於蚤，悬策而后验者十尝八九。流贼起，承平久，人不知兵，且谓寇远猝难及。禧独忧之，移家山中。山距城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馀丈。中径坼，自山根至顶若斧劈然。缘坼凿磴道梯而登，因置闸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后数年，宁都被寇，翠微峰独完。喜读史，尤好左氏传及苏洵文。其为文凌厉雄杰。遇忠孝节烈事，则益感激，

摹画淋漓。

年四十，乃出游。於苏州交徐枋、金俊明，杭州交汪汾，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顾祖禹，常州交恽日初、杨瑀，方外交药地、槁木，皆遗民也。当是时，南丰谢文游讲学程山，星子宋之盛讲学髻山，弟子著录者皆数十百人，与易堂相应和。易堂独以古人实学为归，而风气之振，由禧为之领袖。僧无可尝至山中，叹曰：“易堂真气，天下无两矣！”无可，明检讨方以智也。友人亡，其孤不能自存，禧抚教安业之。凡戚友有难进之言，或处人骨肉间，禧批郤导窾，一言辄解其纷。或诤之，禧曰：“吾每遇难言事，必积诚累时，待其精神与相贯注，夫然后言。”康熙十八年，诏举博学鸿儒，禧以疾辞。有司催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医。巡抚舁验之，禧蒙被卧称疾笃，乃放归。后二年卒，年五十七。妻谢氏，绝食殉。著有文集二十二卷、日录三卷、诗八卷、左传经世十卷。

际瑞，原名祥，字善伯，禧兄。明亡后，禧、礼并谢诸生。际瑞叹曰：“吾为长子，祖宗祠墓，父母尸饔，将谁责乎？”遂出就试。顺治十七年岁贡生。宁都民乱，赣军进讨，索饷於山砦。际瑞身冒险阻，往来任其事，屡濒於死。际瑞重信义，翠微峰诸隐者暨族戚倚际瑞为安危者三十馀年。康熙十六年，滇将韩大任踞赣，当事议抚之。大任曰：“非魏际瑞至，吾不信也！”时际瑞馆总镇哲尔肯所，遂遣之。家人泣劝毋往，际瑞曰：“此乡邦宗族所关也，吾不行，恐祸及。行而无成，吾自当之。”遂往。甫入营。官兵遽从东路急攻。大任疑卖己，因拘留之。大任变计走降闽，际瑞遂遇害，年五十八。子世杰殉焉。际瑞笃治古文，喜漆园、太史公书。著有文集十卷、五杂俎五卷。

礼，字和公，禧弟。少鲁钝，受业於禧。禧尝笞詈之，礼

弗憾，曰：“兄固爱弟也！”禧喜过望。方九岁，父将析产，持一田券踌躇曰：“与祥，则礼损矣。奈何？”礼適在旁，应声曰：“任损我，毋损伯兄。”父笑曰：“是固鲁钝者耶？”礼寡言，急然诺，喜任难事，以郁郁不得志，乃益事远游。所至必交其贤豪，物色穷岩遗佚之士。年五十，倦游返，於翠微左幹之巔构屋五楹。是时伯叔踵逝，石阁、勺庭久虚无人。诸子各散处，不复居易堂。礼独身率妻子居十七年，未他徙。卒，年六十六。著有诗文集十六卷。子世效、世俨。

世效，字昭士。生二十馀月，母口授九歌，辄能成诵。稍长，从仲父禧读。性狷急，勇於任事。禧尝谓其文一如其人，锋锐所及，往往有没羽之力。以多病不应试。遍游燕、楚、吴、越，一至岭南。適王士禛使粤，见所作，原折节与交。著有耕庀文稿十卷。

世俨，字敬士。善病如其兄，然不废翰墨。与世杰、世效时称“小三魏”。著有为谷文稿八卷。

李腾蛟，字咸斋，亦宁都人。诸生。於易堂中年最长，诸子皆兄事之，严敬无敢斲。后居三巘峰，以经学教授。著周易臆言。年六十，卒。

邱维屏，字邦士，宁都人，三魏姊壻也。明诸生。为人高简率穆。读书多玄悟，禧尝从之学。晚为历数、易学及泰西算法。僧无可与布算，退语人曰：“此神人也！”彭士望与维屏交三十馀年，未尝见其毁一人。然维屏独推服禧，尝贻禧书曰：“拒谏饰非者大恶也，不拒谏而尝自拒谏，不饰非而尝自饰非，尤恶之恶也。足下敢於自信，自处有故，而持之以坚，拒谏饰非，盖有如此者！”禧得之痛服。维屏教授弟子，手批口讲，日夜不辍业。康熙十八年，卒，年六十六。垂歿，示子曰：“食有菜饭，穿可补衣，无譎戾行，堪句读师。”士望服其

言。著有周易剽说十二卷、松下集十二卷、邦士文集十八卷。

曾灿，字青藜，亦宁都人，给事中应遴仲子。岁乙酉，杨廷麟竭力保南赣。应遴以闽峽山泽间有众十万，命灿往抚之。既行，而应遴病卒，赣亦破，乃解散。寻祝发为僧，游闽、浙、两广间。大母及母念灿成疾，乃归宁都。以大母命受室，筑六松草堂，躬耕不出者数年。后侨居吴下二十馀年，客游燕市以卒。著有六松草堂文集、西崦草堂诗集。

林时益，本明宗室，名议叙，字确斋，南昌人。与彭士望同里。两人谋居。士望与魏禧一见定交，极言金精诸山可为岭北耕种处，乃携家偕士望往。侨居十馀年，与魏氏昆弟相讲习。康熙七年，诏明故宗室子孙众多，窜伏山林者还田庐，复姓氏。时益久客宁都，弗乐归。卜居冠石，结庐佣田，非其力不食。冠石宜茶，时益以意制之，香味拟阳羨，所谓林茶者也。晚好禅悦。著有冠石诗集五卷、确斋文集。

梁份，字质人，南丰人。少从彭士望、魏禧游，讲经世之学。工古文辞。尝只身游万里，西尽武威、张掖，南极黔、滇，遍历燕、赵、秦、晋、齐、魏之墟，览山川形势，访古今成败得失，遐荒轶事，一发之於文。方苞、王源皆重之。其论山海关，谓：“关自明洪武间始设，隋置临榆於西，唐为榆关。东北古长城，燕、秦所筑，距关远，皆不足轻重。金之伐辽，自取迁民始。李自成席卷神京，败石河而失之。天之废兴，人之成败，而决於山海一隅。荒榛千百年之上，偏重於三百年间。天下定则山海安，山海困则天下举困，其安危之重如此。”生平以未游山海为憾。为人朴挚强毅，守穷约至老不少挫。卒，年八十九。著有怀葛堂文集十五卷、西陲今略八卷。

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父恂，明户部尚书；季父恪，官祭酒：皆以东林忤阉党。

方域师倪元璐。性豪迈不羁，为文有奇气。时太仓张溥主盟复社，青浦陈子龙主盟几社，咸推重方域，海内名士争与之交。方恂之督师援汴也，方域进曰：“大人受诏讨贼，庙堂议论多牵制。今宜破文法，取赐剑诛一甲科守令之不应徵办者，而晋帅许定国师噪，亟斩以徇。如此则威立，军事办，然后渡河收中原土寨团结之众，以合左良玉於襄阳，约陕督孙传庭犄角并进，则汴围不救自解。”恂叱其跋扈，不用，趣遣之归。

方域既负才无所试，一放意声伎，流连秦淮间。阉党阮大铖时亦屏居金陵，谋复用。诸名士共檄大铖罪，作留都防乱揭，宜兴陈贞慧、贵池吴应箕二人主之。大铖知方域与二人善，私念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当已，乃嘱其客来结驩。方域觉之，卒谢客，大铖恨次骨。已而骤柄用，将尽杀党人，捕贞慧下狱。方域夜走依镇帅高杰，得免。顺治八年，出应乡试，中式副榜。十一年，卒，年三十七。

方域健於文，与魏禧、汪琬齐名，号“国初三家”。有壮悔堂集。

同时江西以文名者，南昌王猷定，新建陈宏绪、徐士溥、欧阳斌元。

猷定，字于一。选拔贡生。父时熙，进士，官太仆卿，名在东林。猷定好奇，有辩口，文亦如之。著四照堂集。

宏绪，字士业。父道亨，进士，官兵部尚书。疏救杨涟，罢归。藏书万卷。宏绪不仕，辑宋遗民录以见志，有石庄集。

士溥，字巨源。父良彦，进士。忤崔、魏削籍，戍清浪。溧阳陈名夏闻士溥善古文，手书招之，拒不纳。有榆溪集。

斌元，字宪万。尝为南司马吕大器草奏劾马士英二十四大罪，又佐史可法幕府。有文集十二卷。

申涵光，字孚孟，号鳧盟，永年人，明太仆寺丞佳胤子。

年十五，补诸生。文名藉藉，顾不屑为举子业。日与诸同志论文立社，载酒豪游为乐。万历六年乱起，议城守，出家贖四百金、钱二十万犒士。甲申，奉母避乱西山，诛茅广羊绝顶。与钜鹿杨思圣，鸡泽殷岳、殷渊，定患难交。京师破，佳胤殉国难，涵光痛绝复苏。因渡江而南，谒陈子龙、夏允彝、徐石麟诸名宿，为父志、传。归里，事亲课弟，足迹绝城市。日与殷岳及同里张盖相往来酬和，人号为“广平三君”。

清初，诏访明死难诸臣。柏乡魏裔介上褒忠疏，列佳胤名，格於部议。涵光徒跣赴京师，蹕泥水中，几濒於死。麻衣经带，号哭东华道上，观者皆饮泣。裔介再疏争之，卒与祀恤如例。一时士大夫高其行，皆倾心纳交，宴游赠答无虚日。

涵光为诗，吞吐众流，纳之炉冶。一以少陵为宗，而出入於高、岑、王、孟诸家。尝谓：“诗以道性情，性情之真者，可以格帝天，泣神鬼。若专事附会，寸寸而效之，则啼笑皆伪，不能动一人矣。”尚书王士禛称涵光开河朔诗派。学士熊伯龙谓今世诗人吾甘为之下者，鳧盟一人而已。

尝谒孙奇逢，执弟子礼。奇逢恨得之晚，以圣贤相敦勉。自是始闻天人性命之旨，究心理学，不复为诗。顺治十七年，诏郡县举孝行，有司以涵光应，力辞之。再举隐逸之士，坚辞不就。尝自悔为名累，谢绝交游。晚年取诸儒语录昕夕研究。作性习图、义利说及荆园小语、进语诸书。尝曰：“主静不如主敬，敬，自静也。朱、陆同適於道，朱由大路，虽迟而稳；陆由便径，似捷而危：在人自择耳。”奇逢谓其苦心积虑，阅历深而动忍熟。裔介则赞之曰：“年少文坛，老来理路，圣贤之所谓博文而约礼也。”其推重如此。康熙十六年，卒，年五十九。

涵光又解琴理。书法颜鲁公，尤工汉隶。间作山水木石，

落落有雅致。著有聪山诗集八卷，文集四卷，说杜一卷。

盖，字覆舆。明亡后，谢诸生，悲吟侘傺，遂成狂疾。尝游齐、晋、楚、豫间，归自闭土室中，虽妻子不得见。唯涵光、岳至则延入，谈甚洽。其诗哀愤过情，恆自毁其稿。卒后，涵光为刊遗诗，曰柿叶集。

岳，字宗山，鸡泽人。举人。京师陷，入西山，与其弟渊谋举义。事泄，渊被害，岳匿涵光家得免。其为诗自魏、晋以下屏不观，尤不喜律诗，所作唯古体，莽莽然肖其为人。有留耕堂集。

吴嘉纪，字宾贤，泰州人。布衣。家安丰盐场之东陶。地滨海，无交游。自名所居曰陋轩。贫甚，虽丰岁常乏食。独喜吟诗，晨夕啸咏自適，不交当世。郡人汪楫、孙枝蔚与友善，时称道之，遂为王士禛所知。尤赏其五言清冷古淡，雪夜酌酒，为之序，驰使三百里致之。嘉纪因买舟至扬州谒谢定交，由是四方知名士争与之倡和。

嘉纪工为危苦严冷之词，尝撰今乐府，凄急幽奥，能变通陈迹，自为一家。所著陋轩集多散佚，友人复哀集之为四卷。其诗风骨颇遒，运思亦复剗刻。由所遭不偶，每多怨咽之音，而笃行潜修，特为一时推重云。

徐波，字元叹，吴县人。少任侠。明亡后，居天池，构落木菴，以枯禅终。诗多感喟，虞山钱谦益与之善，赠以诗，颇推重之。有谥箫堂、染香菴等集。

钱谦益，字受之，常熟人。明万历中进士，授编修。博学工词章，名隶东林党。天启中，御史陈以瑞劾罢之。崇祯元年，起官，不数月至礼部侍郎。会推阁臣，谦益虑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并推，则名出己上，谋沮之。体仁追论谦益典试浙江取钱千秋关节事，予杖论赎。体仁复贿常熟人张汉儒讪谦益贪

肆不法。谦益求救於司礼太监曹化淳，刑毙汉儒。体仁引疾去，谦益亦削籍归。

流贼陷京师，明臣议立君江宁。谦益阴推戴潞王，与马士英议不合。已而福王立，惧得罪，上书诵士英功，士英引为礼部尚书。复力荐阉党阮大铖等，大铖遂为兵部侍郎。顺治三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冯铨充明史馆正总裁，而谦益副之。俄乞归。五年，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谦益坐与交通，诏总督马国柱逮讯。谦益诉辨，国柱遂以谦益、毓祺素非相识定讞。得放还，以箸述自娱，越十年卒。

谦益为文博瞻，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明季王、李号称复古，文体日下，谦益起而力振之。家富藏书，晚岁绛云楼火，惟一佛像不烬，遂归心释教，著楞严经蒙钞。其自为诗文，曰牧斋集，曰初学集、有学集。乾隆三十四年，诏毁板，然传本至今不绝。

龚鼎孳，字孝升，合肥人。明崇祯七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李自成陷都城，以鼎孳为直指使，巡视北城。及睿亲王至，遂迎降，授吏科给事中。改礼科，迁太常寺少卿。顺治三年，丁父忧，请赐恤典。给事中孙自龄疏言：“鼎孳辱身流贼，蒙朝廷擢用，曾不闻夙夜在公，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闻讪仍复歌饮留连，冀邀非分之典，亏行灭伦，莫此为甚！”部议降二级。寻遇恩诏获免，累迁左都御史。

先是大学士冯铨被劾，睿亲王集科道质讯。鼎孳斥铨阉党，为忠贤义兒。铨曰：“何如逆贼御史？”鼎孳以魏徵归顺太宗自解，王笑曰：“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闯贼拟太宗！”遂罢不问。坐事降八级调用，补上林苑丞，旋罢。康熙初，起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卒，谥“端毅”。乾隆三十四年，诏

削其谥。

鼎孳天才宏肆，千言立就。世祖在禁中见其文，叹曰：“真才子也！”尝两典会试，汲引英隽如不及。朱彝尊、陈维崧游京师，贫甚，资给之。傅山、阎尔梅陷狱，皆赖其力得免。临歿，以徐鉉嘱梁清标曰：“负才如虹亭，可使之不成名耶？”鉉后以清标荐试鸿博，入史馆。自谦益卒后，在朝有文藻负士林之望者，推鼎孳云。著有定山堂集。

吴伟业，字骏公，太仓人。明崇祯四年进士，授编修。充东宫讲读官，再迁左庶子。弘光时，授少詹事，乞假归。顺治九年，用两江总督马国柱荐，诏至京。侍郎孙承泽、大学士冯铨相继论荐，授秘书院侍讲，充修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十三年，迁祭酒。丁母忧归。康熙十年，卒。

伟业学问博瞻，或从质经史疑义及朝章国故，无不洞悉原委。诗文工丽，蔚为一时之冠，不自标榜。性至孝，生际鼎革，有亲在，不能不依违顾恋，俯仰身世，每自伤也。临歿，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时一境不历艰苦。死后敛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著有春秋地理志、氏族志，绥寇纪略及梅村集。

曹溶，字鉴躬，嘉兴人。明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清定京师，仍原职。寻授顺天学政。疏荐明进士王崇简等五人，又请旌殉节明大学士苑景文、尚书倪元璐等二十八人，孝子徐基、义士王良翰等及节妇十余人。试竣，擢太仆寺少卿。坐前学政任内失察，降二级。久之，稍迁左通政，上言：“通政之官职在纳言，请嗣后凡遇挟私违例章疏即予驳还，仍许随事建议。”又言：“王师入关，各处驻兵，乃一时权宜。今当归并於盗贼出没险阻之地，则兵不患少。其閒散无事之兵，遇缺勿补，

遇调即遣，则饷不虚糜。且当裁提镇，增副将，以专责成。”又言：“诸司职掌无成书，请以近年奉旨通行者，参之前朝会典，编为简明则例，以重官守。”擢左副都御史。疏请时御便殿，召大臣入对，赐笔札以辨其才识，有切中利弊者，即飭力行，勿概下部议，帝并嘉纳。擢户部侍郎，出为广东布政使，降山西阳和道。康熙初，裁缺归里。十八年，举鸿博，丁忧未赴，学士徐元文荐修明史。又数年，卒，有倦圃诗集。

宋琬，字玉叔，莱阳人。父应亨，明天启中进士。令清丰，有惠政，民为立祠。崇祯末殉节，赠太仆寺卿。

琬少能诗，有才名。顺治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吏部郎中。出为陇西道，过清丰，民遮至应亨祠，款留竟日，述往事至泣下。琬益自刻厉，期不坠先绪。调永平道，又调宁绍台道，皆有绩。十八年，擢按察使。时登州于七为乱。琬同族子怀宿憾，因告变，诬琬与于七通，立逮下狱，并系妻子。逾三载，下督抚外讯。巡抚蒋国柱白其诬，康熙三年放归。十一年，有诏起用，授四川按察使。明年，入觐，家属留官所。值吴三桂叛，成都陷，闻变惊悸卒。

始琬官京师，与严沆、施闰章、丁澎辈酬倡，有“燕台七子”之目。其诗格合声谐，明靓温润。既构难，时作凄清激宕之调，而亦不戾於和。王士禛点定其集为三十卷。尝举闰章相况，目为“南施北宋”。歿后诗散佚，族孙邦宪缀辑之为六卷。

沆，字子餐，馀杭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性退让，或讥弹其诗，辄应时改定。有皋园集。

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人。祖鸿猷，以儒学著。子姓传业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

闰章少孤，事叔父如父。从沈寿民游，博综群籍，善诗古文辞。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以员外郎试高等。擢山东

学政，崇雅黜浮，有冰鉴之誉。秩满，迁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属郡残破多盗，遍历山谷抚循之，人呼为施佛子。尝作弹子岭、大阮叹等篇告长吏，读者皆曰：“今之元道州也。”尤崇奖风教，所至辄葺书院，会讲常数百人。新淦民兄弟忿戾不睦，一日闻讲礼让孝弟之言，遂相持哭，诣堦下服罪。峡江患虎，制文祝之，俄有虎堕深壑，患遂绝。岁旱，祷雨辄应。康熙初，裁缺归。民留之不，得，乃醵金创龙冈书院祀之。初，闰章驻临江，有清江环城下，民过者咸曰：“是江似使君。”因改名使君江。及是倾城送江上，又送至湖。以官舫轻，民争买石膏载之，乃得渡。十八年，召试鸿博，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典试河南。二十二年，转侍读，寻病卒。

闰章之学，以体仁为本。置义田，贍族好，扶掖后进。为文意朴而气静，诗与宋琬齐名。王士禛爱其五言诗，为作摘句图。士禛门人问诗法於闰章，闰章曰：“阮亭如华严楼阁，弹指即见。予则不然，如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就平地筑起。”论者皆谓其允。著有学馀堂集、矩斋杂记、螭斋诗话，都八十馀卷。

闰章与同邑高咏友善，皆工诗，主东南坛坫数十年，时号“宣城体”。

咏，字阮怀。幼称神童。祖维岳，知兴国州，清介无长物。咏食贫励学，屡蹶名场，年近六十，始贡入太学。词科之举，咏与焉，授检讨。闰章称其讨优入古人。兼工书画，有遗山堂、若岩堂集。

时同举鸿博又有泰州邓汉仪，字孝威。以年老授中书舍人。亦工诗。游迹所至，辄以名集，逐年编纪，凡七集。诗家咸推重之。

王士禄，字子底，济南新城人。少工文章，清介有守。弟

士祜、士禎从之学诗。士禎遂为诗家大宗，官尚书，自有传。士祜，顺治九年进士。投牒改官，选莱州府教授，迁国子监助教，擢吏部主事。康熙二年，以员外郎典试河南，磨勘罢吏议下狱。久之得雪，免归。居数年，起原官。学士张贞生、御史李棠先后建言获咎，力直之，人以为难。寻又免归。母丧，以毁卒，年四十有八。其文去雕饰，诗尤閒澹幽肆。有西樵、十笏山房诸集。

士祜，字子测。十岁时，客或疑焦竑字弱侯何耶？坐客未对，即应声曰：“此出考工记，‘竑其幅广以为之弱’也。咸惊其夙慧。康熙初，第进士，未仕卒。士禎辑其诗为古钵山人遗集。

当是时，山左诗人王氏兄弟外，有田雯、颜光敏、曹贞吉、王苹、张笃庆、徐夜皆知名。

雯，字紫纶，号山姜，德州人。康熙三年进士，授中书。先是中书以赏郎充，是年始改用进士，遂为例。累迁工部郎中。督江南学政，所取士多异才。每按试，从两骡，二仆随之，戒有司勿供张。授湖广督粮道，迁光禄寺卿，巡抚江宁，调贵州。时苗、仲獯獯，粤督议会剿，雯谓：“制苗之法，犯则治之，否则防之而已，无庸动众劳民也。”议遂寝。丁忧，起补刑部侍郎，调户部，以疾归。康熙中，士禎负海内重名，其论诗主风调。雯负其纵横排奭之气，欲以奇丽抗之。有古懽堂集。

贞吉，字升六，安丘人。与雯同年进士，礼部郎中。诗格迢练，有实庵诗略。兼工倚声，吴绮选名家词，推为压卷。

光敏，字逊甫，曲阜人，颜子六十七世孙也。康熙六年进士，除国史院中书舍人。帝幸太学，加恩四氏子孙，授礼部主事，历史部郎中。其为诗秀逸深厚，出入钱、刘。吴江计东谓足以鼓吹休明。雅善鼓琴，精骑射蹋鞠。尝西登太华，循伊阙，

南浮江、淮，观涛钱塘，溯三衢。所至辄命工为图，得金石文恆悬之屋壁。有乐圃集、旧雨堂集。

莘，字秋史，历城人。少落拓不偶，人目为狂。雯见其诗，为延誉。尝赋“黄叶”句绝工，人称为王黄叶。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当为令，以母老改成山卫教授。闭门耽吟，介节弥著。有二十四泉草堂集。

笃庆，字历久，淄川人。拔贡生。早受知施闰章。会徵鸿博，有欲荐之者，辞不应。诗以盛唐为宗，有昆仑山房集。

夜，字东痴，新城人，本名元善。举鸿博，不赴。有诗集。

陈恭尹，字元孝，顺德人。父邦彦，明末殉国难，赠尚书。恭尹少孤，能为诗，习闻忠孝大节。弃家出游，赋姑苏怀古诸篇，倾动一时。留闽、浙者七年。一日，父友遇诸涂，责之曰：“子不归葬，奈何徒欲一死塞责耶！”恭尹泣谢之，乃归。既葬父增城，遂渡铜鼓洋访故人於海外。久之归，主何衡家。与陶窳、梁无技及衡弟绛相砥砺，世称“北田五子”。已，复游赣州，转泛洞庭，再游金陵，至汴梁，北渡黄河，徘徊大行之下。於是南归，筑室羊城之南以诗文自娱，自称罗浮布衣。

恭尹修髯伟貌，气幹沉深。其为诗激昂顿挫，足以发其哀怨之思。自言平生文辞多取诸胸臆，仆仆道涂，稽古未遑也。卒，年七十一。著独漉堂集。王隼取恭尹诗合屈大均、梁佩兰共刻之，为岭南三家集。

大均，字介子，番禺人。初名绍隆，遇变为僧，中年返初服。工诗，高浑兀鼻，有翁山诗文集。

佩兰，字芝五，南海人。童时日记数千言。顺治十四年乡试第一，又三十一年始成进士，年六十矣。佩兰夙负诗名。既选庶吉士，馆中推为祭酒。不一年假归，里居十五载。会诏饬词臣就职，复入都。逾月散馆，以不习国书罢归。结兰湖社，

与同邑程可则，番禺王邦畿、方殿元及恭尹等称“岭南七子”。有六莹堂集。

可则，字周量。顺治九年会试第一。以磨勘停殿试归，益恣探经史。十七年，始应阁试，授内阁中书，累迁兵部郎中。出知桂林府，以敏幹称。其官都下，与宋琬、施闰章、王士禄、士禎、陈廷敬、沈荃、曹尔堪辈为文酒之会，吴之振合刻八家诗选。可则诗曰海日堂集。

殿元，字蒙章。康熙三年进士。历知剡城、江宁等县。置祭田以贍兄弟，而自携长子还、次子朝侨寓苏州。父子皆有诗名。所称“岭南七子”，并其二子数之也。殿元著九谷集；还，灵州集；朝，勺园集。

佩兰之友又有南海吴文炜，字山带。十岁工诗，兼善绘事。时初效长吉体，务为险语取快。康熙三十二年举人。计偕，卒於旅舍。有金茅山堂集，恭尹为之序。

王隼，字蒲衣，番禺人。父邦畿，明副贡生。隐居罗浮，岭南七子之一也。有耳鸣集。隼七岁能诗。慕道术，早岁弃家入丹霞，寻入匡庐，居太乙峰，六七年始归。性喜琵琶，终日理书卷，生事窘不顾，惟取琵琶弹之。琵琶声急，即其窘益甚。著大樗堂集。妻潘，女瑶湘，并工诗。

冯班，字定远，常熟人。淹雅善持论，顾性不谐俗。说诗力抵严羽，尤不取江西宗派，出入义山、牧之、飞卿之间。书四体皆精。著钝吟集。赵执信於近代文家少许可者，见班所著独折服，至具衣冠拜之。尝谒其墓，写“私淑门人”刺焚冢前。其为名流所倾仰类此。

宗元鼎，字定九，江都人。七岁咏梅，远近传诵其句。堂有古梅一株，人谓之“宗郎梅”。性狷而孝，釜甑屡空，未尝以贫告人。康熙初，贡太学，铨注州同知。未仕卒。元鼎与从

弟元豫、观，从子之瑾、之瑜皆工诗，有“广陵五宗”之目。

刘体仁，字公霏，颍州人。顺治中进士。有家难，弃官从孙奇逢讲学。后官考功郎中。体仁喜作画，鉴识其精，又工鼓琴。与汪琬、王士禛友善，著七颂堂集。士禛称其诗似孟东野；又言今日善学才调集者无如元鼎，学西昆体者无如吴旻。

旻，字修龄，原名乔，亦常熟人也。著围炉诗话，云：“意喻则米，炊而为饭者文，酿而为酒者诗乎？”又曰：“诗之中须有人在。”执信叹为知言。

胡承诺，字君信，天门人。崇祯时举人。明亡后，隐居不仕，卧天门巾、柘间。顺治十二年，部铨县职。康熙五年，檄徵入都，六年，至京师，未几告归。构石庄於西村，穷年诵读，著绎志二十馀万言。绎志者，绎己所志也。原本道德，切近人事，为有体有用之学。其吏治篇曰：“古之人不敢轻言变法也。必有明哲之德，於精粗之理无所不昭，不独精者为之地，即粗者亦为之地，有和悦之气，於异同之见无所不容，不独同者乐其然，即异者亦乐其然；然后可夺其久安之法，授以更新之制，而民不惊顾不讙譁也。”租庸篇曰：“欲富国者，当使君民之力皆常有馀。民之馀力，生於君之约取；君之馀力，生於民之各足。”他篇准此。承诺自拟其书於徐幹中论、颜氏家训。或颇讥其掇拾群言，未能如古人自成一家之说，然大体必轨於正。又有读书录，则鳞杂细碎，殆绎志取材之馀矣。二十六年，卒，年七十五。

同时笃志撰述，其学与承诺相上下者，又有贺贻孙，字子翼，永新人；唐甄，字铸万，达州人。

贻孙九岁能属文。明季社事盛行，贻孙与万茂先、陈士业、徐巨源、曾尧臣辈结社豫章。及明亡，遂不出。顺治初，学使者慕其名，特列贡榜，避不就。巡按御史竺重光欲举应鸿博，

书至，贻孙愀然曰：“吾逃世而不逃名，名之累人实甚。吾将从此逝矣！”乃翦发衣缁，结茅深山，无复能踪迹之者。晚年穷益甚。著有易触、诗触、诗筏、骚筏，又著水田居激书。激书者，备名物以寄兴，纪逸事以垂劝，援古鉴今，错综比类。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危悚惕厉，必暢所欲言而后已，激浊扬清。始自贵因，终於空明，凡四十一篇。

甄性至孝，父丧，独栖殡室三年。以世乱不克还葬，遂葬父虎丘。顺治十四年举人。选长子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未几，坐逃人诖误去官。僦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叶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始志在权衡天下，作衡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凡五十篇；下篇论政，始尚治，终潜存，凡四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非虚言也。宁都魏禧见而叹之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卒，年七十五。

阿什坦，字金龙，完颜氏，满洲正白旗人。顺治九年进士，授刑科给事中。初繙译大学、中庸、孝经诸书，诏刊行。阿什坦上言；“学者宜以圣贤为期，经史为导，此外无益杂书当屏绝。”又请严旗人男女之别，定部院九品之制，俱报可。康熙初，罢职家居。鳌拜专政，欲令一见终不往。嗣以荐起，圣祖召问节用爱人，对曰：“节用莫要於寡欲，爱人莫先於用贤。”圣祖顾左右曰：“此我朝大儒也！”著有大学中庸讲义及奏稿。孙留保，以掌院学士充明史总裁，附王兰生传。

刘淇，字武仲，汉军镶白旗人。弟汶，举人。受知世宗，时有二难之目。著周易通说、禹贡说、助字辨略、堂邑志、卫园集。

金德纯，字素公，汉军正红旗人。著旗军志。

傅泽洪，字育甫，汉军旗人。累官江南淮扬道。著行水金鉴百七十五卷。

汪琬，字茗文，长洲人。少孤，自奋於学，锐意为古文辞。於易、诗、书、春秋、三礼、丧服咸有发明。性狷介。深叹古今文家好名寡实，鲜自重特立，故务为经世有用之学。其於当世人物，褒讥不少宽假。顺治十二年进士，授主事，再迁刑部郎中。坐累降兵马司指挥，能举其职，不以秩卑自沮。任满，稍迁户部主事，民送之溢衢卷。榷江宁西新关，以疾假归。结庐尧峰山，闭户撰述，不交世事，学者称尧峰先生。以宋德宜，陈廷敬荐博学鸿儒科，试列一等。授编修，纂修明史，棘棘争议不阿。在馆六十日，再乞病归。归十年而卒，年六十七。

初，圣祖尝问廷敬今世谁能为古文者，廷敬举琬以对。及琬病归，圣祖南巡驻无锡，谕巡抚汤斌曰：“汪琬久在翰林，有文誉。今闻其居乡甚清正，特赐御书一轴。”当时荣之。琬为文原本六经，疏暢类南宋诸家，叙事有法。公卿志状，皆争得琬文为重。尝自辑诗文为类稿、续稿各数十卷，又简其尤精者，囑门人林佶缮刻之。

计东，字甫草，吴江人。少负经世才，自比马周、王猛。遭世变，著筹南五论，持谒史可法，可法奇之，弗能用也。顺治十四年，举顺天乡试，旋以江南奏销案被黜。尝从汤斌讲学，又从汪琬受欧、曾古文义法，故其为文具有本原，而一出以和平温雅。既废不用，贫无以养，纵游四方，所至交其豪杰。过鄴城，寻明诗人谢榛葬处，得之南门外二十里，为修墓立石，请有司禁樵牧。又憩顺德逆旅，念归有光昔尝佐郡，集中有壁记，求其遗址不得，乃即署旁废圃中设瓣香，再拜流涕而去，观者骇其狂。

东外若不羈，内行谨，事母至孝。同邑友人吴兆騫流徙出

关，为恤其家，且以女许配其弱子。大学士王熙素重东，屡欲荐之，未果。会诏举鸿博，而东已前一年卒，深悼惜焉。

初游河南，见商丘宋莘，辄引重。其后东歿二十馀年，莘至江苏巡抚，为序其遗文，曰改亭集，刊行之。

兆騫，字汉槎。亦十四年举人。以科场蜚语逮系，遣戍宁古塔。兆騫与弟兆宜皆善属文，居塞上二十年，侘傺不自聊，一发之於诗。已而友人顾贞观言於纳兰成德、徐乾学，为纳鍰，遂於康熙二十年赦还。著秋笳集。兆宜尝注徐、庾二集，韩偓诗集，又注玉台新咏、才调集，并行於世。

同邑顾我錡，廩生。鄂尔泰任江苏布政，试古学，得士五十三人，刻南邦黎献集，推我錡为冠。乾隆丙辰开词科，鄂尔泰惜我錡前卒，不获举，人谓其遇与东同。有湘南诗集。

彭孙遹，字骏孙，海盐人。父期生，明唐王时官太仆卿，死赣州。长子孙贻以毁卒，孙遹其少子也。顺治十六年进士，授中书。素工词章，与王士禛齐名，号曰“彭王”。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诏中外诸臣广搜幽隐，备礼敦劝，无论已仕未仕，徵诣阙下，月饩太仓米。明年三月朔，召试太和殿。发赋、诗题各一，学士院给官纸，光禄布席，赐宴体仁阁下。於是天子亲擢孙遹一等一名，授编修。

自孙遹外，其籍隶浙江者，又有钱塘汪霏，秀水徐嘉炎、朱彝尊，平湖陆燾，海宁沈珩，仁和沈筠、吴任臣、邵远平，遂安方象瑛、毛升芳，萧山毛奇龄，鄞陈鸿绩，凡十三人。江苏二十三人，曰：上元倪灿，宝应乔莱，华亭王頊龄、吴元龙，无锡秦松龄、严绳孙，武进周清原，宜兴陈维崧，长洲冯勛、汪琬、尤侗、范必英，吴钱中谐，仪真汪楫，淮安邱象随，吴江潘耒、徐鉉，太仓黄与坚，常熟周庆会，山阳李锜、张鸿烈，上海钱金甫，江阴曹禾。直隶五人，曰：大兴张烈，东明袁佑，

宛平米汉雯，获鹿崔如岳，任丘庞垲。安徽三人，曰：宣城施闰章、高咏，望江龙燮。江西二人，曰：临川李来泰，清江黎騫。陕西一人，曰富平李因笃。河南一人，曰睢州汤斌。山东一人，曰诸城李澄中。湖北一人，曰黄冈曹宜圃。凡五十人，皆以翰林入史馆。其列二等者，亦多知名之士，称极盛焉。

孙遹历官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明史久未成，特命为总裁，赐专敕，异数也。年七十，致仕归，御书“松桂堂”额赐之，遂以名其集。

朱彝尊，字锡鬯，秀水人，明大学士国祚曾孙。生有异秉，书经目不遗。家贫客游，南逾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之罘，经瓠越。所至丛祠荒冢、破炉残碣之文，莫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校同异。归里，约李良年、周筮、缪泳辈为诗课，文名益噪。

康熙十八年，试鸿博，除检讨。时富平李因笃、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及彝尊皆以布衣入选，同修明史。建议访遗书，宽期限，毋效元史之迫时日。辨方孝孺之友宋仲珩、王孟缙、郑叔度、林公辅诸人咸不及於难，则知从亡、致身录谓诛九族，并戮其弟子朋友为一族不足据，所谓九族者，本宗一族也。又言东林不皆君子，异乎东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未可存门户之见，以同异分邪正。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典试江南，称得士。入值南书房，赐紫禁城骑马。数与内廷宴，被文绮、时果之贶，皆纪以诗。旋坐私挟小胥入内写书被劾，降一级，后复原官。三十一年，假归。圣祖南巡，迎驾无锡，御书“研经博物”额赐之。

当时王士禛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著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又尝选明诗综，或因人录诗，或因诗存人，铨次为最当。卒，年八十一。子昆田，

亦工诗文，早卒。孙稻孙，举乾隆丙辰鸿博，能世其家。

彝尊所与为诗课者，李良年，字武曹，同邑人。与兄绳远、弟符并著诗名。试鸿博，罢归。有秋锦山房集。谭吉璫，字舟石，嘉兴人，彝尊姑之子也。少遇寇，以身蔽父，寇舍之去。后以诸生试国子监第一，授弘文院撰文中书舍人，出为延安同知。吴三桂叛，守榆城独完，论功加一级。举应鸿博，报罢。迁知登州府。卒。有嘉树堂集。

尤侗，字展成，长洲人。少补诸生，以贡谒选。除永平推官，守法不挠。坐挾旗丁镌级归。侗天才富赡，诗文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传诵遍人口。康熙十八年，试鸿博列二等，授检讨，与修明史。居三年告归。圣祖南巡至苏州，侗献诗颂。上嘉焉，赐御书“鹤栖堂”额，迁侍讲。

初，世祖於禁中览侗诗篇，以才子目之。后入翰林，圣祖称之曰“老名士”。天下羨其荣遇。侗喜汲引才隗，性宽和，与物无忤。兄弟七人甚友爱，白首如垂髻。卒，年八十七。著西堂集、鹤栖堂集，凡百馀卷。

秦松龄，字留仙，无锡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官检讨，罢归。后举鸿博，复授检讨。典江西乡试，历左赞善，以谕德终。松龄为庶常，召试咏鹤诗，有句云：“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世祖拔置第一，示阁臣曰：“是人必有品！”及告归，里居二十馀年，专治毛诗。仿黄氏日钞之例，著毛诗日笺六卷。自为诗文曰苍岷山人集。

曹禾，字颂嘉，江阴人。康熙三年进士。选鸿博，授检讨，官至祭酒。与田雯、宋荦、汪懋麟、颜光敏、王又旦、谢重辉、曹贞吉、丁澎、叶封齐名，称诗中十子。

同时江西选鸿博一等者，李泰来，字石台，临川人。顺治九年进士。尝督江南学政，除苏松常道，以疾归。试词科，授

侍讲。古文博奥，诗以和雅称。有石台集。

陈维崧，字其年，宜兴人。祖于廷，明左都御史。父贞慧，见遗逸传。维崧天才绝艳，十岁，代大父撰杨忠烈像赞。比长，侍父侧，每名流宴集，援笔作序记，千言立就，瑰玮无比，皆折行辈与交。补诸生，久之不遇。因出游，所在争客之。尝由汴入都，与朱彝尊合刻一稿，名朱陈村词，流传至禁中，蒙赐问，时以为荣。逾五十，始举鸿博，授检讨，修明史。在馆四年，病卒。

维崧清臞多须，海内称陈髯。平生无疾言遽色，友爱诸弟甚。游公卿间，慎密，随事匡正，故人乐近之，而卒莫之狎。著湖海楼诗集、迦陵文集。时汪琬於同辈少许可者，独推维崧骈体，谓自唐开、宝后无与抗矣。诗雄丽沉郁，词至千八百首之多，尤前此未有也。

顺、康间，以骈文称者，又有吴绮，字次，江都人。维崧导源庾信，泛滥於初唐四杰，故气脉雄厚。绮则追步李商隐，才地视维崧为弱，而秀逸特甚。顺治十一年拔贡生，荐授中书舍人。奉诏谱杨继盛乐府，迁兵部主事，即以继盛官官之也。出知湖州府，有吏能。人谓其多风力，尚风节，饶风趣，称为“三风太守”。未几，罢归。贫无田屯，购废圃以居。有句诗文者，以花木润笔，因颜其圃曰种字林。著林蕙堂集。词最有名，妇孺皆能习之。以有“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之句，又称“红豆词人”。

徐鉉，字电发，吴江人。应鸿博，授检讨。会当外转，遽乞归。后起原官，不就。卒，年七十三。著南州草堂集、本事诗。又尝刻菊庄乐府。昆山叶方霭称其绵丽幽深，耐人寻绎。朝鲜贡使以兼金购之。鉉既工倚声，因辑词苑丛谈，具有裁鉴。

潘耒，字次耕，吴江人。生而奇慧，读书十行并下，自经

史、音韵、算数及宗乘之学，无不通贯。康熙时，以布衣试鸿博，授检讨，纂修明史。上书总裁，言要义八端：“宜搜采博而考证精；职任分而义例一；秉笔直而持论平；岁月宽而卷帙简。”总裁善其说，令撰食货志，兼他纪传。寻充日讲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尝应诏陈言，谓：“建言古无专责，梅福以南昌尉言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言程元振，陈东以太学生攻六贼，杨继盛以部曹劾严嵩。本朝旧制，京官并许条陈。自康熙十年宪臣奏请停止，凡非言官而言事为越职。夫人主明目达聪，宜导之使言。今乃禁之，岂盛世事？臣请弛其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献替，庶罔上行私之徒，有所忌而不敢肆。於此辈甚不便，於国家甚便也。其在外监司守令，遇地方大利弊，许其条奏。水旱灾荒，州县官得上闻。如此，则民间疾苦无不周知矣。”更请许台谏官得风闻言事，有能奋击奸回者，不次超擢，以作敢言之气。二十三年，甄别议起，坐浮躁降调，遂归。

耒有至性，初被徵，辞以母老，不获命，乃行。既徐官，三牒吏部以独子请终养，卒格於议不果归。逮居丧，哀毁骨立。少受学同郡徐枋、顾炎武。枋歿，周恤其孤孙，而刻炎武所著书，师门之谊甚笃焉。四十二年，圣祖南巡，复原官。大学士陈廷敬欲荐起之，力辞而止。平生嗜山水，登高赋咏，名流折服。有遂初堂集。又因炎武音学五书为类音八卷。炎武复古，耒则务穷后世之变云。

当时词科以史才称者，朱彝尊、汪琬、吴任臣及耒为最著。又有倪灿，字闇公，上元人。以举人授检讨，撰艺文志序，与姜宸英刑法志序并推杰构。书法诗格秀出一时，有雁园集。

严绳孙，字荪友，无锡人，明尚书一鹏孙。六岁能作擘窠大书。试日，目疾作，第赋一诗，亦授检讨，撰明史隐逸传。典试江西，寻迁中允，假归。有秋水集。子泓曾，亦善画工诗。

徐嘉炎，字胜力，秀水人，明兵部尚书必达曾孙。幼警敏，强记绝人。既，试鸿博，授检讨。康熙二十年，王师收滇、黔，嘉炎仿铙歌鼓吹曲，撰圣人出至文德舞二十四章以献；又四年元夕，圣祖於南海大放灯火，纵臣民使观，嘉炎复应制撰记：皆称旨。尝侍直，命背诵咸有一德，终篇不失一字。至“厥德靡常”数语，则敛容读之，帝为悚异。又尝问宋元祐党人是非，嘉炎举诸人姓名始末，及先儒评鹭语其悉。特赐御临苏轼诗一卷，廷臣拜赐御书自此始也。累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三朝国史及会典、一统志副总裁。有抱经斋集。

方象瑛，字渭仁，遂安人。康熙六年进士。试鸿博，授编修，典试蜀中。寻告归。象瑛性简静，早慧，十岁作远山净赋，惊其长老。致仕家居，望益重。邑有大利弊，则岳岳争言，岁省脂膏万计，邑人建思贤祠祀之。著健松斋集、封长白山记、松窗笔乘。

万斯同，字季野，鄞县人。父泰，生八子，斯同其季也。兄斯大，儒林有传。性彊记，八岁，客坐中能背诵扬子法言。后从黄宗羲游，得闻蕺山刘氏学说，以慎独为宗。以读书励名节与同志相劘切，月有会讲。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七年，荐鸿博，辞不就。

初，顺治二年诏修明史，未几罢。康熙四年，又诏修之，亦止。十八年，命徐元文为监修，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翰林，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斯同尝病唐以后史设局分修之失，以谓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故辞不膺选。至三十二年，再召王鸿绪於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陈任本纪，张任志，而鸿绪独任列传。乃延斯同於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每覆审一传，曰某书某事当参校，顾小史取其书第几卷至，无或爽者。士大夫到门谄

询，了辩如响。

尝书抵友人，自言：“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讨，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於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盖鲜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所捐，而所不取，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溢也。”又以：“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为益，失之为损。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於史者也。”尝作明开国讫唐、桂功臣将相年表，以备采择。其后明史至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即取鸿绪史藁为本而增损之。鸿绪藁，大半出斯同手也。

平生淡於荣利，脩脯所入，辄以以周宗党。故人冯京第死义，其子没入不得归，为醵钱赎之。尤喜奖掖后进。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李光地品藻人伦，以谓顾宁人、阎百诗及万季野，此数子者，真足备石渠顾问之选。而斯同与人往还，其自署则曰“布衣万某”，未尝有他称也。卒，年六十。著历代史表，创为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又著儒林宗派。

名世，字亮工。康熙四十二年一甲进士，授编修。夙负文誉，王士禛见其诗激赏之。鸿绪聘修明史，斯同任考核，付名

世属辞润色之。官至侍读，坐投诗谄年羹尧夺职。

刘献廷，字继庄，大兴人，先世本吴人也。其学主经世，自象纬、律历、音韵、险塞、财赋、军政、以逮岐黄、释老之书，无所不究习。与梁谿顾培、衡山王夫之、南昌彭士望为师友，而复往来昆山徐乾学之门。议论不随人后。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一统志事。献廷谓诸公考古有馀，实用则未也。

其论方輿书：“当於各疆域前，测北极出地，定简平仪制度，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矣。诸方七十二候不同，世所传者本之月令。乃七国时中原之气候，与今不合，则历差为之。今宜细考南北诸方气候，取其核者详载之，然后天地相应，可以察其迁变之微矣。燕京、吴下，水皆南流，故必东南风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风而后雨。诸方山水向背分合，皆纪述之，而风土之刚柔，暨阴阳燥湿之徵，可次第而求矣。”

其论水利，谓：“西北乃先王旧都，二千馀年未闻仰给东南。何则？沟洫通，水利修也。自刘、石云扰，以迄金、元，千馀年未知水利为何事，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故欲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矣。西北水利，莫详於水经酈注。虽时移势易，十犹可得六七。酈氏略於东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当详，正在西北。”於是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农田战守者，考其所以，附以诸家之说，为之疏证。凡献廷所撰著，类非一人一时所能成，故卒不就。

又尝自谓於华严字母悟得声音之道，作新韵谱，足穷造化之奥。证以辽人林益长之说，益自信。其法先立鼻音二，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齿唇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之失去。次定喉音四，为诸韵

之宗，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於是喉音互相合，得音十七；喉音鼻音互相合，得音十；又以有馀不尽者三合之，得音五：共三十二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撮於此矣。

同时吴旻盛称其书。他所著多佚。歿后，弟子黄宗夏辑录之，为广阳杂记。全祖望称为薛季宣、王道父一流云。

邵远平，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历户部郎中，出为江西学政，擢光禄寺少卿。试鸿博，授侍读，至少詹事，致仕归。以书史自娱，於世务泊如也。圣祖南巡，赐御书“蓬观”额，因自号蓬观子。远平高祖经邦，明正德中进士，刑部员外郎。以建言获罪。著弘简录，起唐迄宋，附以辽、金，未遑及元也。远平循其例续之，刊除旧史重复重不雅驯者，入制诰於帝纪，采著作於儒林，而文苑分经学、文学、艺学三科，十三志则分载於纪传，名曰元史类编。朱彝尊称其书非官局所能逮也。别著史学辨误，京邸、粤行等集。

同邑吴任臣，字志伊。志行端悫，强记博闻，为顾炎武所推。以精天官、乐律试鸿博，入翰林，承修明史历志。著周礼大义、礼通、春秋正朔考辨、山海经广注、托园诗文集，而十国春秋百馀卷尤称淹贯。其后如谢启昆之西魏书，周春之西夏书，陈鱣之续唐书，义例皆精审，非徒矜书法，类史钞也。

谢启昆，字蕴山，南康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由编修简镇江知府，后至广西巡抚，卒官。尝筑湘、漓二江之堤，详见本传。又修广西通志，阮元言可为省志法。启昆以魏书专主东魏，不载西魏四主，北史亦无纠正，乃作西魏书十二篇。

周春，字芑兮，海宁人。乾隆十九年进士，选岑溪令，父

忧去。民怀其泽，合前令山阳刘信嘉、金坛于烜共祀之，曰岑溪三贤祠。重宴鹿鸣，加六品衔。卒，年八十七。撰述甚多，而西夏书为最著。

春同州陈鱣，字仲鱼。强於记诵，喜聚书。州人吴騫拜经楼书亦富，得善本互相钞藏。嘉庆改元，举孝廉方正。又明年，中式举人。计偕入都，从钱大昕、翁方纲、段玉裁游。后客吴门，与黄丕烈定交。精校勘之学。尝以朱梁无道，李氏既系赐姓，复奉天祐年号，至十年立庙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为七庙，唐亡而实存焉；南唐为宪宗五代孙建王之玄孙，祀唐配天，不失旧物，尤宜大书年号，以临诸国：於是撰续唐书七十卷。又有论语古训、石经说、经籍跋文，恆言广证诸书。卒，年六十五。

乔莱，字石林，宝应人。父可聘，明末为御史，有声。莱，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乞养归。十八年，试鸿博，授编修，与修明史。典广西乡试，充实录馆纂修官，迁侍读。时御史奏濬海口，泻积水，而河道总督靳辅言其不便，请於邵伯、高邮间置闸泄水，复筑长堤抵海口束之，使水势高则趋海易，廷议多主河臣言。適莱入直，诏问莱，疏陈四不可行，略谓：“开河筑堤，势必坏陇亩，毁村落，不可行一。淮、扬地卑，多积潦，今取湿土投深渊，工安得成？不可行二。筑丈六之堤，束水高一丈，秋雨骤至，势必溃；即当未溃，漭水屋庐之上，岂能安枕？不可行三。至於七州县之田，向没於水，今更束河使高，则田水岂复能涸？不可行四。”帝是之，议乃寝。二十六年，罢归。久之，召来京。旋卒。

莱著易俟，杂采宋、元诸家易说，推求人事，参以古今治乱得失，盖诚斋易传之支流。诗文有应制、直庐、使粤、归田诸集。孙亿，亦工诗。

汪楫，字舟次，江都人，原籍休宁。性伉直，意气伟然。始以岁贡生署赣榆训导。应鸿博，授检讨，入史馆。言於总裁，先仿宋李焘长编，汇集诏谕、奏议、邸报之属，由是史材皆备。二十一年，充册封琉球正使，宣布威德。濒行，不受例餽，国人建卻金亭志之。归撰使琉球录，载礼仪暨山川景物。又因谕祭故王，入其庙，默识所立主，兼得琉球世谱图，参之明代事实，詮次为中山沿革志。出知河南府，置学田，嵩阳书院聘詹事耿介主讲席。治行为中州最。擢福建按察使，迁布政使。楫少工诗，与三原孙枝蔚、泰州吴嘉纪齐名。有悔斋集、观海集。

同里汪懋麟，字季用，并有诗名，时称“二汪”。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举鸿博，持服不与试。服阕，复用徐乾学荐，以刑部主事入史馆为纂修官。懋麟绩学有幹才。为中书时，楚人朱方旦挟邪说动公卿，懋麟作辨道论诋之。熊赐履见其文，与定交。及居刑曹，勤於职事。有武某乘车宿董之贵家，之贵利其货，杀之。车载而弃於道，鞭马使驰。武父得车马刘氏之门，讼刘杀其子。懋麟曰：“杀人而置其车马於门，非理也。”乃微行，纵其马，马至之贵门，骇跃悲鸣。因收之贵，一讯得实，置於法。其发奸摘伏多类此。懋麟从王士禛学诗，而才气横逸，视士禛为别格。有百尺梧桐阁集。

陆棻，字次友，平湖人。幼时值大军收平湖，父被执，棻诣军前乞代父。军将手诗示之曰：“兒能读是耶？吾赦汝父。”棻朗诵“收兵四解降王缚，教子三升上将台”，曰：“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诗也。将军不嗜杀，即今之武惠王矣！”将军喜，挟与北行，善育之，为议婚。以先问名於杨，辞归。补诸生，入国学，试授中书。康熙六年进士，管内秘书院典籍。再试鸿博，授编修，分纂明史，命直南书房。三十三年，召试翰詹诸臣丰泽园，圣祖亲置第一，谓曰：“连试诗文。无出汝右者。”

“一岁七迁，至内阁学士。长至，奏句决本，请出矜疑二十余人。后一年告归。棻性孝友，兄南雄知府世楷前卒，棻教养遗孤，俾成立，有名於时。年七十，卒。著雅坪诗文藁。

奎勋，字聚侯，世楷子也。少随棻京师，以学行为公卿所推重，顾久困诸生中。康熙末，年几六十，始成进士，授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句疾归，主广西秀峰书院。奎勋笃於经学，忘饥渴寒暑。著陆堂易学，谓说卦一篇，足该全易。其诗学与明何楷诗世本古义相近。尚书说，惟解伏生今文二十八篇、戴礼绪言，纠正汉人穿凿附会之失。春秋义存录，则凡经、传、子、纬所载孔子语尽援为据，力主春秋非以一字褒贬。奎勋说经务新奇，使听者忘倦。最后撰古乐发微，未成而卒。

庞垲，字霁公，任丘人。生有至性。七岁时，父缘事被逮，母每夕祷天。垲即随母泣拜，无或间也。稍长，工为文。康熙十四年举人，试鸿博，授检讨，分修明史。明都御史某谄附魏忠贤，其裔孙私餽金，句阉党传讳其事勿书，力拒之。大考降补中书，洊擢户部郎中，出知建宁府。浦城民以令严苛激变，夜焚册局，杀吏胥，罢市，令惧而逃。垲闻变即驰至浦城，集士民明伦堂，晓喻祸福，戮一人而事定。民感其德，立书院祀之。九仙山多盗，至掠人索赎。掩捕数十人，境内帖然。未几，告归。

垲嗜吟咏，与同里边汝元以诗学相劘切。其所作醇雅，以自然为宗。有丛碧山房集。

汝元子连宝，字赵珍。世其家学。以诸生贡成均，廷试第一。应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不中选。十四年，复荐经学，辞不赴。或劝之行，曰：“吾自审不能如汉伏胜、董仲舒，安敢幸取哉？”著有随园集。

陆圻，字丽京，钱塘人。少与弟埜、培以文学、志行见重

於时，称曰“三陆”。所为诗号西陵体。性颖异，善思误书。尝读韩非子“一从而咸危”，曰：“是‘一徙而成邑’也。”戏令他人射覆，不得，惟弟廷中之。平生不喜言人过，有语及者，辄曰：“吾与汝，姑自淑。”庄廷鑑史祸作，圻坐逮。以先尝具状自陈，事得白，叹曰：“今幸得不死，奈何不以馀年学道耶！”亲歿，遂弃家远游，不知所终。子寅，成进士。往来万里，寻父不得，竟悒悒以死，时称其孝。培死甲申之难。

丁澎，字飞涛，仁和人。有隼才。嗜饮，一石不乱，弟景鸿、滢并能文，时有“三丁”之目。澎，顺治十二年进士，官礼部郎中。尝典河南乡试，得一卷奇之。同考请置之乙，澎曰：“此名士也！”榜发，乃庐阳李天馥，出语人曰：“吾以世目衡文，几失此士。”坐事谪居塞上五载，躬自饭牛，吟啸自若。所作诗多忠爱，无怨诽之思。有扶荔堂集。

先是陈子龙为登楼社，圻、澎及同里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等并起。世号“西泠十子”。

绍炳，字虎臣。在十子中文名最著。持躬尤端谨。有省轩集。

先舒，字稚黄。尝从刘宗周讲学。其诗音节浏亮，有七子馀风。著思古堂集。

治，字宇台。笃友谊，陆培死，以孤女托为择婿，得吴任臣。及立嗣，又以甥女嫁焉。有鉴菴集。

丹，字纲孙。美须髯。淡静不乐交游，而嗜山水。其诗悲凉沉远，曰秦亭集。

百朋，字锦雯。以举人令南和，有异政，百姓祠祀之。有襟庵集。

谦，字去矜。工诗，初喜温、李，后乃循汉、魏以窥盛唐。有东江草堂集。谦与绍炳、先舒皆精韵学。绍炳作古韵通，先

舒作韵学通指、南曲正韵，谦作东江词韵。陆圻叹曰：“恨孙佃、周德清曾无先觉。”

黄昊，字景明。十岁即善属文。薄柳州乞巧，更作辞巧文，识者知其远到。康熙中举人，终教谕。

孙枝蔚，字豹人，三原人。少遭闯贼乱，结邑里少年击贼，堕坎塹，幸不死。乃走江都，习贾，屡致千金，辄散之。既乃折节读书，傲居董相祠，高不见之节。王士禛官扬州，以诗先，遂定交，称莫逆焉。时左赞善徐乾学方激扬士类，才俊满门，枝蔚弗屑也。以布衣举鸿博，自陈衰老，乞还山，遂不应试，授内阁中书。著溉堂集，诗词多激壮之音，称其高节。

李念慈，字妃瞻，泾阳人。顺治十五年进士，以河间府推官改知新城县。坐逋赋罢。会有荆襄之役，叙运饷劳，再起，补天门。与枝蔚同举鸿博，试不中选。喜游，好吟咏。有谷口山房集。施闰章称其雄爽之气勃勃眉宇，盖秦风而兼吴、楚者。

丁炜，字瞻汝，晋江人。诸生。工诗，有吏才。顺治十二年，定远大将军济度统师取漳州，诏便宜置郡县吏，得试士幕下，拔炜第一。授漳平教谕，迁知直隶献县，内擢户部主事。时议税闽盐，炜力陈不可，事得寝。由郎中出为赣南分巡道。闽人佃赣者乘乱劫略，号“田贼”，捕治之，民情大洽。迁湖北按察使，脱重囚为盗诬者二十余人於狱。寻坐事谪官，居武昌，未发，武昌卒夏包子作乱，胁使署。巡抚以死拒，东走安庆，乞师巡抚杨素蕴。事平，降补知府云南。会素蕴移抚湖广，以炜事闻，复按察职。俄以疾归。

炜论诗，以为诗贵合法，然法胜则离；贵近情，然情胜则俚。故其为诗，力追三唐、汉、魏。无诡薄之失。有问山集。

林侗，字同人，闽人也。县贡生。喜金石。卒，年八十八。弟佶，字吉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官中书，工楷法。文师汪

琬，诗师陈廷敬、王士禛。此三人集皆佶手缮付雕，精雅为世所重。家多藏书，徐乾学辑经解，朱彝尊选明诗，皆就传钞。有朴学斋集。

黄任，字莘田，永福人。工书。口辩若悬河。有砚癖，以举人令四会，罢官归，惟砚石压装。诗清新刻露，有香草斋集。乾隆二十七年，重宴鹿鸣。卒，年八十馀。

郑方坤，字则厚，建安人。雍正元年进士。为令邯郸，屡擢至山东兖州知府。时禁人口出海，抵奉天而未入籍者，悉勒还本土。方坤适知登州，以为司牧者但当严奸宄之防，不得闭其谋生之路，为白大吏，弛其禁。调武定，能尽心赈务。兖州饥，复移治之。方坤记诵博，诗才凌厉，与兄方城齐名。有蔗尾集，又著经稗、五代诗话、全闽诗话、国朝诗人小传。

黄与坚，字廷表，太仓人。幼有奇慧，八岁，酷好唐人诗，录小本，怀袖中讽诵之。已而究心经术，遍读周、秦古书。性落落，与人交有终始。顺治十六年进士，后举鸿博，授编修，迁赞善，分修明史及一统志。寓居委巷，寂寞著书，如穷愁专一之士。有忍菴集。

吴伟业选“娄东十子”诗，以与坚为冠。十子者，周肇、许旭、王撰、王攄、王昊、王揆、王忭、王曜升、顾湄也。肇诗曰东冈集，旭曰秋水集，撰曰三馀集，攄曰芦中集。

昊，为世贞后，有文藻，下笔如宿构。康熙十八年，召试，授官正字。所著曰硕园集。揆，顺治中进士，所著曰芝廬集。忭曰健菴集，曜升曰东皋集。

湄，字伊人，亦太仓人。事母以孝闻，父梦麟，长於毛、郑之学，湄传其业。尤工诗，清丽婉约，陈瑚以为过元人。其诗曰水乡集。

吴雯，季天章，蒲州人，原籍辽阳。父允升，任蒲州学政，

卒官，遂家焉。雯少朗悟，记览甚博，尤长於诗。游京师，父执刘体仁、汪琬皆激赏之。王士禛目为仙才。尝与叶方霫同直，诵其警句，方霫下直即趋访，名大噪。大学士冯溥出扇索诗，雯大书二绝句答之，其坦率类是。卒以不遇，不悔也。试鸿博不中选。后居母忧，以毁卒。雯著莲洋集，诗体峻洁，有其乡人元好问之风。据名山记莲洋村在华岳下，取以名集。

陶季，宝应人。初名澂，字季深，以字行，复去其一，称曰陶季。负异才，锋颖踔厉。游燕、赵、齐、鲁之郊，逾太行，浮湘、沅，所至皆有诗。士禛删定其客滇南、闽中诸诗，以高岑、龙标相况。先是诏举鸿博，公卿争欲荐，季辞不就，以布衣终。有湖边草堂集及舟车集。

梅清，字瞿山，宣城人，宋梅尧臣后也。清英伟豁达，自力於学，以淹雅称。顺治十一年举人，试礼部不第。朝士争与之交，王士禛、徐元文尤倾倒焉。诗凡数变，自订天延阁前后集。年七十馀，复合编瞿山诗略。书法仿颜真卿、杨凝式。画尤盘薄多奇气。尝作黄山图，极烟云变幻之胜，为当时所重。同族有梅庚者，生后於清。善八分书，亦工诗画，与清齐名。

庚，字耦长。少孤，承其祖鼎祚、父朗中之传，益昌大之。施闰章见其诗，引为忘年交。康熙二十年举人，为朱彝尊所得士。性狷介，客游京师，不妄投一刺。士禛主礼闈，庚复被黜，士禛赠诗引为恨也。后知泰顺县，有惠政，民德之。

冯景，字山公，钱塘人。国子监生。善属文，千言立就。康熙时游京师，侍郎项景襄、金鼐皆遣子弟从受学。会营宫室，求楠木梁不得，有请以他木易国子监彝伦堂梁者。景上书尚书魏象枢，极陈不可，事得寝。由是冯太学生之名盛传京师。大学士索额图召欲见之，谢不往。归馆淮安邱象随家垂十年。宋荦抚江苏，礼致幕府，或纳金求为缓颊，峻却之，人益钦其品。

景笃师友风义，与仁和汪煜、汤右曾交最笃。二人为给事中，多所论列，亦由景数责善有以激厉之也。王士禛转左都御史，景以受知士禛，冀其大有匡济，为书讽之。景虽布衣，不求仕进，而未尝忘当世之务。在淮安时，有水患，汤斌奉诏北上，作书陈灾状及所以致患之由，斌见书嗟赏，又尝称其文为不朽。其著述多佚，今存者解春集。

邵长蘅，字子湘，武进人。十岁补诸生，因事除名，旋入太学。工诗，尤致力古文辞，陶鍊雅正。与景同客荦幕，长蘅亦觥觥持古义，无所贬损，时论贤之。著有青门稿。

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明太常卿应麟曾孙。父晋珪，诸生，以孝闻。宸英绩学工文辞，闳博雅健。屡蹶於有司，而名达禁中。圣祖目宸英及朱彝尊、严绳孙为海内三布衣。侍读学士叶方霫荐应鸿博，后期而罢。方霫总裁明史，又荐充纂修，食七品俸，分撰刑法志。极言明诏狱，廷杖，立枷，东、西厂之害，辞甚愷至。尚书徐乾学领一统志事，设局洞庭东山，疏请宸英偕行。久之，举顺天乡试。三十六年，成进士。廷对李蟠第一，严虞惇第二，帝识宸英手书，亲拔置第三人及第，授编修，年七十矣。明年，副蟠典试顺天，蟠被劾遣戍，宸英亦连坐。事未白，卒狱中。

宸英性孝友。与人交，坦夷而不阿。祭酒翁叔元劾汤斌伪学，遽移书责之。著湛园集、苇间集。书法得锤、王遗意，世颇重之。

虞惇，字赞成，常熟人。幼能背诵九经、三史。既官翰林，馆阁文字多出其手。科场狱兴，虞惇诸子是科获隼，考官蟠、宸英皆其同年友。用是罢吏议镌级，閒居数年。起大理寺寺副，平反内务府杀人移狱被诬者，累迁太仆寺少卿，卒官。著有读诗质疑。江南人刻其文曰严太仆集，以继明归太仆云。

黄虞稷，字俞邵，上元人，本籍晋江。七岁能诗。以诸生举鸿博，遭母丧，不与试。左都御史徐元文荐修明史，又修一统志，皆与宸英同。家富藏书。著千顷堂书目，为明史艺文志所本。

性德，纳喇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明珠子也。性德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数岁即习骑射，稍长工文翰。康熙十四年成进士，年十六。圣祖以其世家子，授三等侍卫，再迁至一等。令赋乾清门应制诗，译御制松赋，皆称旨。俄疾作，上将出塞避暑，遣中官将御医视疾，命以疾增减告。遽卒，年止三十一。尝奉使塞外有所宣抚，卒后，受抚诸部款塞。上自行在遣中官祭告，其眷睐如是。

性德乡试出徐乾学门。与从掣讨学术，尝哀刻宋、元人说经诸书，书为之序，以自撰礼记陈氏集说补正附焉，合为通志堂经解。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尝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即绘小像，仿其衣冠。坐客期许过当，弗应也。乾学谓之曰：“尔何似王逸少！”则大喜。好宾礼士大夫，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曰：“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

贞观，字梁汾，无锡人。康熙十一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工诗，自定集仅五言三十余篇，清微婉笃，上睇韦、柳；而世特传其词，与维崧及朱彝尊称词家三绝。清世工词者，往往以诗文兼擅，独性德为专长，仁和谭献尝谓为词人之词。性德后，又得项鸿祚、蒋春霖三家鼎立。

鸿祚，字莲生，钱塘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善词，上溯温韦，下逮周密、吴文英。撷精弃滓，以自名其家。屡应礼部试不第。卒，年三十八。自序忆云词，有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

春霖，字鹿潭，江阴人，寄籍大兴。咸丰中，官东台场盐大使。工词。时方乱离，傍徨沉郁，高者直逼姜夔。困於卑官，孤介忤时，益侘傺。舟经吴江，一夕暴卒。春霖慕性德饮水、鸿祚忆云，自署水云楼，即以名其词。

宗室文昭，字子晋，饶馀亲王阿巴泰曾孙，镇国公百绶子。辞爵读书，从王士禛游。工诗，才名藉甚。王式丹称其诗以鲍谢为胚胎，而又兼综众有，撷百家之精华，其味在酸咸之外。著有芻婴居士集、紫幢诗钞。

又宗室以诗名者，蕴端，初名岳端，字正子，号红兰主人，多罗安郡王岳乐子。封贝子。有玉池生稿。

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恪僖公拔都海子，蕴端从弟。封辅国将军。有问亭诗集。

永忠，字良辅，又字臞仙，多罗贝勒弘明子。辅国将军。有延芬室集。诗体秀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书异籍，必买之归，虽典衣绝食不顾也。

书诚，字实之，号樗仙，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六世孙，辅国将军长恆子。奉国将军。有静虚堂集。性慷慨，不欲婴世俗情。年四十，即托疾去官。邸有馀隙地，尽种蔬果，手执畚耨，从事习劳以为乐。

永諲，字嵩山，康修亲王崇安子。镇国将军。诗宗盛唐，书法赵文敏。晚年独居一室，不与人接。诗多散佚。

裕瑞，字思元，豫通亲王多铎裔。封辅国公。工诗善画，通西番语。常画鹦鹉地图，即西洋地球图。又以佛经自唐时流

入西藏，近日佛藏皆出一本，无可校讎。乃取唐古特字译校，以复佛经唐本之旧，凡数百卷。著有思元斋集。

赵执信，字仲符，益都人。从祖进美，官福建按察使，诗名甚著。执信承其家学，自少即工吟咏。年十九，登康熙十八年进士，授编修。时方开鸿博科，四方雄文绩学者皆集辇下，执信过从谈宴，一座尽倾。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尤相引重，订为忘年交。出典山西乡试，迁右赞善。二十八年，坐国恤中宴饮观剧，为言者所劾，削籍归。卒，年八十馀。

执信为人峭峻褊衷，独服膺常熟冯班，自称私淑弟子。娶王士禛甥女，初颇相引重。后求士禛序其诗，士禛不时作，遂相诟厉。尝问诗声调於士禛，士禛靳之，乃归取唐人集排比钩稽，竟得其法，为声调谱一卷。又以士禛论诗，比之神龙不见首尾，云中所露一鳞一爪而已，遂著谈龙录，云：“诗以言志，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意盖诋士禛也。说者谓士禛诗尚神韵，其弊也肤；执信以思路劂刻为主，其失也纤。两家才性不同，实足相资济云。执信所著诗文曰饴山堂集。

当是时，海内以诗名者推士禛，以文名者推汪琬。而嘉兴叶燮，字星期，其论文亦与琬不合，往复论难，互讥嘲焉。及琬歿，慨然曰：“吾失一诤友矣！今谁复弹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燮父绍袁，明进士，官工部主事，国亡后为僧。燮生四岁，授以楚辞，即成诵。康熙九年进士，选授宝应令。值三藩乱，又岁饥，民不堪苦。累以伉直失上官意，坐累落职。时嘉定知县陆陇其亦被劾，燮以与陇其同罢为幸。性喜山水，纵游宇内名胜几遍。年七十六，犹以会稽、五泄近在数百里独未游为憾。复裹粮往，归遂疾。逾年卒。寓吴时，以吴中论诗多猎范、陆皮毛，而遗其实，著原诗内外篇，力破其非。吴士始而訾警，久乃更从其说。著已畦诗文集。士禛谓其镕铸往昔，

独立起衰。

冯廷櫨，字大木，德州人。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授中书。幼有奇童之目，读书一览辄记，尤长於诗。尝充湖广副考官，试毕，登黄鹤楼，俯江、汉之流，南望潇湘、洞庭，慨然远想，赋诗百馀篇，识者以为骚之遗也。平生深契者惟执信，其诗孤峭亦相类，歿后散佚。其孙德培搜辑得五百篇，名冯舍人遗诗。

黄仪，字六鸿，常熟人。精輿地之学。尝以班固地志所载诸川，第详水出入，其中间经历之地，备著於水经，然读者非绘图不能了，乃反覆寻究，每水各为一图。凡都邑建署沿革、山川险易皆具焉，条缕分析，各得其理。阎若璩见之，叹曰：“酈道元千古后一知己也！”若璩尝问仪：“后汉志温县济水出，王莽时大旱，遂枯绝。是河南无济矣，何酈氏言之详也？”仪曰：“新莽时虽枯，后复见，酈氏所谓其后水流逢通，津渠势改，寻梁脉水，不与昔同是也。杜君卿乃不信水经，专凭彪志，窃以彪特纪一时灾变耳，非谓永不截河南过也。”徐乾学修一统志，仪与若璩、胡渭、顾祖禹任分纂，皆地学专家。仪又订正晋书地理志。兼工诗词，著有纫兰集。

郑元庆，字芷畦，归安人。通史传，旁及金石文字。李绂、张伯行雅重其学，欲荐於朝未得也。颜鲁公书湖州石柱记，元庆为之笺释，甚博瞻。又著湖录百二十卷，七易藁而后成，自谓平生精力殫於是书。平生慕郑子真之为人，自号郑谷口。晚更治经，其著书处名鱼计亭。著有周易集说、诗序传异同、礼记集说参同、官礼经典参同、家礼经典参同、丧服古今异同考、春王正月考、海运议。

查慎行，字悔馀，海宁人。少受学黄宗羲。於经邃於易。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康熙三十二年，举乡试。其后圣祖东巡，以大学士陈廷敬荐，诏诣行在赋诗。

又诏随入都，直南书房。寻赐进士出身，选庶吉士，授编修。时族子升以谕德直内廷，官监呼慎行为老查以别之。帝幸南苑，捕鱼赐近臣，命赋诗。慎行有句云：“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俄官监传呼“烟波钓徒查翰林”。时以比“春城寒食”之韩翃云。充武英殿书局校勘，乞病还。坐弟嗣庭得罪，阖门就逮。世宗识其端谨，特许於归田里，而弟嗣璫谪遣关西，卒於戍所。

嗣璫，字德尹。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官至侍讲。性警敏，数岁即解切韵谐声。诗名与慎行相埒。慎行著敬业堂集、周易玩辞集解，又补注苏诗，行於世。嗣璫著查浦诗钞、音类通考。

升，字仲韦。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少詹事。诗笔清丽。尤工书，似董其昌。有澹远堂集。

史申义，字叔时，江都人。少工诗，与同里顾图河齐名，称维扬二妙。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充云南乡试考官，改御史、礼科给事中，乞病归。王士禛以风雅诏后进，尝谓申义及汤右曾足传己衣钵，人称“王门二弟子”。在翰林时，圣祖以后进诗人询大学士陈廷敬，廷敬举申义、周起渭对，故又有“翰苑两诗人”之目。

起渭，字渔塘，贵阳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由检讨累迁詹事府詹事。诗才隽逸，尤肆力於苏轼、元好问、高启诸家。贵州自明始隶版图，清诗人以起渭为冠，而铜仁张元臣、平远潘淳亦并有诗名。

元臣，字志伊。康熙三十六年进士，由检讨累迁左谕德。有豆村诗钞。

淳，字元亮。康熙五十四年进士，官检讨。文安陈仪与同榜，一时咸推潘诗陈笔。有椽林诗集。

顾陈埏，字玉停，镇洋人。少有文名，尝得徐光启历书，

精求一月，通其术。康熙五十四年举人，以荐入湛凝斋修书。书成，议叙行人司行人。时外廷送算学三百馀员候试，圣祖亲策之，得七十二人，陈埏为冠。又充乐馆纂修。雍正元年，出使山东、浙江，还督通州仓。三年，以目疾乞归，闭门撰述，四方走书币乞文者踵至。性耿介，敦於内行。居丧不饮酒食肉，不处内。沈起元官河南，延主大梁书院，引范文正忧中掌学睢阳以劝；陈埏执象山责东莱故事，谢不往也。乾隆元年，诏起官，又举鸿博，及六年设乐部，复以洞晓音律宣召，皆辞不赴，时论高之。年七十，卒。

陈埏精字学、算学、乐律，时称三绝。尝造八矢注守图说，谓字学居六艺之末，声音，乐也，形体，书也，而口出耳入，手运目存，则皆有数焉。学士惠士奇、通政孙勳得其书，置酒延陈埏请其说。陈埏为言经声纬音开发收闭之旨，及每矢实义，一矢未发，则声不能出，字有所避，八矢尽而音定字死矣。二人叹为天授。少与同里王时翔为性命交，并工诗。娄东诗人大率宗吴伟业，陈埏序晚出，乃自辟町畦。著洗桐集、抱桐集。

何焯，字岷瞻，长洲人。通经史百家之学。藏书数万卷，得宋、元旧槧，必手加雠校，粲然盈帙。学者称义门先生，传录其说为义门读书记。

康熙四十一年，直隶巡抚李光地以草泽遗才荐，召入南书房。明年，赐举人，试礼部下第，复赐进士，改庶吉士。仍直南书房，授皇八子读，兼武英殿纂修。连丁内外艰。久之，复以光地荐，召授编修。尚书徐乾学、翁叔元争延致焯。寻遭讪，与乾学失欢，而叔元劾汤斌，焯上书请削门下籍，天下快之。圣祖幸热河，或以蜚语上闻，还京即命收系。尽籍其卷册文字，帝亲览之，曰：“是固读书种子也！”无失职舛望语，又见其草藁有手简吴县令卻金事，益异之。命还所籍书，解官，仍参

书局。六十一年，卒，年六十一。帝深悼惜，特赠侍讲学士。赠金，给符传归丧，命有司存恤其孤。

焯工楷法，手所校书，人争传宝。门人著录者四百人，吴江沈彤、吴县陈景云为尤著。

景云，字少章。博闻彊识，能背诵通鉴。年十七，汤斌抚吴，试士拔第一。应京兆试，不遇。馆籀邸三年，以母老辞归，遂不出，以诸生终。少从焯游，焯歿，独系吴中文献几二十年。著有读书纪闻及纲目、通鉴、两汉书、三国志、文选、韩、柳集皆有订误，共三十馀卷。文集四卷，亦简严有法。

子黄中，字和叔。诸生。父子皆长史学，而黄中尤以才略自负。举乾隆元年博学鸿词，入都上书，论用人、理财、治兵三端。大学士陈世倌韪其言。顷之，诏求骨鯁之士，如古马周、阳城者，世倌欲荐之，谢不应。胡天游傲睨群士，独推服黄中。示以文，每发其瑕璽，未尝有忤也。尝病宋史芜杂，别撰纪传表百七十卷。又著国朝谥法考、阁部督抚年表。其卒也贫不能葬，或贖以金，妻张氏固卻之，曰：“奈何以贫故，伤夫子义！”遂卖所居宅以营葬。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廩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先是门人尤云鶚刻名世所著南山集，集中有与余生书，称明季三王年号，又引及方孝标滇黔纪闻。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孝标已前卒，而苞与之同宗，又序南山集，坐是方氏族人及凡挂名集中者皆获罪，系狱两载。九卿覆奏，名世、云鶚俱论死。亲族当连坐，圣祖矜全之。又以大学士李光地言，宥苞及其全宗。申乔有清节，惟兴此狱获世讥云。名世为文善叙事，又著有子遗录，纪明末桐城兵变事，皆毁禁，后乃始传云。

列传二百七十二

文苑二

诸锦 沈廷芳 夏之蓉 厉鹗 汪沆 符曾 陈撰 赵昱 赵信 王峻
 王延年 何梦瑶 劳孝舆 罗天尺 苏珥 车腾芳 许遂 韩海 刘
 大槲 胡宗绪 王灼 李锴 陈景元 戴亨 长海 吴麟 曹寅 鲍珍
 高鹗 刘文麟 沈炳震 弟炳谦 炳巽 赵一清 曹仁虎 吴泰来
 黄文莲 胡天游 彭兆荪 袁枚 程晋芳 张问 陶王又 曾子复
 祝维诰 万光泰 维诰子喆 邵齐焘 王太岳 吴锡麒 杨芳灿 杨
 揆 吴鼐 徐文靖 赵青藜 汪越 朱仕琇 高澍然 蒋士铨 汪勳
 杨垕 赵由仪 吴嵩 梁乐钧 赵翼 黄景仁 吕星垣 杨伦 徐书受
 严长明 子观 朱筠 翁方纲 姚鼐 吴定 鲁九皋 陈用光 吴德旋
 宋大樽 钱林 端木国瑚 吴文溥 章诚 章宗源 姚振宗 吴兰庭
 祁韵士 张穆 何秋涛 冯敏昌 宋湘 赵希璜 法式善 孙原湘
 郭麟 恽敬 赵怀玉 黎简 张锦芳 张锦麟 黄丹书 吕坚 胡亦常
 张士元 张海珊 张履

诸锦，字襄七，秀水人。少时家贫陋，辄就读书肆，主人敬其勤学，恣所观览。顾嗣立为之延誉，名大起。雍正二年进士。乾隆初，试鸿博，授编修。闭门撰述，不诣权要。至左赞善，遂告归。著有毛诗说、飧礼补亡、夏小正注及绛跗阁集。

先是康熙己未徵博学鸿儒，得人称盛。高宗御极，复举行焉，内外荐达二百六十七人，试列一等者五人，锦第三；二十人。明年补试，续取四人，钱塘陈兆仑、仁和沈廷芳、高邮夏之蓉，皆试列二等者也。兆仑自有传。

廷芳，字晚叔。由监生举鸿博，授编修，迁御史。奏毁都

城智化寺内明阍王振造像及李贤所撰颂德碑，报可。出为登莱青道，迁河南按察使。廷芳少从方苞游，为文无纤佻之习。诗学本查慎行。著隐拙斋集及十三经注疏正字、续经义考等书。

之蓉，字芙裳。雍正十一年进士。举鸿博，以检讨典试福建，又督广东、湖南学政。其校士也，必以通经学古为先。

当时试一等者，刘纶居首，次则南城潘安礼、金坛于振、钱塘杭世骏；二等自兆仑等三人外，为无锡杨度汪，菏泽刘玉麟，休宁汪士煌、程恂，钱塘陈士璠，天台齐召南，会稽周长登。其续取者，一等宜兴万松龄，二等桐乡朱荃、南安洪世泽、石屏张汉，凡十九人。惟纶、玉麟官最显，而世骏、召南及兆仑尤知名於世云。

厉鹗，字太鸿，钱塘人。家贫，性孤峭，不苟合。始为诗即得佳句。於学无所不窥，一发之於诗。康熙五十九年，李绂典试浙江，得鹗卷，阅其谢表，曰：“此必诗人也！”亟录之。计偕入都，尤以诗见赏汤右曾。再试礼部不第。乾隆元年，举鸿博，误写论置诗前，又报罢。其后赴都铨，行次天津，留友人查为仁水西庄，觞咏数月，不就选，归。卒，年六十一。

鹗搜奇嗜博。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富藏书，鹗久客其所，多见宋人集，为宋诗纪事一百卷。又南宋画院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诸书，皆博洽详赡。诗刻鍊，尤工五言，有自得之趣。诗馀亦擅南宋诸家之长。先世本慈谿，徙居钱塘，故仍以四明山樊榭名其集云。鹗尝与赵信、符曾等人各为南宋杂事诗一百首，自采诸书为之注，徵引浩博，考史事者重之。

汪沆，字师李。少从鹗受诗，亦试鸿博报罢。其后大学士史贻直将以经学荐，以母老辞。

同时浙江举鸿博未录用者，符曾，字幼鲁。官户部郎中。鄞县陈撰最推服其诗。撰，字楞山，毛奇龄弟子。以布衣荐，

未就试。仁和赵昱，字功平。贡生。弟信，字辰垣。国学生。兄弟同举。家有池馆之胜，喜购书。连江陈氏世善堂书散出，皆归之。

王峻，字良斋，常熟人。少与同里宋君玉师事陈祖范，一时并称王宋。雍正二年进士，授编修。历典浙江、贵州、云南乡试。乾隆初，改御史，拜官甫三日，劾左都御史彭维新矫诈苛鄙，直声震都下。以母忧去官，遂不出。主讲安定、云龙、紫阳书院。其学长於史，尤精地理。尝以水经正文及注混淆，欲一一釐定之，而补唐以后水道之迁变，及地名之同异，为水经广注，手自属稿，未暇成也。惟成汉书正误四卷。钱大昕谓驾三刘氏、吴氏刊误上也。书法樵李北海，所书碑碣盛行於时。

王延年，字介眉，钱塘人。雍正四年举人。乾隆初，举鸿博，后官国子监学政。十七年，会试，以耆年晋司业，赐翰林院侍讲衔。延年史学洽熟，尝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原书不言田制，则度地居民之法亡；不言漕运，则凿渠引河之利塞；不言府兵，则耕牧战守之功隳。至於耶律鹵张辽海，而陈邦瞻书不究其终；党项虎视河、湟，薛应旂书不详其始。绍建安者又如此，不可不亟正之也。杭世骏序之，比延年於唐杜君卿、宋刘中原父云。晚年，大学士蒋溥、刘统勋皆以经学荐，又自进呈所著书，上嘉许焉。

何梦瑶，字报之，南海人。惠士奇视学广东，一以通经学古为教。梦瑶与同里劳孝舆、吴世忠，顺德罗天尺、苏珥、陈世和、陈海六，番禺吴秋一时并起，有“惠门八子”之目。雍正八年成进士，出宰粤西，治狱明慎，终奉天辽阳知州。性长於诗，兼通音律算术。谓蔡元定律吕新书，本原九章，为之训释。更取御制律吕正义研究八音协律和声之用，述其大要。参以曹廷栋琴学，为书一编。时称其决择精当。又著算迪，述梅

氏之学，兼阐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之旨。江藩谓近世为此学者，知有法，不知法之所以然；知之者，惟梦瑶也。

孝舆，字阮斋。乾隆元年，召试鸿博，未用。以拔贡生廷试第五，出为黔中令。治古州屯务，足茧万山中。将去，民攀辕曰：“公劳苦以衣食我！”皆泣下。历锦屏、龙泉、镇远诸邑，皆有绩。卒於官。

天尺，字履先。年十七，应学使试。士奇手录其赋、诗示诸生，名大起。徵鸿博，念亲老不就，以举人终。雍正时修一统志，与孝舆同纂粤乘。孝舆忤俗，被口语，天尺力白之。所居里曰石湖，世以前有范石湖，因称后石湖以别之云。

珥，字瑞一。为文长於序记，诗有别趣，书法亦工。惠士奇称之曰“南海明珠”。举鸿博，以母老，辞不试。乾隆初乡举，一试礼部，遂不出。

时粤东举鸿博者，又有番禺车腾芳，字图南。康熙末，与里人许遂同徵。至京后期，即乞终养归。后为海丰学官。学使吴鸿雅重之，尝从容问其诸子颇有应试者乎，腾芳以皆失学对，吴益叹异焉。

遂，字扬云。康熙中举人。为清河令，蠲逋赋，民德之。坐事去职。巡抚荐应鸿博，格於部议，未试归。

韩海，字伟五，亦番禺人也。雍正十一年进士，官封川教谕。大府欲荐应鸿博，海赋诗以见志，大府览诗愕然，遂不复强。海亦旋卒。

刘大櫟，字才甫，一字耕南，桐城人。曾祖日耀，明末官歙县训导，乡里仰其高节。其后累世皆为诸生，至大櫟益有名。始年二十馀入京师，时方苞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谒者不轻许与，独奇赏大櫟。雍正中，两登副榜，竟不获举。乾隆元年，苞荐应词科，大学士张廷玉黜落之，已而悔。十五年，特以经

学荐，复不录。久之，选黟县教谕，数年告归。居枞阳江上不复出，年八十三，卒。

大櫨修幹美髯，能引拳入口。纵声读古诗文，聆其音节，皆神会理解。桐城自方苞为古文之学，同时有戴名世、胡宗绪。名世被祸，宗绪博学，名不甚显。大櫨虽游苞门，传其义法，而才调独出，著海峰诗文集。姚鼐继起，其学说盛行於时，尤推服大櫨。世遂称曰“方刘姚”。

宗绪，字袭参。康熙末，以举人荐充明史馆纂修。雍正八年进士，授编修，迁国子监司业。少孤贫，母潘苦节，课之严而有法。感愤励学，自经史以逮律历、兵刑、六书、九章、礼仪、音律之类，莫不研究。著易管、洪范皇极疑义、古今乐通、律衍数度衍参注、昼夜仪象说、岁差新论、测量大意、梅胡问答、九九浅说、正字通芟误、正蒙解、大学讲义、方輿考、南河北河论、胶莱河考、台湾考、两戒辨、苗疆纪事等书。自为诗文曰环隅集，古藻过大櫨。大櫨同邑门人自姚鼐外推王灼。

灼，字滨麓。乾隆五十一年举人，选东流教谕。尝馆於歙，与金榜、程瑶田及武进张惠言诸人相友善。一日见惠言黄山赋，曰：“子之才可追古作者，何必托齐、梁以下自域乎！”惠言遂弃俚体为古文。灼所著悔生诗文钞，鲍桂星为刊行焉。

李锴，字铁君，汉军正黄旗人。祖恆忠，副都统。湖广总督辉祖子。锴娶大学士索额图女，家世贵盛，其於荣利泊如也。性友爱，兄伊山、祈山仕不遂，锴省伊山戍所，累月乃归。祈山罢官还，无宅，以己屋授之，并鬻产为清宿逋。尝一充官库笔帖式，旋弃去。乾隆元年，举鸿博，未中选。十五年，诏举经学，大臣交章论荐，以老疾辞。少好山水，游所至，务穷其奇。苦嗜茗，为铁铛瓦缶，一奴负以从。客江南，尝月夜挟琴客泛舟采石，弹大雅之章，扣舷和之，水宿者皆惊起，人莫

测其致也。错既以屋让兄，乃筑室盘山麇青峰下，闭户耽吟，罕接人事。岁一至城中，一二日即去。居盘山二十载而歿。诗古奥峭削。著睫巢集，又著原易及春秋通义、尚史。

陈景元，字石闾，汉军镶红旗人。诗拟孟郊、贾岛。有石闾集。与戴亨、长海为“辽东三老”。

亨，字通乾，号遂堂，沈阳人，原籍钱塘。父梓，以事戍辽，见艺术传。亨，康熙六十年进士。官山东齐河县知县，以抗直忤上官，解组去。寄居京师，家益贫，晏如也。为人笃於至性，不轻然诺，夙敦风义。其诗宗杜少陵，上溯汉、魏，卓然名家。有庆芝堂诗集。

长海，字汇川，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镇安将军玛奇子。例予廕，长海不就。檄补户部库使，又逃，曰：“库使司帑藏，岁丰入，惧焉。逃死，非逃富贵也。”其母贤，听之，遂布衣终其身。冲远任真，趣无容心。博古多识，嗜金石书画，当意则倾囊购之。尝袭裘行吊，解裘以济戚丧。归涂未见未见书，买之，复解其衣。由是中寒疾，乃夷然曰：“获多矣！”中岁爱易水雷溪之胜，筑大菴，因以为号。晚入京居委巷，又颜其阁曰“玉衡”，悬画四壁，对之吟讽。其诗矩矱古人，而不胶於固，断句尤冠绝一时。论诗以性情为主，举靡丽之习而空之。有雷溪草堂诗。乾隆九年，卒，年六十有七。

辽东以诗文名者，又有吴麟，字子瑞，号晚亭，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四十九年举人，授内阁中书。与错同举鸿博，与修明史，纂本纪，充明史纲目纂修官。善诗文，兼工山水。著有黍谷山房集。

曹寅，字棟亭，汉军正白旗人，世居沈阳，工部尚书玺子。累官通政使、江宁织造。有棟亭诗文词钞。

鲍珍，字冠亭，秘书院大学士鲍承先裔。乾隆初，官嘉兴

海防同知。有道腴堂全集。

高鹗，字兰墅，亦汉军旗人。乾隆六十年进士。有兰墅诗钞。至道光年则有刘文麟，字仙樵，辽阳人。九岁能诗。以进士用广东知县，总督林则徐器之。权平远，兼长乐。俗悍，喜械斗，文麟甫任，单舆遽入解之，众罗拜，皆释兵，俗为之易。补文昌，丁忧。再选河南沈丘。时患匪，设方略擒其渠，盗贼息迹。以忤上官劾降，遂归，主沈阳书院。论诗以婉至为宗，语必有寄托。英光伟气，一发之於诗。论者谓足继辽东三老。有仙樵诗钞。其门人王乃新，字雪樵，承德人。亦能诗，有雪樵诗牘。

沈炳震，字东父，归安人。少喜博览，读史於年月世系，人所忽者，必默识之。尝著新旧唐书合钞，纪传以旧书为纲，分注新书为目；旧志多舛略，则以新书为纲，分注旧书为目。又补列方镇表，拜罢承袭诸节目，积数十寒暑乃成。又著二十四史四谱：一纪元，二封爵，三宰执，四谥法。其体出於表历，而变其旁行斜上为标目。乾隆元年，与弟炳谦皆以贡生试鸿博，报罢。逾年，卒，年五十九。卒后六年，侍郎钱陈群奏进其唐书合钞，诏付书局，采录唐书考证中。

炳谦，字幼孜，炳震季弟也。次弟炳巽，字绎旃。著水经注集释订譌，据明黄省曾刊本，以己意校定之。遍检古籍，录其文字异同者，间附诸家考订之说。州县沿革，则悉以今名释焉。初未见朱谋韦本，后求得，多与之合。同时治水经者，有全祖望、赵一清。

一清，字诚夫，仁和人。国子监生。父昱，季父信，见厉鹗传。一清禀其家学，博极群书。水经注传写讹夺，欧阳玄、王祚称其经、注混淆，祖望又谓道元注中有注。一清因从其说，辨验文义，离析之，使文属而语不杂。又唐六典注称桑钦所引

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今少二十一水。考崇文总目，水经注三十六卷，盖宋代已佚其五卷。此二十一水，即在所佚中。於是杂采他书，证以本注，得滏、洛等十八水。又分瀑水、瀑馀水，清、浊漳，大小辽水，增多二十一，与六典注合。为水经注释，又成水经笺刊误，以正朱谋 韦之失。方观承督直隶，撰直隶河渠志，一清所草创，而戴震要删之。其自著有东潜文集。

曹仁虎，字来殷，嘉定人。少称奇才。乾隆二十二年，南巡，献赋，召试列一等，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二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每遇大礼，高文典册，多出其手。擢右中允，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讲学士。五十一年，视学粤东。方按试连州，闻母讣，酷暑奔丧，昼夜号泣，竟以毁，卒於途。

仁虎以文字受主知，声华冠都下，屡典文衡。诗宗三唐，而神明变化，一洗粗率佻巧之习。格律醇雅，酝酿深厚，为一时所推。著有宛委山房诗集、蓉镜堂文稿。与王鸣盛、王昶、钱大昕、赵文哲及吴泰来、黄文莲称“吴中七子”。鸣盛等四人皆自有传。

泰来，字企晋，长洲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用内阁中书。乞病归，筑遂初园於木渎。藏书多宋、元善本。毕沅延主关中及大梁书院，与洪亮吉辈往还唱和。其诗一本渔洋，著有净名轩、砚山堂等集。

文莲，字芳亭，上海人。官知县，有听雨集。

胡天游，字稚威，山阴人，初姓方，名游。副榜贡生。乾隆元年，尚书任兰枝荐举鸿博，次年补试，鼻衄大作，投卷出。时四方文士云集京师，每置酒高会，分题命赋，天游辄出数千言，沉博绝丽，见者咸惊服。性耿介，公卿欲招致一见，不可

得。后举经学，再报罢。客山西，卒。著有石笥山房集。

自言古文学韩愈，然往往涩险似刘蜕，非其至也。俚体文自三唐而下，日趋颓靡。清初陈维崧、毛奇龄稍振起之，至天游奥衍入古，遂臻极盛。而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辈继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后数十年而有镇洋彭兆荪，以选声鍊色胜，名重一时。

兆荪，字湘涵。少有才名，久困无所遇。举道光元年孝廉方正。胡克家为江苏布政使，客其所。时总督以国用不足议加赋，兆荪为克家力陈其不可，事得寝。又偕顾广圻同校元本通鉴及文选，世称其精槩。晚依曾燠两淮盐运使署。著小谟觴馆集，燠为点定之。

袁枚，字子才，钱塘人。幼有异禀。年十二，补县学生。弱冠，省叔父广西抚幕，巡抚金鉞见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遂疏荐之。时海内举者二百余人，枚年最少，试报罢。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改知县江南，历溧水、江浦、沭阳，调剧江宁。时尹继善为总督，知枚才，枚亦遇事尽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枚不以吏能自喜，既而引疾家居。再起发陕西，丁父忧归，遂牒请养母。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名流造请无虚日，诙谐跌宕，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笃於友谊，编修程晋芳死，举借券五千金焚之，且恤其孤焉。

天才颖异。论诗主抒写性灵，他人意所欲出，不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著随园集，凡三十余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然枚喜声色，其所作亦颇以滑易获世讥云。卒，年八十二。

晋芳，字鱼门，江都人。家世业鹺。乾隆初，两淮殷富，程氏尤奢侈。晋芳独好儒，购书五万卷，不问生产，罄其贖。少问经义於从父廷祚，学古文於刘大櫟。而与袁枚、商盘诸人往复唱和，甚相得也。乾隆七年，召试，授中书。十七年，成进士，以吏部员外郎为四库馆纂修，书成改编修。晚岁益穷，官京师至不能举火。就毕沅谋归计，抵关中一月卒，年六十七。晋芳於易、书、诗、礼皆有撰述，又有诸经答问、群书题跋、戴园诗文集。

张问陶，字仲冶，遂宁人，大学士鹏翮玄孙。以诗名，书画亦俱胜。乾隆五十五年进士，由检讨改御史，复改吏部郎中。出知莱州府，忤上官意，遂乞病。游吴、越，未几，卒於苏州。始见袁枚，枚曰：“所以老而不死者，以未读君诗耳！”其钦挹之如此。著有船山集。

兄问安，字亥白。举人。家居奉母，淡於荣利。其诗才超逸，与问陶有二难之目。

王又曾，字受铭，秀水人。乾隆十六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同县钱载论诗宗黄庭坚，务隄深凿险，不墮白科。又曾与朱沛然、陈向中、祝维诰和之，号“南郭五子”。又有万光泰、汪孟鋈、仲鈞皆与同时相镞砺，力求捐弃尘壘，毋一语相袭取。为诗不异指趣，亦不同体格。时目为秀水派，而又曾与维诰、光泰尤工。

又曾卒，其子复乞载定其诗，号丁辛老屋集。毕沅为之序，谓於汉、魏、六朝及唐、宋诸家外，能融会变化自成一家，取材於众所不经见，用意於前人所未发，尤又曾所独到云。

维诰，字宣臣。乾隆三年举人，官内阁中书。有绿谿诗钞。光泰，字循初。乾隆元年举人。有柘坡居士集。维诰诗，全祖望称其俊雅，李锴称其醇静。光泰诗，杭世骏称其秀朗，载亦

称其绮丽。盖虽宗庭坚，而锻鍊精到，绝无西江槎枒诘屈之习。沛然，举人，知高安县，卒官。向中客死凉州，诗传者差少。孟錡，进士，吏部主事；仲鈞，举人：皆有集。而复与载子世锡，维诰子喆相与称。诗守家法。世锡已见载传，有麇山老屋集。

复，字敦初。官河南鄱陵知县。有树萱堂、晚晴轩二集。沅采入吴会英才集。

喆，字明甫。乾隆二十五年举人。有西涧诗钞。

孟錡子如洋，乾隆四十五年会试，廷试皆第一，亦与复等唱和。

邵齐焘，字叔六，昭文人。幼异敏，甫受书即能了大义。乾隆七年进士，以编修居词馆十年。尝献东巡颂，时称班、扬之亚，群公争欲致门下。齐焘意度夷旷，殊落落也。年三十六，即罢归，自颜其室曰“道山禄隐”。主常州龙城书院，洪亮吉、黄景仁皆从受学。善为俚体文，气格排鼻，意欲矫陈维崧、吴绮、章藻功三家之失。卒，年五十有二。著玉芝堂集。

王太岳，字基平，定兴人。齐焘同年进士，授检讨。由侍读出补甘肃平庆道，调西安，迁湖南按察使。调云南，擢布政使，坐事落职。命充四库馆总纂官。四十三年，仍授检讨。后迁司业，卒。太岳莅官有惠政，尤留心水利，与齐焘最善，骈文清刚简直亦相近。有清虚山房集。

吴锡麒，字穀人，钱塘人。性至孝。乾隆四十年进士，授编修。累迁祭酒，以亲老乞养归。主讲扬州安定乐仪书院。锡麒工应制诗文，兼善倚声。浙中诗派，前有朱彝尊、查慎行，继之者杭世骏、厉鹗。二人殁谢后，推锡麒，艺林奉为圭臬焉。著有正山房集。全椒吴鼐尝辑录齐焘、亮吉、锡麒及刘星炜、袁枚、孙星衍、孔广森、曾燠之文为八家四六云。此八家外，

有金匱楊芳燠，與弟揆並負時名。

芳燠，字蓉裳。母夢五色雀集庭樹而生。詩文華瞻，學使彭元瑞大異之。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廷試得知縣，補甘肅之伏羌。回民田五反，縣民馬稱驥應之。未發，芳燠從稱驥甥馬映龍偵得，立捕斬之，因城守。賊奄至，以無應，解圍去。憾映龍泄其謀，揚言映龍故與通，約五日後獻城也。阿桂逮映龍，將殺之，卒以芳燠言得免。叙功，擢知靈州，顧不樂外吏，入賞為戶部員外郎。與修會典，益務記覽。為詞章，嘗曰：“色不欲麗，氣不欲縱，沉博奧衍，斯駢體之能事矣。”丁母憂，貧甚，鬻書以歸。著芙蓉山館詩文鈔。

揆，字荔裳。乾隆中，召試舉人，授中書。從福康安征衛藏。官至四川布政使。有藤花館稿。

鼐，字山尊。嘉慶四年進士，終侍講學士。以母老告歸，主讲揚州。亦長駢體，有夕蔡書屋集。

徐文靖，字位山，當塗人。父章達，以孝義稱鄉里。文靖務古學，無所不窺。著述甚富，皆援據經史。雍正改元，年五十七，始舉江南鄉試。侍郎黃叔琳典試還朝，以得三不朽士自矜，蓋指文靖及任啟運、陳祖范也。乾隆改元，試鴻博，不遇。詹事張鵬翀以所著山河兩戒考、管城碩記進呈，賜國子監學正。十七年，徵經學，入都。會開萬壽恩科，遂與試，年八十六，以老壽賜檢討，給假歸。卒，年九十餘。其所著又有周易拾遺、禹貢會箋、竹書統箋諸書。

趙青藜，字然一，涇縣人。九歲能文，乾隆元年，舉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充浙江鄉試考官。遷御史，再充浙江考官，母憂歸，服闋，還台，又充湖南考官。在台前後五年，有直聲。如請清屯田、歸運丁、弛米禁、濟民食、提耗羨歸公、興西北水利；又劾總督高斌、侍郎周學健奏開捐例，啟言利之

端，为害甚大。所言能持大体，不为激切之论。寻以耳疾乞休，年八十馀，卒。青藜外和内严，以不欺为主。受古文义法於方苞，苞称及门中如青藜者，可信其操行之终不迷。著有漱芳居集，读左管窥，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穿穴甚深。

先是青藜同郡以史学称者，推南陵汪越，字师退。康熙四十四年举人。食贫励节，守令咸折节致敬。不妄干谒。著绿影草堂集，冲淡典博。其读史记十表，排比旧文，钩稽微义，所得尤多。

朱仕琇，字斐瞻，建宁人。资性朗悟，而记诵拙，日可数十言，援笔为文辄立就。从南丰汪世麟学古文，临别请益，世麟曰：“子但通习诸经，则世无与抗矣。”仕琇惊诧其言，遂以己意求之经传，旁及百家诸子书，一以昌黎为宗。副都御史雷鋹见其文，叹为醇古冲澹，近古大家，自是名大著。乾隆九年，举乡试第一。逾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出知夏津县，民为之谣曰：“夏津清，我公能。”在任七年，以河决，改福宁府学教授。归，主鳌峰讲席者十年，卒，年六十六。

仕琇以古文辞自力，其意欲追古之立言者。以为清穆者惟天，澹泊者惟水，含之咀之，得其妙以为文者惟人。尝与友人书曰：“为文在先高其志。其心有以自得，则吾心犹古人之心也，以观古人之言，犹吾言也。然后辨其是非焉，究其诚伪焉，定其高下焉，如黑白之判於前矣。於是顺其节次焉，还其训诂焉，沉潜其义蕴焉，调和其心气焉，久则自然合之，又久则变化生之。於是文之高也，如累土之成台，如鸿渐之在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仕琇与大兴朱筠及弟珪友善，筠推服其文甚至。著梅崖文集。

福建古文之学自仕琇。其后再传有高澍然，字雨农，光泽人。嘉庆七年举人，授内阁中书。未几，移病归。研说经传，

尤笃嗜昌黎集。其文陈义正，言不过物，高视尘壒之表。名不如仕琇，要其自得之趣，有不求人知能自树立者。著春秋释经、论语私记、韩文故及抑快轩文集。

蒋士铨，字心馀，铅山人。家故贫，四岁，母鍾氏授书，断竹箴为点画，攒簇成字教之。既长，工为文，喜吟咏。由举人官中书。乾隆二十二年，成进士，授编修。文名籍甚，裘曰修、彭元瑞并荐其才。旋乞病归。帝屡从元瑞询之，元瑞之士铨母老对。帝赐诗元瑞，有“江西两名士”之句。士铨感恩眷，力疾起补官，记名以御史用。未几，仍以病乞休，遂卒，年六十二。

士铨赋性悱恻，以古贤者自励，急人之难如不及。诗词雄杰，至叙述节烈，能使读者感泣。著忠雅堂集。少时与武宁汪軫、南昌杨垕为昆弟交，出入必偕，财物与共。

軫，字鱼亭，优贡生。垕，字子载，举人，本天全六番招讨宣慰使孙，雍正初，改土归流，安置江西，遂为南昌人。诗名与軫相埒。士铨甚推服之。同时有南丰赵由仪，字山南。与士铨等并称四子。其后继起者，曰东乡吴嵩梁、临川乐钧。

嵩梁，字兰雪。以举人官中书，选知黔西州。著香苏山馆集。声播外夷，朝鲜吏曹判书金鲁敬以梅花一瓮供奉之，称为诗佛。日本贾人斥四金购其诗扇。其名重如此。

钧，初名官谱，字元淑。嘉庆六年举人。与嵩梁同为翁方纲弟子。著青芝山馆集。

赵翼，字耘松，阳湖人。生三岁能识字，年十二，为文一日成七篇，人奇其才。乾隆十九年，由举人中明通榜，用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大学士傅恆尤重之。二十六年，复成进士，殿试拟一甲第一，王杰第三。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遂拔杰而移翼第三，授编修。

后出知镇安府。粤民输穀常社仓，用竹筐，以权代概。有司因购马济滇军，别置大筐敛穀，后遂不革，民苦之。翼听民用旧筐，自权，持羨去，民由是感激，每出行，争肩舆过其村。先是镇民付奉入云南土富州为奸，捕获百余人，付奉顾逸去，前守以是罢官。已而付奉死，验其尸良是。总督李侍尧疑其为前守道地，翼申辨，总督怒，劾之。適朝廷用兵缅甸，命翼赴军赞画，乃追劾疏还。傅恆既至滇，经略兵事，议以大兵渡戛鸠江，别遣偏师从普洱进。翼谓普洱距戛鸠江四千馀里，不如由江东岸近地取猛密，如其策入告。其后戛鸠兵遭瘴多疾病，而阿桂所统江东岸一军独完，卒以蕞事。寻调守广州，擢贵西兵备道。以广州讞狱旧案降级，遂乞归，不复出。

五十二年，林爽文反台湾，侍尧赴闽治军，邀翼与俱。时总兵柴大纪城守半载，以易子析骸入告。帝意动，谕大纪以兵护民内渡。侍尧以询翼，翼曰：“总兵欲内渡久矣，惮国法故不敢。今一弃城，则鹿耳门为贼有，全台休矣！即大兵至，无路可入。宜封还此旨。”侍尧悟，从之，明日接追还前旨之谕，侍尧膺殊赏；而大将军福康安续至，遂得由鹿耳门进兵破贼，皆翼计也。

事平，辞归，以著述自娱。尤邃史学，著廿二史劄记、皇朝武功纪盛、陔馀丛考、檐曝杂记、瓯北诗集。嘉庆十五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卒，年八十六。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而翼有经世之略，未尽其用。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为，亦其才优也。

其同里学人后於翼而知名者，有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黄景仁、杨伦、吕星垣、徐书受，号为“毗陵七子”。亮吉、星衍、怀玉自有传。

景仁，字仲则，武进人。九岁应学使者试，临试犹蒙被索

句。后以母老客游四方，觅升斗为养。朱筠督学安徽，招入幕。上巳修禊，赋诗太白楼。景仁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成数百言，坐客咸辍笔。时士子试当涂，闻使者高会，毕集楼下，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名大噪。尝自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遂游京师。高宗四十一年东巡，召试二等。武英殿书签，例得主簿。陕西巡抚毕沅奇其才，厚赏之，援例为县丞，铨有日矣，为债家所迫，抱病逾太行，道卒。亮吉持其丧归，年三十五。著两当轩集。子乙生，通郑氏礼，善书，早卒。

伦，字敦五。乾隆中进士，苍梧县知县。著有杜诗镜诠。

星垣，字叔诺，大学士官五世孙。乾隆五十年，辟雍礼成，进颂册，钦取等一名，选训导。后官河间县知县。有白云草堂集。

书受，副贡生。叶县知县。有教经堂集。

严长明，字道甫，江宁人。幼奇慧。年十一，为李绂所赏，告方苞曰：“国器也！”遂从苞受业。寻假馆扬州马氏，尽读其藏书。高宗二十七年南巡，以诸生献赋，赐举人，用内阁中书，入军机。长明通古今，多智数，工於奏牍，大学士刘统勋最奇其才。户部奏天下钱粮杂项名目繁多，请并入地丁徵收，长明曰：“今之杂项折徵银，皆古正供也。若去其名，他日吏忘之，谓其物官所需，必且再徵，是使民重困也。”统勋曰善，乃奏已之。大学士温福征大金川，欲长明从行，长明固辞。退，有咎之者，答曰：“是将败没，吾奈何从之！”既而温福果军溃以死，随往者皆尽。

长明在军机七年，幹敏异众，然亦以是见嫉。其救罗浩源事，人尤喜称之。浩源，云南粮道也。分偿属吏汪应缴所亏帑金，有诏逾期即诛。浩源缴不如数，逾期十日，牒请弛限。上下其议，时统勋主试礼部，秋曹无敢任其事者。长明因挝鼓入

闾，见统勋，为言汪已捐复，将曳组绶出都，独坐浩源，义未协，宜仍责汪自缴。统勋曰：“具疏稿乎？”曰：“具。”即振袖出之，辞义明晰。疏入报可，狱遂解。其他事多类此。人有图其像祀之者。三十六年，擢侍读。尝扈蹕木兰，大雪中失囊宸并所装物，越日故吏以宸至。问“何以知为吾物”，曰：“军机官披羊裘者独君耳。”长明劳而遣之。

后以忧归，遂不复出。客毕沅所，为定奏词。又主讲庐阳书院。博学强记，所读书，或举问，无不能对。为诗文用思周密，和易而当於情。著毛诗地理疏证、五经算术补正、三经三史答问、石经考异、汉金石例、献徵馀录等书。

子观，字子进。嗜学，好金石文字。父乞归后，筑归求草堂，藏书二万卷，观丹黄几满。著江宁金石记，钱大昕甚高其品节。

朱筠，字竹君，大兴人。乾隆甲戌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由赞善大考擢侍读学士，屡分校乡会试。庚寅，典福建乡试，辛卯，督安徽学政。

诏求遗书，奏言翰林院藏永乐大典内多古书，请开局校辑。旋奉上谕：“军机大臣议复朱筠条奏校核永乐大典一节，已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又朱筠所奏将永乐大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及每书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於本书卷首之处，即令承办各员，将各原书详细检阅，并书中要旨总叙匡略，呈候裁定；又将来书成，著名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自此始。筠又请仿汉熹平、唐开成故事，校正十三经文字，勒石太学。未几，坐事降编修，充四库全书纂修官，兼修日下旧闻考。高宗尝称筠学问文章殊过人。寻，复督学福建。归，卒，年五十有三。

筠博闻宏览，以经学、六书训士。谓经学本於文字训诂，周公作尔雅，释诂居首；保氏教六书，说文仅存。於是叙说文

解字刊布之。视学所至，尤以人才经术名义为急务，汲引后进，常若不及。因材施教，士多因以得名，时有朱门弟子之目。好金石文字，谓可佐证经史。诸史百家，皆考订其是非同异。为文以郑、孔经义，迁、固史书为质，而参以韩、苏。诗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并为世重。筠锐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搜罗文献，表章风化，一切破崖岸而为之。好客，善饮，谈笑穷日夜。酒酣论天下事，自比李元礼、范孟博，激扬清浊，分别邪正，闻者悚然。著有笥河集等。

翁方纲，号覃溪，大兴人。乾隆壬申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司业，累至内阁学士。先后典江西、湖北、顺天乡试，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嘉庆元年，预千叟宴。四年，左迁鸿胪寺卿。十二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十九年，再宴恩荣，加二品卿，年八十二矣。又四年，卒。

方纲精研经术，尝谓考订之学，以衷於义理为主，论语曰“多闻”、曰“阙疑”、曰“慎言”，三者备而考订之道尽。时钱载斥戴震为破碎大道，方纲谓：“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考订训诂，然后能讲义理也；然震谓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则不尽然。”

方纲读群经，有书、礼、论语、孟子附记，并为经义考补正。尤精金石之学，所著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证至精。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他著有复初斋全集及礼经目次、苏诗补注等。[一]

姚鼐，字姬传，桐城人，刑部尚书文然玄孙。乾隆二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历充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四库馆开，充纂修官。书成，以御史记名，乞养归。

鼐工为古文。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櫟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櫟善，鼐本所闻於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於道德，而探原於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於方，理深於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

鼐清约寡欲，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懽；而义所不可，则确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学品兼备，推鼐无异词。尝仿王士禛五七言古体诗选为今体诗选，论者以为精当云。自告归后，主讲江南紫阳、锺山书院四十馀年，以诲迪后进为务。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加四品衔。二十年，卒，年八十有五。所著有九经说十七卷，老子、庄子章义，惜抱轩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卷，三传补注三卷，法帖题跋二卷、笔记四卷。

子景衡，举人，知县。有隼才，鼐故工书，景衡学其笔法，能乱真。

吴定，字殿麟，歙县人。举孝廉方正。与姚鼐相友善，论文严於法。鼐每为文示定，定所不可，必尽言，得当乃止。定尝语陈用光曰：“先生虚怀善取，为文尚如是，其为学可知矣。”著有周易集注十卷，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诗集六卷。

鲁九皋，原名仕骥，字絜非，新城人。尝从鼐问古语法，又使其甥陈用光及鼐门。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山西夏县，以积劳致疾卒。所著曰山木居士集。

用光，字硕士。嘉庆六年进士，由编修累官礼部侍郎。笃於师友谊，尝为姚、鲁两师置祭田，以学行重一时。著有太乙舟文集。

当嘉、道间，传古语法者，有宜兴吴德旋、上元梅曾亮诸人，曾亮自有传。德旋，字仲伦。诸生。以古文鸣。与阳湖恽

敬、永福吕璜以文相砥礪。诗亦高澹绝俗，有初月楼集。

宋大樽，字左彝，仁和人。弱岁，刲股愈母疾，让产其弟。乾隆三十九年举人，为国子监助教，以母老引疾归。豪於饮酒，善鼓琴，时时出游佳山水，助其诗兴。其诗由唐人而上溯之，极於古歌谣而止，才力足以相俪。有茗香论诗、学古集、牧牛村舍诗钞。

同县钱林，字金粟。嘉庆十三年进士，由编修至侍读学士，左迁庶子。林熟於本朝名臣言行，及河漕、盐榷、钱法诸大政。诗亦醞酿於汉、魏、六朝。阮元督学浙江，称为华实兼茂之士。著文献徵存录、玉山草堂诗集。

端木国瑚，青田人。青田故产鹤，国瑚生而清傲似鹤，其大父字之曰鹤田。阮元督学得之，恆以夸示人曰：“此青田一鹤也！”命赋使署定香亭，赋成，一时传诵。国瑚好学深思，通天文之奥。尝被召相山陵，叙劳官中书。道光十三年进士，选用知县。性不耐剧，投牒就原官。著周易指，属稿二十六年而后成。诗才清丽，有太鹤山人集。又著周易葬说、地理元文，后颇悔之，不轻为人营葬。

吴文溥，字澹川，嘉兴贡生。亦以诗名。其为人有韬略，超然不群，能作苏门长啸。著南野堂集。

章学诚，字实斋，会稽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自少读书，不甘为章句之学。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熟於明季朝政始末，往往出於正史外，秀水郑炳文称其有良史才。继游朱筠门，筠藏书甚富，因得纵览群籍，与名流相讨论，学益宏富。著《文史通义》、《校讎通义》，推原官礼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传。其於古今学术，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立论多前人所未发。尝与戴震、汪中同客冯廷丞宁绍台道署，廷丞甚敬礼之。

学诚好辩论，勇於自信。有实斋文集，视唐宋文体，夷然不屑。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县诸志，皆得体要，为世所推。

章宗源，字逢之。乾隆五十一年，大兴籍举人，其祖籍亦浙江也。尝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欲撰隋书经籍志考证，积十馀年始成。稿为仇家所焚，仅存史部五卷。

后百有馀年，有姚振宗，字海槎，山阴人。著汉艺文志、隋经籍志考证，能订宗源之失。又补后汉、三国两艺文志。目录之学，卓然大宗。论者谓足绍二章之传。

而学诚同时有归安吴兰庭，字胥石。乾隆三十九年举人。稽古博闻，多所纂述。尝以宋吴缜著有五代史记纂误，因更取薛居正旧史参校，为纂误补四卷。同邑丁杰邃於经，兰庭熟於史，一时有“丁经吴史”之目。嘉庆元年，与千叟宴。他所著又有五代史考异、读通鉴笔记、南雪草堂集。

祁韵士，字鹤皋，寿阳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编修，擢中允，大考改户部主事。嘉庆初，以郎中监督宝泉局。局库亏铜案发，戍伊犁。未几，赦还。卒於保定书院，年六十五。

韵士幼喜治史，於疆域山川形胜、古人爵里名氏，靡不记览。弱冠，馆静乐李氏，李藏书十馀楹，多善本，韵士寝馈其中五年，益赅洽。既入翰林，充国史馆纂修。时创立蒙古王公表传，计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外扎萨克喀尔喀等二百馀旗，以至西藏及回部纠纷杂乱，皆无文献可徵据。乃悉发库贮红本，寻其端绪，每於灰尘坳积中忽有所得，如获异闻。各按部落立传，要以见诸实录、红本者为准；又取皇舆全图以定地界方向。其王公支派源流，则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谱，八年而后成书；又别撰藩部要略，以年月编次。盖传仿史记，而要略仿通鉴。李兆洛序之，谓如读邃皇之书，睹鸿蒙开辟之规模矣。及戍伊犁，有所纂述，大兴徐松续修之，成新疆事略。

韵士又著西域释地、西陲要略，皆考证古今，简而能核。外有万里行程记、己庚编、书史辑要、诗文集。

张穆，字石洲，平定州人。道光中，优贡生。善属文。歙县程恩泽见之，惊曰：“东京崔、蔡之匹也！”通训诂、天算、舆地之学。著蒙古游牧记，用史志体，韵士要略用编年体，论者谓二书足相埒。又以魏书地形志分并建革，一以天平、元象、兴和、武定为限，纯乎东魏之志。其雍、秦诸州地入西魏者，遂才兑失踏駁不可读。乃更事排纂，书未成，其友何秋涛为补辑之。又著顾炎武、阎若璩年谱，斋诗、文集。

秋涛，字原船，光泽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留心经世之务。以俄罗斯与中国壤地连接，宜有专书资考镜，始著北徼汇编六卷。后复详订图说，起汉、晋迄道光，增为八十卷。文宗垂览其书，赐名朔方备乘。召见，擢员外郎、懋勤殿行走，旋以忧去。同治改元，年三十九，卒。又著王会篇笺释、一镡精舍甲部藁。刑部奉敕撰律例根源，亦秋涛在官时创藁云。

冯敏昌，字伯术，钦州人。童年补诸生。翁方纲按试廉州，以拔贡选入国学。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编修。大考，改户部主事，调补刑部。性至孝友，闻父丧，一痛呕血，大雪，徒跣竟日。方纲忧曰：“敏昌万无生理！”则持其母夫人书促令归省。及丁内艰，庐墓久，遂不复出。

平生足迹半天下，尝登岱，题名绝壁；游庐阜，观瀑布；抵华岳，攀铁纤，跻峡。在河阳时，亲历王屋、太行诸山。又以北岳去孟县不千里，骑骏马直造曲阳飞石之巔，穷雁门、长城而返。最后宿南岳庙，升祝融峰，观云海。其悱恻之情，旷逸之抱，一寓於诗。著有小罗浮草堂诗集、孟县志、华山小志、河阳金石录。学者称鱼山先生。

其后岭南以诗名家者，有嘉应宋湘，字焕襄。嘉庆四年进士。以编修典试四川、贵州，出知曲靖府。教属地种木棉，人称“宋公布”。署广南、永昌，皆有绩。永昌湾甸土州知州死，远族景在东谋袭其职，据境专杀自恣，如是者五六年。当事怯，莫敢发。民、夷赴愬，湘请诸镇帅，不允；乃率僚属游宴栖贤山，从容赋诗，密约乡兵乘夜兼行，出不意，擒在东斩之，费银八千两，不取偿公家，边隅以靖。终湖北督粮道。诗学少陵，有不易居集。

敏昌同时又有赵希璜，字渭川，长宁人。少读书罗浮山，与顺德黎简友善。乾隆四十四年举人。知安阳县，邑志久未修，希璜聘武亿共成之。纪昀推其体例合古法。未附金石录十二卷，尤精确。希璜工诗，著有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

法式善，字开文，蒙古乌尔济氏，隶内务府正黄旗。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授检讨，迁司业。五十年，高宗临雍，率诸生七十余人听讲，礼成，赏赉有差。本名运昌，命改今名，国语言“竭力有为”也。由庶子迁侍读学士，大考降员外郎，阿桂荐补左庶子。性好文，以宏奖风流为己任。顾数奇，官至四品即左迁。其后两为侍讲学士，一以大考改赞善，一坐修书不谨贬庶子，遂乞病归。

所居后戟门北，明李东阳西涯旧址也。构诗龕及梧门书屋，法书名画盈栋几，得海内名流咏赠，即投诗龕中。主盟坛坫三十年，论者谓接迹西涯无愧色。著清秘述闻、槐 载笔、存素堂诗集。平生於诗所激赏者，舒位、王昙、孙原湘，作三君子咏以张之。然位艳昙狂，惟原湘以才气写性灵，能以韵胜，著天真阁集。

原湘，字子潇，昭文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未仕。同时江苏与原湘负才名者，有吴江郭麟，字祥伯。附监生。

一眉莹白如雪，风采超俊。家贫客游，人争倒屣。诗学李长吉、沈下贤，词尤清婉。著灵芬馆集。尝病潘昂霄金石例之隘，因据洪氏隶释为金石例补，又撰词品十二则，以继司空表圣之诗品。

恽敬，字子居，阳湖人。幼从舅氏郑环学，持论能独出己见。乾隆四十八年举人，以教习官京师。时同县庄述祖、有可、张惠言，海盐陈石麟，桐城王灼集犖下，敬与为友，商榷经义，以古文鸣於时。既而选令富阳，锐欲图治，不随群辈俯仰。大吏怒其强项，务裁抑之，令督解黔饷。敬曰：“王事也。”怡然就道。后遭父丧，服阕，选新喻。吏民素横暴，绳以法，人疑其过猛。已乃进秀异士与论文艺，俗习大变。调知瑞金，有富民进千金求脱罪，峻拒之。关说者以万金相陷，敬曰：“节士苞苴不逮门，吾岂有遗行耶！”卒论如法。由是廉声大著。卓异，擢南昌同知。敬为人负气，所至辄忤上官，以其才高优容之，然忌者遂衔之次骨。最后署吴城同知，坐奸民诬诉隶诈财失察被劾。忌者闻而喜曰：“恽子居大贤，乃以赃败耶！”

敬既罢官，益肆其力於文。深求前史兴坏治乱之故，旁及纵横、名法、兵农、阴阳家言。会其友惠言歿，於是敬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来渐失其传，吾向所以不多为者，有惠言在也。今惠言死，吾安敢不并力治之？”其文盖出於韩非、李斯，与苏洵为近。卒，年六十一。著大云山房稿。其治狱曰子居决事，附集后。

赵怀玉，字亿孙，武进人，尚书申乔四世孙。乾隆中召试举人，授中书。久之，出为青州府同知，以忧归，终於家。性坦易，工古文辞。尝自言不敢好名为欺人之事，不敢好奇为欺世之学。恽敬称其文无有杂言诋义离真反正者。著有生斋文集。

黎简，字简民，顺德人。十岁能诗。益都李文藻令朝阳，

见简诗，曰：“必传之作也。”劝令就试。学使李调元得其拟昌黎石鼎联句，奇赏之。补弟子员，人号之曰黎石鼎。久之，膺选拔。寻丁外艰，遂终於家，足不逾岭。海内名流，钦其高节。袁枚负盛名，游罗浮，邀与相见，谢不往也。著五百四峰草堂诗文钞。所与交同邑张锦芳、黄丹书，番禺吕坚皆以诗名。

锦芳，字粲夫。乾隆中进士，官编修。通说文，喜金石文字。弟锦麟，字瑞夫。举人。兄弟并为翁方纲所器异。锦麟以赋“碧天如水雁初飞”句得名，时呼张碧天。早卒。锦芳著逃虚阁诗钞，与钦州冯敏昌、同邑胡亦常称“岭南三子”。

丹书，字廷授。亦以诗受知调元。贡优行，事亲孝，居丧能尽哀。后举於乡。至都，朝贵争延之，辞不就。尝曰：“贫与富交则损名，贱与贵交则损节。”晚官教谕，兼工书画。著鸿雪斋诗钞。

坚，字介卿。岁贡生，穷老不遇。著迟删集。

亦常，字同谦。举人。落第南归，与戴震同舟，至富春江乃别。舟中手写震所著书，谋刊之。多 敢瓜果解渴，得胃寒疾，抵家卒。有赐书楼集。

张士元，字翰宣，震泽人。工古文辞，师法归有光。岁正，陈其集几上，北面拜之。又用归氏评点史记法，上推之左氏，下逮韩、欧，无不合者。乾隆五十三年举人，久不第，留京师馆董诰第八年。诰主会试，欲令士元出门下，不能得也。姚文田督学江南，士元与有旧，戒诸子勿应试。年老，铨教谕，以耳聩谢不就。曰：“国家设学校，使师弟子相从讲学，岂漫以廩禄拯寒生哉？”乃归老烂谿之上，撰述自娱。学者称鲈江先生。

性澹泊寡交，独与王芑孙、秦瀛、陈用光以学问相切劘。姚鼐见其文，亦拟之震川。卒，年七十。著嘉树山房集。

同邑张海珊，字越来；张履，字渊甫：皆举人。海珊道光元年乡试解首，榜发，已前卒。其论学以宋贤为归，又耻迂儒寡效，自农田、河渠、兵制、天下形势所在，及漕粮利弊，悉心究讨。三吴亢旱港涸，一日北风大作，水入，纠众筑堤储之，岁以有秋。著小安乐窝集、丧礼问答、火攻秘录。

履，海珊门人也。传海珊之学，尤精三礼。其议礼之文，皆犁然有当，非徒习训诂名物者。官句容训导。著积石山房集。

列传二百七十三

文苑三

张澍 邢澍 莫与俦 子友芝 陆继辂 从子耀通 彭绩
 洪颐煊 兄坤煊 弟震煊 邓显鹤 万希槐 周济 陈鹤
 徐松 沈尧 陈潮 李图 李兆洛 承培元 宋景昌 缪尚诰
 六承如 钱仪吉 从弟泰吉 包世臣 齐彦槐 姚椿 顾广誉
 张鉴 杨凤苞 施国祁 黄易 瞿中溶 张廷济 沈涛 陆增祥
 董祐诚 方履籛 周仪暉 俞正燮 赵绍祖 汪文台 汤球
 潘德舆 吴昆田 张维屏 谭敬昭 彭泰来 梅曾亮 管同 刘开
 毛岳生 汤鹏 张际亮 龚巩祚 魏源 方东树 从弟宗诚
 苏惇元 戴钧衡 鲁一同 子蕘 谭莹 熊景星 黄子高 莹子宗浚
 吴敏树 杨彝珍 周寿昌 李希圣 法良 锡缜 李云麟
 何绍基 孙维朴 李瑞清 冯桂芬 王颂蔚 叶昌炽 管礼耕 袁宝璜
 李慈铭 陶方琦 谭廷献 李稷勋 张裕钊 范当世 朱铭盘 杨守敬
 吴汝纶 萧穆 贺涛 刘孚京 林纾 严复 辜汤生

张澍，字介侯，武威人。父应举，有孝行。嘉庆四年，澍年十八，成进士。是科得人最盛，澍选庶吉士，文词博丽。散馆改知县，初令玉屏，以病归。叙防河劳，选屏山，摄兴文，丁父艰。再起，知永新。署临江通判，坐徵解缓，罢官。开复，补泸溪，复以忧去。

澍性亢直，所至辄有声。在黔时，巡抚初彭龄过县，澍杖其仆之索金者。座主蒋攸銛督四川，甫下车，举劾属吏，风采

严峻。澍上书论其循情市恩，黜陟不当，以此官不遂。务博览经史，皆有纂著。游迹半天下，诗文益富。留心关、陇文献，蒐辑刊刻之。纂五凉旧闻、三古人苑、续黔书、秦音、蜀典，而姓氏五书尤为绝学。自著诗文外，又有诗小序翼、说文引经考证。

同时甘肃有与之同名者，曰邢澍，字雨民，阶州人也。两人学派亦略相近。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至南安知府。好古博闻，孙星衍辑寰宇访碑录，多资於澍。著有有关右经籍考、两汉希姓录、金石文字辨异、守雅堂集。

莫与俦，字犹人，独山州人。少有志操，兄歿，持期服，不与试。嘉庆四年，朱珪、阮元总裁会试，所拔取多朴学知名士，与俦亦以是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令盐源县。俗，富民买田好择取无税者，贫民往往鬻产存赋，久辄逃亡。与俦责赋富人，而赏其隐占罪。又上言河西宁远子税所府隶横征病民，得裁去。木里喇吗左所有山产银铜，布政使符县开矿，与俦持不可，以为矿山实土官经堂所据，奸民所呈地图距经堂远，实无矿，开厂聚众，滋扰夷境，贪小利，贾大衅，事诚不便。大吏檄与俦覆勘，至则矿山果在经堂右。其众严兵以待，既瞻与俦貌，聆其温语，皆解甲罗拜。县令至，土司例有供餽，尽却之，又悬诸禁。比还，老幼遮道献酒，填咽不得前。举治行卓异，以父忧去。母老，遂请终养。

久之，被吏部檄复起，自请改教授，选遵义。士人闻其至，争请受业。学舍如蜂房，犹不足，僦居半城市。旦暮进诸生而诏之：“学以尽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听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论，穷神达化，不越洒埽应对日用之常。至六艺故训，则国朝专经大师，实迈近古。”其称江、阎、惠、陈、段、王父子，未尝隔三宿不言，听者如旱苗之得膏雨。其后门人郑珍及

子友芝遂通许、郑之学，为西南大师。与侑著二南近说，诗文散佚。友芝记其言行为过庭碎录。

友芝，字子偲。家世传业，通会汉、宋。工诗。真行篆隶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友芝亦乐易近人，癯貌玉立，而介特内含。道光十一年举人，在京师远迹权贵。胡林翼、曾国藩皆其旧好，留居幕府，评鹭书史外，荣利泊如也。咸丰时，尝选取县令，弃去。至是中外大臣密疏荐其学行，有诏徵至，复谢不就。卒，年六十一。著黔诗纪略、遵义府志、声韵考略、邵庭诗钞、宋元旧本经眼录、樗茧谱注、唐本说文木部笺异。

陆继辂，字祁孙，阳湖人。幼孤，生母林严督之，非其人，禁勿与游。甫成童，出应试，得识丁履恆，归告母，母察其贤，始令与结。其后益交庄曾诒、张琦、恽敬、洪飴孙辈，学日进。嘉庆五年举人，选合肥训导。以修安徽省志叙劳，迁贵溪令，三年引疾归。继辂仪幹秀削，声清如唳鹤。不以尘务经心，惟肆力於诗。清温多风，如其人也。

常州自张惠言、恽敬以古文名，继辂与董士锡同时并起，世遂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然继辂选七家古文，以为惠言、敬受文法於钱伯垞，伯垞亲业刘大櫟之门；盖其渊源同出唐、宋大家，以上窥史、汉，桐城、阳湖，皆未尝自标异也。继辂著崇百药斋集、合肥学舍札记。

从子耀遯，字劭文。县学生。工为诗，喜金石文字，与继辂齐名。其为人韬敛精采，而遇事侃侃无所挠。游公卿间，尤长尺牍。尝客陕西巡抚幕，教匪反滑县，那彦成过长安，闻耀遯名，即请见，为陈机宜数十事，因嘱具草以闻，多施行。道光初，举孝廉方正，选阜宁教谕，卒。有双白燕堂集、金石续编。

继辂所钞七家文者，大櫟、惠言、敬外，则方苞、姚鼐、

朱仕琇、彭绩也。

绩，字秋士，长洲人。品诣孤峻。乾隆末，穷而客死。无子，年四十四。族子绍升曰：“人之吊先生者，悲其穷。吾独谓先生竹柏之性，有节有文采，其英亦元结、孟郊之匹，未见其穷也。”有秋士遗集。馀六人皆自有传。

洪颐煊，字旌贤，临海人。少时自力於学，与兄坤煊、弟震煊读书僧寮，夜就佛镫讲诵不辍。学使阮元招颐煊、震煊就学行省，名日起。嘉庆六年，充选拔贡生。入赀为州判，权知新兴县事。適阮元督粤，知颐煊学优非吏才，延致幕府，相与谘诹经史。后卒於家。性喜聚书，广购岭南旧本至三万馀卷，碑版彝器多世所罕觐。著礼经宫室答问、孔子三朝记、管子义证、汉志水道疏证、读书丛录、台州札记、筠轩诗文集。

坤煊，字载厚。乾隆末，以拔贡生举乡试，题名后十馀日卒。

震煊，字百里。精选学，诗才敏贍。阮元修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皆任其役。后颐煊十二年充选拔贡生。既廷试，贫不克归，遂以客死。著夏小正疏义。

邓显鹤，字子立，新化人。少与同里欧阳绍洛以诗相励，游客四方，所至倾动。嘉庆九年举人。厌薄仕进，一以纂著为事，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学者称之曰湘皋先生。内行修，事兄白首无间，抚其子勤於己子。尤笃於师友风义。尝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历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郁不宣。乃从事搜讨，每得贞烈遗行於残简断册中，为之惊喜狂拜，汲汲彰显，若大譴随其后。凡所著有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楚宝增辑考异、武冈志、宝庆志、朱子五忠祠传略及续传、明季湖南殉节传略。又易述、毛诗表、南村草堂诗文集，共数百卷。晚授宁乡训导。卒，年七十五。

同时万希槐，字蔚亭，黄冈人。以廪膳生官南漳训导。通经史百家言，著十三经证异。困学纪闻集证，陈嵩庆推为王氏功臣。

周济，字保绪，荆溪人。好读史，喜观古将帅兵略，骑射击刺艺绝精。嘉庆十年进士。或谓之曰：“对策语幸无过激。”济曰：“始进，敢欺君乎！”及廷对，纵言天下事，字逾恆格。以三甲归班选知县，改就淮安府学教授。上丁释奠，礼毕，知府王毅就殿门外升舆，济趋前阻之，知府不悻去，济遂引疾归。是秋冒赈事发，自毅以下吏皆得罪，济以先去免。淮南北盐梟充斥，总督孙玉庭知济能，以防抚事属之。济集营弁，勒以兵法，奸民皆敛迹。已而叹曰：“盐务不理其本，徒缉私，私不可胜缉也。”因谢去。济与李兆洛、张琦、包世臣订交。当是时，数吴中士有裨世用者，必首及世臣、济两人。

济虽以才自喜，一日尽屏豪习，闭门撰述，成晋略八十卷，例精辞洁，於攻取防守地势多发明论赞中，非徒考订已也。晚复任淮安教授，遴秀童教以乐舞，礼成，观者盈千。周天爵移督湖广，邀济偕行。道卒，年五十九。

陈鹤，字鹤龄，元和人。操行修洁，亦精史学。嘉庆元年进士，以主事分工部，出无车马。与栖霞牟昌裕、阳山郑士超有“工部三君子”之目。熟於明代事，辑明纪六十卷。未成，卒。后八卷其孙克家续成之。克家，道光末举人。官中书。后参张国樑军事，殉难，赠知府衔

徐松，字星伯，大兴人。嘉庆十年进士，授编修。简湖南学政，坐事戍伊犁。松留心文献，既出关，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成西域水道记，拟水经；复自为释，以比道元之注。又以新疆入版图数十年，视同畿甸，而未有专书，乃纂述成编，於建置、控扼、钱粮、兵籍，言之尤详。将军松筠

奏进其书，赐名新疆事略，特旨赦还，御制序付武英殿刊行。道光改元，起内阁中书，洊擢郎中，补御史，出知榆林府。未几，卒。他所著有新斲注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唐两京城坊考、唐登科记考、新疆赋共数十卷。

松喜延誉后进。其客有沈尧者，字子惇，乌程人。优贡生。性沉默，足不越关塞，好指画绝域山川。初为何凌汉、陈用光所赏拔。入京师，馆於松。松称其地学之精。歙程恩泽尝读西游记，拟为文疏通其说。及见尧所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叹曰：“遐荒万里在目前矣！”遂阁笔。尧客死，张穆哀其遗著，为落颿楼藁。

陈潮，字东之，泰兴人。通经，工小篆，又擅周髀之学。尝夜登高台窥星象，不寐。游京师，亦卒於松寓。

李图，字少伯，掖县人。以拔贡生官直隶无极县知县，谢病归。图读书十行俱下，天才卓越。工诗古文词，力屏近世浮靡之习。尝曰：“文非司马子长，诗非苏、李，不足为师法也。”徐松为济南泺源书院山长，见图诗，叹曰：“三百年来无此作矣！”著有鸿栊斋诗文集。山左称诗者，王士禛、赵执信以后，以图为巨擘云。

李兆洛，字申耆，阳湖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令凤台，俗獷悍多盗，地接蒙城、阜阳，远者至百八十里，官或终任不一至。兆洛亲行县，辨其里落繁耗、地亩广袤饶瘠，次第经理之。焦冈湖，汉芍陂也，滨淮，易为灾。乃增堤防，设沟闸，岁以屡丰。择耆老劝民孝谨，优叙之。於僻远设义学，为求良师。其捕盗，尤为人所喜称。尝骑率健勇出不意得其魁，因察而抚之。兆洛尝曰：“凤、颍、泗民气可用，拣集五千人，方行天下有馀矣。然唯其豪能使之，官帅至千里外，必客兵势胜足相钤制乃可。”兆洛在县七年，以父忧去，遂不出。主讲

江阴书院几二十年，以实学课士，其治经学、音韵、训诂，订舆图，考天官历术及习古文辞者辈出。如江阴承培元、宋景昌、繆尚诰、六承如等，皆其选也。

兆洛短身硕腹，豹颅刚目，望之若不可近，而接人和易，未尝疾言遽色。资恤故旧穷乏无不至。藏书逾五万卷，皆手加丹铅，尤嗜舆地学。其论文欲合骈散为一，病当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不知宗两汉，因辑骈体文钞。其序略云：“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体。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夫气有厚薄，天为之也；学有纯驳，人为之也；体格有迁变，人与天参焉者也；义理无殊途，天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纯杂之故，则於其体格之变，可以知世焉；於其义理之无殊，可以知文焉。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夫沿其流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卒，年七十一。其自著曰养一斋集。所辑有皇朝文典、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凤台县志、地理韵编。

培元，字守丹。优贡生。著说文引经证例、籀雅、经滞揭{猪木}。

景昌，字冕之。县学生。著星纬测量诸篇。

尚诰，字芷卿。举人。著古韵谱、双声谱、经星考。

承如及族人严，皆贡生。兆洛订舆地图，六氏两生所手绘也。

钱仪吉，字衍石，嘉兴人，尚书陈群曾孙。父福胙，侍读学士。仪吉生有五色文禽翔其室，故初名逵吉，后易焉。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改户部主事，累迁至工科给事中。皆能举其职，因公罢归。

仪吉治经，先求古训，博考众说，一折衷本文大义，不持汉、宋门户。尝著经典证文、说文雅厌。雅厌者，以十九篇之

次，写九百四部之文，而以经籍传注推广之。其读史，补晋兵志、朔闰诸表，撰三国晋南北朝会要，体例视徐天麟有所出入，不限断以本书。又仿宋杜大珪名臣琬琰碑传集，得清臣工文儒等八百余人，辑录之为碑传集。后卒於大梁书院，年六十八。

从弟泰吉，字警石。少孤，执丧尽哀礼。与仪吉以学行相磨，远近盛称“嘉兴二石”。为诗文原本情性，读其辞，知其於孝友最深也。以廩贡生得海宁州学训导。居间务读书，自经史百氏下逮唐、宋以来诗文集，靡不博校。以其学语诸生，诸生之贤且文者大附。尝修学宫，以费所羨修海昌备志。既又得民间节孝行者千馀事为旌之，曰：“吾职也。”再三请，必得乃已。为训导几三十年，不以枝官自放旷。粤寇陷浙，往依曾国藩，卒於安庆。著曝书杂志、甘泉乡人稿。仪吉子宝惠，泰吉子炳森，皆能世其学。

包世臣，字慎伯，泾县人。少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喜言兵。嘉庆十三年举人，大挑以知县发江西。一权新喻，被劾去。复随明亮征川、楚，发奇谋不见用，遂归，卜居金陵。世臣精悍有口辩，以布衣遨游公卿间。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钜政。无不屈节谘询，世臣亦慷慨言之。

初，海盗蔡牵犯上海，镇道迎世臣阅沿海岛屿。见黄浦停泊商船千艘，遂建海运可救漕弊之议。游袁浦，值河事亟，箸策河四略。是时盐法以两淮为大，私梟充斥，议者争言缉私。世臣拟多裁盐官，惟留运司主钱粮，场大使督灶户，不分畛域，仿现行铁硝之例，听商贩领本地官印照，赴场缴课买盐。州县具详，运司存核，则场官不能乾没正课；而转输迅速，则盐价必锐减；私盐皆输官课，课入必倍。以之津贴办公，并增翰、詹、科、道廉俸，为计甚便。

其论西北水利曰：“今国家南漕四百万石，中岁腴田二百

万亩所产也。有田四百万亩，岁入与佃半之，遂当全漕。先减运十之一，崇其穀及运资置官屯，递减至十年，则漕可罢，赋可宽。以其盈馀量加赋饷，而官可廉，兵可练。不然，漕东南以贍西北，浮收勒折，日增一日，竭民力，积众怒。东南大患，终必在此。”

世臣能为大言。其论书法尤精，行草隶书，皆为世所珍贵。著有小倦游阁文集，别编为安吴四种。

齐彦槐，字梅麓，婺源人。嘉庆十三年召试举人，明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金匱令。毁淫祠，岁旱，勤赈务。擢苏州府同知，陈海运策，巡抚召诘之，条举以对，巡抚不能难，终以更张寝其事。后十馀年，改行海运，仍仿其法焉。尝制浑天仪、中星仪，并各为之说，及龙尾、恆升二车，便民运水。又著北极星纬度分表、海运南漕丛议、梅麓诗文集。

姚椿，字春木，娄县人。父令仪，四川布政使，又屡参戎幕。椿高才博学，幼随父游历诸行省，洞知闾阎疾苦，慨然欲效用於世。

以国子监生试京兆，日与洪亮吉、杨芳灿、张问陶辈文酒高会，才名大起。顾试辄不遇。既，又受学於姚鼐，退而发宋贤书读之，屏弃夙习，壹意求道，泊如也。尝得宝应朱泽澐遗著，叹曰：“此真为程、朱之学者！”亲诣其墓拜之，申私淑之礼。道光元年，举孝廉方正，不就。主书院讲席，以实学励诸生。其论文必举桐城所称，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又曰：“文之用有四：曰明道，曰记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词深美。”其录清代人文八十馀卷，一本此旨。著有通艺阁录、晚学斋文录。

顾广誉，字维康，平湖人。优贡生，举咸丰元年孝廉方正。寇乱，未廷试。广誉慕其乡张履祥、陆陇其之为为人，刻意厉行。

其治经一依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遗法。著学诗详说，用力至勤。又悯晚近丧祭礼废，恩纪衰薄，婚娶僭侈逾度，乃变通古礼，酌时俗之宜，成四礼榷疑八卷。姚椿推为一时宗匠。有悔过斋文稿。卒於上海龙门书院。

张鉴，字春冶，归安人。巡抚阮元筑诂经精舍西湖，鉴及同里杨凤苞、施国祁肄业其中，皆知名。嘉庆初，副榜贡生。元剿海寇，赈两浙水灾，一资鉴赞画。时方议海运，鉴力主之。以为河运虽安，费钜；海运费省，得其人熟习海道，未尝不安。乃著海运刍言，凡料浅占风之法，定盘望星之规，放洋泊舟之处，考之甚悉，侍郎英和亟称其书。道光四年，河决高家堰，漕运阻。英和遂奏行海运，多采用鉴说。卒，年八十三。著十五经丛说、西夏纪事本末、眉山诗案广证。

凤苞，字傅九。元编经籍纂诂，凤苞与分纂。熟明季事，尝为南疆逸史跋十二篇，传於时。晚馆郡城陈氏，其书室为郑元庆鱼计亭，人以为元庆复生云。

国祁，字非熊。与凤苞皆廩膳生。国祁病金史芜杂，积二十馀年，成金史详校。以其帙繁，乃列举条目为金源劄记。又作元遗山集笺、金源杂事诗。国祁工诗文，善填词。家贫，为人主计市肆中。有一楼，颜曰吉贝居，著书其中，毁於火，著述多烬。

黄易，字小松，钱塘人。父树穀，以孝闻，工隶书，博通金石。易承先业，於吉金乐石，寢食依之，遂以名家。官山东运河同知，勤於职事。尝得武班碑及武梁祠堂石室画像於嘉祥，乃即其地起武氏祠堂，砌石祠内。又出家藏精拓双钩钁木。凡四方好古之士得奇文古刻，皆就易是正，以是所蓄甲於一时。自乾、嘉以来，汉学盛行，群经古训无可蒐辑，则旁及金石，嗜之成癖，亦一时风尚然也。

瞿中溶，字木夫，嘉定人。为钱大昕女夫。尤邃金石之学。官湖南布政司理问，搜奇访僻於人迹罕至之境，所获益多。著有孔庙从祀弟子辨证、汉魏蜀石经考异辨正、说文地名考异、古泉山馆彝器图录、钱志补正集、古官印考证、古镜图录、续汉金石文编，凡二十余种。

张廷济，字叔未，嘉兴人。嘉庆三年，举乡试第一。应礼部试辄蹶，遂归隐，以图书金石自娱。建清仪阁，藏度古器，名被大江南北。

沈涛，字西雝。与廷济同邑。嘉庆十五年举人。咸丰初，署江西盐法道。粤贼攻南昌，随巡抚张芾城守。围解，授兴泉永道，未到官，卒。涛尚考订之学，喜金石，著常山贞石志、说文古本考。

陆增祥，字星农，太仓人。道光三十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至辰永沅靖道。踵王昶金石萃编成金石补正百二十卷，凡三千五百馀通。又著砖录一卷。其订正金石款识名物，何绍基服其精。

董祐诚，字方立，阳湖人。生五岁，晓九九数。稍长，善属文。游陕西，成华山神庙赋，一时传诵。其学於典章、礼仪、舆地、名物皆肆力探索，而尤精历算，尽通诸家法。特善深沉之思，书之钩棘难读者，一览辄通晓。复能出新意，阐曲隐，补罅漏。嘉庆二十三年举人。越五年卒，年三十三。

祐诚读诸史历志，因著三统衍补。复取三统以次迄明大统、万年、回回各术，拟撰五十三家历术，属稿未成，其兄基诚取已成五种附水经注图说刊之。其所著算学，有割圆连比例术图解、斜弧三边求角补术、堆垛求积术若干种。

基诚，字子诩。进士。由刑部郎中出知开封府。工词章，与祐诚文合刊曰 多华馆骈体文。

方履籛，字彦闻，大兴人。与祐诚同年举人，为令闽中。初试吏署永定，里豪胡凤兆掘族人父棺，并杀其子，名捕不得。履籛至，为书谕之，凤兆自首，遂论如法。调闽县，会旱，祷两烈日中，体丰硕，中暑卒。履籛亦以骈文著称。尤嗜金石文字，所积几万种，有伊阙石刻录、富蘅斋碑目、河内县志、万善花室集。

周仪暉，字伯恬，阳湖人。嘉庆初举人，宣城训导。擢知山阳县，调凤翔。能诗。有夫椒山馆集。

其后又有吴颉鸿，字嘉之。道光中进士，官代州知州；庄缙度，字眉叔。进士，户部主事；赵申嘉，字芸西；陆容，字蓉卿；徐廷华，字子楞；汪士进，字逸云；周仪颢，字叔程，举人，即仪暉弟也。号“毗陵后七子”，其名位亚於前七子。

俞正燮，字理初，黟县人。性彊记，经目不忘。年二十馀，北走兖州谒孙星衍。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求左氏后裔。正燮因作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衷群议，由是名大起，道光元年举人。明年，阮元主会试，士相谓曰：“理初入彀矣！”后竟落第。其经策淹博，为他考官所乙，元未之见也。房考王藻尝引为恨。

正燮读书，置巨册数十，分题疏记，积岁月乃排比为文，断以己意。藻为刻十五卷，名曰癸巳类稿，又有存稿十五卷，山西杨氏刻之。弟正禧，亦举人。多义行，文学与正燮齐名。

赵绍祖，字琴士，泾县人。年十二，受知学使朱筠，补诸生。筠授以说文，曰：“读此日无过十字。读注疏，亦无过十叶。必精造乃已。”绍祖熟於史事，尝应布政使陶澍聘，修安徽省志，详瞻有法。道光初，年七十，举孝廉方正。又十二年，卒。注有通鉴注商、新旧唐书互证、金石跋、安徽金石记、泾川金石记、金石文正续钞。

汪文台，字士南。与正燮同县，相善。宗汉儒，以论语邢疏疏略，因取证古义，博采子史笺传，依韩婴诗传例作论语外传。见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谓有益於后学，然成於众手，时有駁文，别为表识，作校勘记识语，寄示阮元，元服其精博，礼聘之。又尝纂辑七家后汉书、淮南子校勘记及胙稿，皆行於世。道光二十四年，卒，年四十九。

汤球，字伯环，亦黟人。少耽经史，从正燮、文台游，传其考据之学。通历算星纬，耻以艺名。尝辑郑康成逸书九种、刘熙孟子注、刘珍等东观汉记、皇甫谧帝王世纪、讎周古史考、傅子、伏侯古今注。球读史用力於晋书尤深，广蒐载籍，补晋史之阙，成书数种。同治六年，举孝廉方正。光绪七年，卒，年七十八。

潘德輿，字四农，山阳人。年五六岁，母病不食，亦不食。父咯血，割臂肉和药进，父察其色动，泣曰：“固知兒有是也！”既孤，大母犹在堂，孝敬弥至。居丧一遵礼制，柴瘠鬪然。著丧礼正俗文、祭仪，为家法。抚寡妹嗣子，教养尽二十年。其他行多类此。尝以挽回世运，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经术。其说经，不袒汉、宋，力求古人微言大义。其论治术，谓天下大病不外三言：曰“吏”、曰“例”、曰“利”。世儒负匡济大略，非杂纵横，即陷功利，未有能破“利”字而成百年休养之治者。道光八年，举江南乡试第一。入都，座主侍郎锺昌馆德輿於家，语人曰：“四农乃吾师也。”大挑以知县分安徽，未到官卒，年五十五。

初，阮元总督漕运，招之，谢不往。后朱桂桢、周天爵皆号为名臣，折节原纳交，德輿远引避之，以为义无所居也，天爵喟然有望尘之叹。其所与游，若永丰郭仪霄、建宁张际亮、震泽张履、益阳汤鹏、歙徐宝善，皆一时之选。德輿诗文精深

博奥，有养一斋集。

门人清河吴昆田，字云圃。举人，刑部员外郎。晚年家居，贼犯清河，团练防守，邑赖以安。著漱六轩集。

张维屏，字子树，番禺人。工诗，计偕入都，翁方纲赏异之。与黄培芳、谭敬昭称“粤东三子”。道光二年进士，改官知县，署黄梅。江水溃堤，乘小舟勘灾，水急舟冲溜，挂树免。民为谣曰：“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调补广济，公费一资漕折，民苦之，势不可革，引疾去。汪廷珍语人曰：“县官不原收漕，世罕见也！”丁艰服阕，原就閒，援例改郡丞，权南康。建太白、东坡祠庐山，暇则集诸生谈艺，以风雅寓规劝焉。未一载，复罢归。筑听松园，颓然不与世事，癖爱松，又号松心子。见松形奇古，辄下拜。精书法，朝鲜、小吕宋得其书，咸宝爱之。卒，年八十。有松心草堂集、国朝诗人徵略。培芳，香山人。

敬昭，字子晋，阳春人。顺德黎简者，以诗名海内，敬昭赋鹏鹤篇投之，简叹为异才。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户部主事。著听云楼集。

同时广东以学行名者，又有高要彭泰来，字子大。生二十月，能即事诵古经，语无不切。嘉庆十八年拔贡生。绝意进取，学使李棠阶高其品，屏驺从徒步就见，询以挽回风俗之道。泰来为书数千言复之，棠阶表其庐，下教高要令，岁时存问。自惠士奇礼下胡方后，此为再见焉。著端州金石略、昨梦斋、诗义堂各集。

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少时工骈文。姚鼐主讲锺山书院，曾亮与邑人管同俱出其门，两人交最笃，同肆力古文，鼐称之不容口，名大起。间以规曾亮，曾亮自喜，不为动也。久之，读周、秦、太史公书，乃颇寤，一变旧习。义法本桐城，

稍参以异己者之长，选声练色，务穷极笔势。道光二年进士，用知县，授例改户部郎中。居京师二十馀年，与宗稷辰、朱琦、龙启瑞、王拯、邵懿辰辈游处，曾国藩亦起而应之。京师治古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而国藩又从唐鉴、倭仁、吴廷栋讲身心克治之学，其於文推挹姚氏尤至。於是士大夫多喜言文术政治，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未几，曾亮依河督杨以增。卒，年七十一。以增为刊其诗文，曰柏枧山房集。

同，字异之。少孤，母邹以节孝闻。同善属文，有经世之志，称姚门高足弟子。尝拟言风俗书、筹积贮书，为一时传诵。道光五年，陈用光典试江南，同中式。用光语人曰：“吾校两江士，独以得一异之自熹耳。”用光亦同弟子也。同卒，年四十七，著因寄轩集。子嗣复，字小异。能世其业，兼通算术。

同门下著籍者众，惟同传法最早。其於同里，则亟称刘开之才。

开，字明东。以孤童牧牛，闻塾师诵书，窃听之，尽记其语。塾师留之学，而妻以女。年十四，以文谒同，有国士之誉，尽授以文法。游客公卿，才名动一时。年四十，卒。著孟涂集。子继，字少涂。有信义。遍走贵势求刻其父书，以此孟涂集益显。

宝山毛岳生，字申甫。用难廕改文学生。孤贫，以孝闻。自力於学，未弱冠，赋白雁诗，得名。亦从同学古文，以钩棘字句为工。有休复居集。

汤鹏，字海秋，益阳人。道光二年进士。初喜为诗，自上古歌谣至三百篇、汉、魏、六朝、唐，无不形规而神絜之，有诗三千首。既，官礼部主事，兼军机章京。旋补户部主事，转员外郎，改御史。意气蹈厉，其议论所许可，惟李德裕、张居

正辈，徒为词章士无当也。於是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最后以言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非国体，在已奉旨处分后，罢御史，回户部，转郎中。是时英吉利扰海疆，求通市。鹏已黜，不得言事，犹条上三十事於尚书转奏，报闻。

鹏负才气，郁不得施，乃著之言，为浮邱子一书。立一意为幹，一幹而分数支，支之中又有支焉，支幹相演，以递於无穷。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寻蹊要眇，一篇数千言者九十馀篇，最四十馀万言。每遇人辄曰：“能过我一阅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二十四年，卒。同时有张际亮者，亦以才气磊落闻。

际亮，字亨甫，建宁人。少孤，伯兄业贾，以其才，资之读书。补诸生，肄业福州鼇峰书院，院长陈寿祺器之。寻试拔贡，入京师，朝考报罢，而时皆啧啧称其诗。鹺使曾燠以事至，召之饮。燠以名辈自处，纵意言论，同坐赞服，际亮心薄之。燠食瓜子粘须，一人起为拈去，际亮大笑，众惭。既罢，复投书责燠不能教后进，徒以财利奔走寒士门下。燠怒，毁於诸贵人，由是得狂名，试辄不利。乃遍游天下山川，穷探奇胜，以其穷愁慷慨牢落古今之意，发为诗歌，益沉雄悲壮。十八年，乡试者约：“张际亮狂士不可中。”而际亮已易名亨辅，中式。拆卷，疑欲去之，副考官申解而止。及来谒，果际亮也，主试者愕然。会试复报罢。际亮故与桐城姚莹善。二十三年，闻莹以守土事被诬下狱，入都急难。及事白而际亮疾笃，以所著思伯子堂诗集嘱莹，遂卒。其后莹子濬昌辑而刊之，都三十二卷。

龚巩祚，原名自珍，字璉人，仁和人。父丽正，进士，官苏松兵备道，为段玉裁婿，能传其学。巩祚十二岁，玉裁授以说文部目。巩祚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恆格，时近俶诡，而说经必原本字训，由始教也。初由举人援例为中书。道光时成进

士，归本班。洊擢宗人府主事，改礼部。谒告归，遂不出。官中书时，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部落源流、山川形势，订一统志之疏漏，凡五千言。后复上书论礼部四司政体宜沿革者，亦三千言。其文字警桀，出入诸子百家，自成学派。所至必惊众，名声藉藉，顾仕宦不达。年五十，卒於丹阳书院。著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菴诗文集。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道光二年，举顺天乡试。宣宗阅其试卷，挥翰褒赏，名藉甚。会试落第，房考刘逢禄赋两生行惜之。两生者，谓源及龚巩祚。两人皆负才自喜，名亦相埒。源入贵为中书，至二十四年成进士。以知州发江苏，权兴化。二十八年，大水，河帅将启闸。源力争不能得，则亲击鼓制府，总督陆建瀛驰勘得免，士民德之。补高邮，坐迟误驿递免。副都御史袁甲三奏复其官。咸丰六年，卒。

源兀傲有大略，熟於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尝谓河宜改复北行故道，至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河果北流。又作筹篇上总督陶澍，谓：“自古有缉场私之法，无缉邻私之法。邻私惟有减价敌之而已。非裁费曷以轻本减价？非变法曷以裁费？”顾承平久，挠之者众。迨汉口火灾后，陆建瀛始力主行之。

源以我朝幅员广，武功实迈前古，因借观史馆官书，参以士大夫私著，排比经纬，成圣武记四十馀万言。晚遭夷变，谓筹夷事必知夷情，复据史志及林则徐所译西夷四州志等，成海国图志一百卷。他所著有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编、古微堂诗文集。

方东树，字植之，桐城人；宗诚，字存之，从兄弟也：皆诸生。东树曾祖泽，拔贡生，为姚鼐师。东树既承先业，更师

事。当乾、嘉时，汉学炽盛，鼐独守宋贤说。至东树排斥汉学益力。阮元督众，辟学海堂，名流辐凑，东树亦客其所，不苟同於众。以谓：“近世尚考据，与宋贤为水火。而其人类皆鸿名博学，贯穿百氏，遂使数十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乃发愤著汉学商兑一书，正其违谬。又著书林扬觝，戒学者勿轻事著述。

东树始好文事，专精治之，有独到之识，中岁为义理学，晚耽禅悦，凡三变，皆有论撰。务尽言，惟恐词不达。年八十，卒於祁门东山书院。他所著有大意尊闻、向果微言、昭昧詹言、仪卫轩集，凡数十卷。东树博极群书，穷老不遇，传其学宗诚。既歿，宗诚刊布其书，名乃大著。

宗诚能古文，熟於儒家性理之言，欲合文与道为一。咸丰时寇乱，转徙不废学，益留心兵事吏治。著俟命录，以究天时人事致乱之原，大要归於植纲常、明正学，志量恢如也。山东布政使吴廷栋见之，聘为子师。倭仁、曾国藩皆因廷栋以知宗诚。倭仁为师傅，写其书数十则，进御经筵。国藩督直隶，奏以自随。令枣强十馀年，设乡塾，创敬义书院，刻邑先正遗著，举孝子、悌弟、节妇，建义仓，积穀万石，皆前此未有也。国藩去，李鸿章继任，亦不以属吏待之，有请辄施行。尝岁旱，已逾报灾期，手书为民请，并及邻郡邑，不以侵官自嫌，卒得请普免焉。举治行卓异，不赴部，自免归。以学行诏后进，人有一善，奖誉之不容口。勤於纂述，逾时越月辄成帙。著柏堂经说、笔记、文集百五十馀卷。诏加五品卿衔，从安徽学政请也。其同县友人又有苏惇元，字厚子；戴钧衡，字存庄：皆东树弟子。

惇元，咸丰元年孝廉方正。其学近张杨园，文似方望溪。编有杨园、望溪年谱。所著曰四礼从宜、逊敏录、诗文集。

钧衡，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自谓生方、姚之乡，不敢不以古文自任。与惇元重订望溪集，增集外文十之四。其后荣成孙葆田更得遗稿若干篇刻之，方氏一家之言备矣。钧衡有经济才，与国藩为友，著书传补商，国藩亟称之。避寇临淮，妻李、妾刘皆殉难，钧衡呕血卒，年未四十。有蓉州集、味经山馆诗文钞。

鲁一同，字通甫，清河人。善属文，师事潘德舆。道光十五年举人。时承平久，一同独深忧，谓：“今天下多不激之气，积而不化之习；在位者贪不去之身，陈说者务不骇之论。风烈不纪，一旦有缓急，莫可倚仗。”既，再试不第，益研精於学。凡田赋、兵戎诸大政，及河道迁变、地形险要，悉得其机牙。为文务切世情，古茂峻厉，有杜牧、尹洙之风。漕督周天爵见之，曰：“天下大材也，岂直文字哉！”曾国藩尤叹异之。

试礼部，入都，国藩数屏驺从就问天下事。粤逆踞金陵也，同年生吴棠方宰清河，一同为草檄，传示列县，辞气奋发，江北人心大定。江忠源师抵庐州，友人戴钧衡为书通国藩之指，欲其起佐忠源。一同谢不出，复书极论用兵机宜，谓当缓金陵，专攻旁郡。其后大兵筑长围，期旦夕破金陵，一同独决其必败，未几，果溃裂，苏、浙沦陷。已而国藩克安庆，复金陵，一如所论。同治二年，卒，年五十九。著邳州志、清河志、通甫类稿。

子蕢，字仲实。诸生，文有家法。善综核，知府章仪林议减清河赋，苦繁重，叩蕢。蕢为剖析条目，退草三千言，明旦献之。仪林惊喜，因请主办，三年而成。又佐修安东水道，役竣，费无毫发溢。

谭莹，字玉生，南海人。弱冠应县试，总督阮元游山寺，见莹题壁诗，惊赏，告县令曰：“邑有才人，勿失之！”令问

姓名，不答。已而得所为赋以告元，元曰：“是矣。”逾年，元开学海堂课士，以莹及侯康、仪克中、熊景星、黄子高为学长。莹性强记，述往事，虽久远，时日不失。博考粤中文献，友人伍崇曜富於货，为汇刻之，曰岭南遗书五十九种，曰粤十三家集，曰楚南耆旧遗诗，益扩之为粤雅堂丛书。莹为学长三十年，英彦多出其门。道光二十四年，举於乡，官化州训导。久之，迁琼州教授，加中书衔。少与侯康等交莫逆，晚岁陈澧与之齐名。著乐志堂集。

景星，字伯晴，亦南海人也。以诗见赏於元。顾其意恨文士绵弱，学骑射技击。以举人终学官，无所试，一假书画自娱。

子高，字叔立，番禺人。优贡生。精小篆，喜考证金石。藏书多异本。

莹子宗浚，字叔裕。工骈文。同治十三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初举於乡，齿尚少。莹课令读书十年，乃许出仕。授以马氏通考，略能记诵。既，入翰林，督学四川，又充江南副考官。以伉直为掌院所恶，出为云南粮储道。宗浚不乐外任，辞，不允。再权按察使，引疾归，郁郁道卒。

吴敏树，字本深，巴陵人。父达德，岁歉，贷贫民穀逾万石，不偿，有名湖、湘间。敏树生而好学，为文章力求岸异，刮去世俗之见。道光十二年，举於乡。时梅曾亮倡古文义法京师，传其师姚氏学说。敏树起湖湘，不与当世士接手，录明昆山归氏文成册。既，入都，与曾亮语合。於是京师盛传敏树能古文。曾国藩官京师，与敏树交最笃，既出治军，欲使参幕事，辞不赴。

敏树貌温而气夷，意趣超旷，视人世忻戚得丧无累於其心。以大挑选浏阳训导，旋自免去。时登君山江楼，徜徉吟啸。学者称南屏先生。著柈湖文录。卒，年六十九。

敏树之友以文名者，曰杨彝珍，字性农，武陵人。父丕复，举人，官石门训导，著历代舆地沿革。彝珍，道光末进士，选庶吉士，改兵部主事。与曾国藩、左宗棠往还，好奔走声气。重宴鹿鸣，赏四品卿。年九十馀，卒。有移芝室集。

周寿昌，字应甫，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初，洊擢至侍读。时粤寇犯湖南，督师赛尚阿逗遛不战，上疏劾之，一时推为敢言。迨寇踞金陵，分党北犯，命随办京畿防务。乡民十七人阑入城，当事者侦获，以贼谋论，寿昌廉得实，趣令释之；或疑失要人旨，且得罪，寿昌曰：“我岂以人命阿权贵哉？”卒释之。穆宗亲政，疏请躬行典礼，戒逸豫，报闻。

寿昌精核强记，虽宦达，勤学过诸生。笃嗜班固书，涂染无隙纸，成汉书注校补五十卷，易藁十有七。又有后汉注补正、三国志注证遗、思益堂集。官终内阁学士。

李希圣，字亦园，湘乡人。以进士官刑部主事。嗜学，初治训诂，通周官、春秋、穀梁，史习新旧唐书，文法骚、选，诗多凄艳，似玉谿。好读书，通古今治法，慨然有经世之志。尝纂光绪会计录以总综财赋。又草律例损益议，张百熙等皆极重之。光绪末，卒。

斌良，字笠畊，号梅舫，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闽浙总督玉德子。由廕生历官刑部侍郎，为驻藏大臣。善为诗，以一官为一集，得八千首。其弟法良汇刊为抱冲斋全集，称其早年诗，风华典贍，雅近竹垞、樊榭。迨服官农部，从军灭滑，诗格坚老。古体胎息汉、魏、韩、杜、苏、李，律诗则纯法盛唐。秉臬陕、豫，奉召还都，时与陈荔峰、李春湖、叶筠潭、吴兰雪唱酬，诗境益高。奉使蒙藩，跋马古塞，索隐探奇，多诗人未历之境，风格又一变，以萨天锡、元遗山自况。阮元为

序，亦颇称之。

法良，字可龠。梅曾亮称其诗学东坡，得清旷之气，而运以唐贤优游平夷之情。有沔罗龠诗集。

锡缜，原名锡淳，字厚安，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人。咸丰六年进士。由户部郎中授江西督粮道，为驻藏大臣，乞病归。工书，善诗文。著有退复轩诗文集。

李云麟，字雨苍，汉军正白旗人。以诸生从曾国藩督师剿粤匪，累功至副都统。时新疆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以云麟任之。署伊犁将军。治边皆著绩，为言官劾罢。云麟性刚使气，少好游，遍历五岳，归著旷游偶笔一卷。纪游诗有奇气。初谒国藩，适遇其子不为礼，云麟怒批之。国藩延入谢过，使独领一军。左宗棠奏调，亦称其有将才。云麟时被酒狂言，与世多忤。罢归后，卒贫困死。有诗集，西陲纪行。

道、咸以来，满洲如观成，字苇杭，瓜尔佳氏。有瓜亭杂录、语花馆诗集。鄂恆，字松亭，伊尔根觉罗氏。有求是山房集。震钧，字在廷，改名唐宴，瓜尔佳氏。有渤海国志、天咫偶闻。英华，字敛之，赫佳氏，正红旗人。博学善诗文，工书法。著书立说，中外知名。有安蹇斋集、万松野人言善录等。蒙古盛元，字恺廷，巴鲁特氏。有南昌府志、杭营小志、怡园诗草。汉军宗山，字歆梧，鲁氏。有窥生铁斋诗集、希晦堂遗文。皆以诗文名。

何绍基，字子贞，道州人，尚书凌汉子。道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绍基承家学，少有名。阮元、程恩泽颇器赏之。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均称得人。咸丰二年，简四川学政。召对，询家世学业，兼及时务。绍基感激，思立言报知遇，时直陈地方情形，终以条陈时务降归。历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书院，教授生徒，勸以实学。同治十三年，卒，年七

十又五。

绍基通经史，精律算。尝据大戴记考证礼经，贯通制度，颇精切。又为水经注刊误。於说文考订尤深。诗类黄庭坚。嗜金石，精书法。初学颜真卿，遍临汉、魏各碑至百十过。运肘敛指，心摹手追，遂自成一家，世皆重之。所著有东洲诗文集四十卷。

弟绍京，字子愚。亦工书，笔法颇似其兄。

孙维朴，字诗孙。以副贡为中书，累至道员。工书画，字摹其祖。久寓沪，国变后，卒，年八十馀。

与维朴同时以书名海上者李瑞清，字梅盦，临川人。光绪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道员，分江苏，摄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宣统三年，武昌乱起，江宁新军亦变，合浙军攻城。官吏潜遁，瑞清独留不去，仍日率诸生上课如常。布政使樊增祥弃职走，以瑞清代之。急购米三十万斛饷官军，助城守，设平糶局，赈难民。城陷，瑞清衣冠坐堂皇，矢死不少屈。民军不忍加害，纵之行。乃封籓库，以钥与籍嘱之士绅，积金尚数十万也。自是为道士装，隐沪上，匿姓名，自署曰清道人，鬻书画以自活。瑞清诗宗汉、魏，下涉陶、谢。书各体皆备，尤好篆隶。尝谓作篆必目无二李，神游三代乃佳。丁巳复辟，授学部侍郎。又三年卒，谥文洁。

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人。道光二十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充广西乡试正考官，丁母忧。服阕，文宗御极，用大臣荐召见。旋丁父忧，服甫阕而金陵陷。诏募赀团练於乡，以克复松江府诸城功晋五品衔，擢右中允。赴京，期年告归。同治元年，以治团功加四品衔。乱定，复以耆宿著书裨治加三品衔。

桂芬少工骈体文，中年后乃肆力古文辞。於书无所不窥，

尤留意天文、地輿、兵刑、盐铁、河漕诸政。初佐某邑令治钱穀，以事不合拂衣去，入两江总督陶澍幕。自未仕时已名重大江南北。及粤贼陷苏州，避居上海。时大学士曾国藩治军皖疆。苏州士大夫推钱鼎铭持书乞援，陈沪城危状，及用兵机宜，累数千言，其稿，桂芬所手创也。国藩读之感动，乃遣李鸿章率师东下。既解沪上围，进克苏州，皆辟以为助。桂芬立会防局，调和中外杂处者。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尝从容为鸿章言吴人粮重之苦，往往因催科破家。会松江知府方传书亦上书，谓：“江苏自南宋籍没诸王大臣田，官徵其租，延及元代，官田民田淆乱，租额浸淫入赋额，民既苦之；其后张士诚又尽攘诸豪田为官产，明太祖平吴，怒吴人附士诚，依田租私籍数定税，乃重困。雍正、乾隆间，尝再议减，然但及地丁。今僥乘民乱后覈减浮粮，疲民大悦，贼势且益衰。”鸿章以闻。有诏减苏、松、太米赋三之一，常、镇十一，著为令。

桂芬性恬澹，服官仅十年，然家居遇事奋发，不避劳怨。凡濬河、建学、积穀诸举，条议皆出其手。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与后进论学，昕夕忘倦。精研书数，尝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罗经，以步田绘图。又以江南清丈用部颁五尺步弓，田多溢额，乃考会典定用旧行六尺步弓量旧田，新颁者量新涨沙田。著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弧矢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校邠庐抗议、显志堂诗文集，都数十卷。同治十三年，卒。

王颂蔚，字芾卿，长洲人。光绪五年进士，选庶吉士。吴县潘祖廕、常熟翁同龢皆称颂蔚才。散馆，改官户部，补军机章京。暇辄从事著述。尝於方略馆故纸堆中见殿板初印明史残本，眉上黏有黄签，审为乾隆朝拟撰考证未竟之本。因多方搜求，逐条釐订，芟其繁冗，采其精要，成明史考证攷逸四十馀

卷。光绪十八年，试御史第一，军机处奏留。颂蔚思立言抒忠说，转郁郁不乐。尝派充工程监督差，例有分馈，颂蔚独却之，曰：“我辈取与之间，贵自审慎，不可随俗浮沉。昔陈稽亭先生官部曹时，印结公项，且犹不取。矧此实为厂商之贿赂乎？”

二十一年，中日衅起，战事多北洋大臣主之。会翁同龢复入军机，乃进言曰：“读圣祖、高宗圣训，凡事关军务者，皆由中朝谋定后动。今日战局既成，非直隶一省事，岂能悉诿之北洋乎？”及议和，颂蔚益为悲愤，尝曰：“今之败绩，徒归咎於师之不练、器之不利，犹非探本之论。频年以来，盈廷习泄沓之风，宫中务游观之乐，直臣摈弃，贿赂公行，安有战胜之望？此后偿金既巨，民力益疲，恐大乱之不在外患而在内忧矣。”明年，卒。著有写礼廐文集、诗集、读碑记、古书经眼录各一卷，明史考证攬逸四十二卷。

叶昌炽，字鞠裳，元和人。光绪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至侍讲，督甘肃学政，边地朴陋，昌炽校阅尽职。以裁缺归，著书终老。国变后五年，卒。著有藏书纪事诗六卷，语石十卷，邠州大佛寺题刻考二卷，均考订精确。

管礼耕，字申季。岁贡生。父庆祺，从陈奂游。礼耕笃守家学，尤长训诂。尝言唐以正义立学官，汉、魏、六朝遗说，积久泰半阙不完。凡所考见，独存释文，而今本踳駁非其旧，思综稽群籍为校证，未及半而卒。

袁宝璜，字揭禹，元和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官刑部主事。通经、小学，兼及算术。著书亦未成而卒。

李慈铭，字爱伯，会稽人。诸生，入赀为户部郎中。至都，即以诗文名於时。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蔭引为上客。光绪六年，成进士，归本班，改御史。时朝政日非，慈铭遇事建言，请临雍，请整顿台纲。大臣则纠孙毓汶、孙楫，疆臣则纠德馨、

沈秉成、裕宽，数上疏，均不报。慈铭郁郁而卒，年六十六。

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派。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鹭之，务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著有越缦堂文十卷，白华绛趺阁诗十卷、词二卷，又日记数十册。弟子著录数百人，同邑陶方琦为最。

方琦，字子珍。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学湖南。年四十，卒於京邸。方琦学有本末，汲汲於古，述造无间岁时。治易郑注，诗鲁故，尔雅汉注，又习大戴礼记。其治淮南王书，力以推究经训，蒐采许注，拾补高诱。再三属草，矻矻十年，实事求是。有淮南许注异同诂、许君年表、汉孳室文钞、骈文、诗词。

谭廷献，字仲修，仁和人。同治六年举人。少负志节，通知时事。国家政制典礼，能讲求其义。治经必求西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屑章句。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隐括於所为日记。文导源汉、魏，诗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又工词，与慈铭友善，相唱和。官安徽，知歙、全椒、合肥、宿松诸县。晚告归，贫甚。张之洞延主经心书院，年馀谢归，卒於家。

李稷勋，字姚琴，秀山人。光绪二十四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会试同考官，精衡鉴，重实学，颇得知名士。累官邮传部参议，总川汉路事。博学善古文，尝受诗法於王闿运，而不囿师说。专步趋唐贤，意致深婉，得风人之遗。慈铭尝称赏之。有髀童诗录四卷。

张裕钊，字廉卿，武昌人。少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独有南丰集，时时窃读之。咸丰元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曾国藩阅卷赏其文，既，来见，曰：“子岂尝习子固文耶？”裕钊私自喜。已而国藩益告以文事利病及唐、宋以来家法，

学乃大进，寤前此所为犹凡近，马迁、班固、相如、扬雄之书，无一日不诵习。又精八法，由魏、晋、六朝以上窥汉隶，临池之勤，亦未尝一日辍。国籀既成大功，出其门者多通显。裕钊相从数十年，独以治文为事。国籀为文，义法取桐城，益闳以汉赋之气体，尤善裕钊之文。尝言“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谓裕钊及吴汝纶也。

裕钊文字渊懿，历主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成就后学甚众。尝言：“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益显，而法不外是矣。”世以为知言。著濂亭文集。

裕钊门下最知名者，有范当世、朱铭盘。当世，字肯堂，江苏通州诸生。能诗，汝纶尝叹其奇横不可敌。著范伯子诗文集。铭盘，字曼君，泰兴举人。叙知州。其学长於史，兼工诗古文。著晋会要一百卷，朝鲜长编四十卷，及桂之华轩诗文集。

与裕钊同时者，有杨守敬，字惺吾，宜都人。为文不足跻裕钊，而其学通博。精輿地，用力於水经尤勤。通训诂，考证金石文字。能书，摹钟鼎至精。工俚体，为箴铭之属，古奥耸拔，文如其人。以举人官黄冈教谕，加中书衔。尝游日本，搜古籍，多得唐、宋善本，辛苦积货，藏书数十万卷，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卒，年七十有七。著有水经注图、水经注要删、隋书地理志考证、日本访书志、晦明轩稿、邻苏老人题跋、望堂金石集等。

吴汝纶，字挚父，桐城人。少贫力学，尝得鸡卵一，易松脂以照读。好文出天性，早著文名。同治四年进士，用内阁中书。曾国籀奇其文，留佐幕府，久乃益奇之，尝以汉祢衡相擬。旋调直隶，参李鸿章幕。时中外大政常决於国籀、鸿章二人，

其奏疏多出汝纶手。

寻出补深州，丁外内艰。服除，补冀州。其治以教育为先，不惮贵势，籍深州诸村已废学田为豪民侵夺者千四百余亩入书院，资膏火。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会以忧去，豪民至交通御史以坏村学劾奏，还其田。及莅冀州，仍锐意兴学，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辅。又开冀、衡六十里之渠，泄积水於滏，以溉田亩，便商旅。时时求其士之贤有文者礼先之，得十许人。月一会书院，议所施为兴革於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称疾乞休。

鸿章素重其人，延主莲池讲席。其为教，一主乎文，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於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窳败不可复用。”其勤勤诱导后生，常以是为说。尝乐与西士游，而日本之慕文章者，亦踔海来请业。会朝旨开大学堂於京师，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荐汝纶加五品卿衔总教务，辞不获，则请赴日本考学制。既至其国，上自君、相及教育名家，妇孺学子，皆备礼接款，求请题咏，更番踵至。旋返国，先乞假省墓，兴办本邑小学堂。规制粗立，遽以疾卒，年六十四。

汝纶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无中外，唯是之求。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姚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原而竟其委。於经，则易、书、诗、礼、左氏、穀梁、四子书，旁及小学音韵，各有诠释。於史，则史记、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国语、国策皆有点校，尤邃於史记，尽发太史公立言微旨。於子，则老、庄、荀、韩、管、墨、吕览、淮南、法言、太玄各有评鹭，而最取其精者。於集，则楚辞、文选，汉魏以来各大家诗文皆有点勘之本。凡

所启发，皆能得其深微，整齐百代，别白高下，而一以贯之。尽取古人不传之蕴，昭然揭示，俾学者易於研求；且以识夫作文之轨范，虽万变不穷，而千载如出一辙。

其论文，尝谓：“千秋盖世之勋业皆寻常耳，独文章之事，纬地经天，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唯此为难。”又谓：“中国之文，非徒习其字形而已，缀字为文，而气行乎其间，寄声音神采於文外。虽古之圣贤豪杰去吾世邈矣，一涉其书，而其人之精神意气若俨立乎吾目中。”务欲因声求气，凡所为抗坠、拙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伸缩、抑扬、顿挫之节，一循乎机势之自然，以渐於精微奥域。乃有以化裁而致於用，悉举学问与事业合而为一；而尤以瀹民智自强亟时病为兢兢云。著有易说二卷、写定尚书一卷、尚书故三卷、夏小正私笺一卷、文集四卷、诗集一卷、深州风土记二十二卷，及点勘诸书，皆行於世。

汝纶门下最著者为贺涛，而同时有萧穆，亦以通考据名。

穆，字敬孚。县学生。其学博综群籍，喜谈掌故，於顾炎武、全祖望诸家之书尤熟。复多见旧槧，考其异同，朱墨杂下。遇孤本多方劝刻，所校印凡百馀种。有敬孚类藁十六卷。

涛，字松坡，武强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官刑部主事。以目疾去官。初，汝纶牧深州，见涛所为反离骚，大奇之，遂尽授以所学，复使受学於张裕钊。涛谨守两家师说，於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之说，尤必以词章为贯澈始终，日与学者讨论义法不厌。与同年生刘孚京俱治古文，涛言宜先以八家立门户，而上窥秦、汉；孚京言宜先以秦、汉为根柢，而下揽八家，其门径大略相同。涛有文集四卷。

孚京，字镐仲，南昌人。有文集六卷。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闽县人。光绪八年举人。少孤，

事母至孝。幼嗜读，家贫，不能藏书。尝得史、汉残本，穷日夕读之，因悟文法，后遂以文名。壮渡海游台湾，归客杭州，主东城讲舍。入京，就五城学堂聘，复主国学。礼部侍郎郭曾炘以经济特科荐，辞不应。

生平任侠尚气节，嫉恶严。见闻有不平，辄愤起，忠恳之诚发於至性。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常不胜哀痛。十谒崇陵，匍伏流涕。逢岁祭，虽风雪勿为阻。尝蒙赐御书“贞不绝俗”额，感幸无极，誓死必表於墓，曰“清处士”。忧时伤事，一发之於诗文。

为文宗韩、柳。少时务博览，中年后案头唯有诗、礼二疏，左、史、南华及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无他书矣。其由博反约也如此。

其论文主意境、识度、气势、神韵，而忌率袭庸怪，文必己出。尝曰：“古文唯其理之获，与道无悖者，则味之弥臻於无穷。若分画秦、汉、唐、宋，加以统系派别，为此为彼，使读者炫惑莫知所从，则已格其途而左其趣。经生之文朴，往往流入於枯淡，史家之文则又隳突恣肆，无复规检，二者均不足以明道。唯积理养气，偶成一篇，类若不得已者，必意在言先，修其辞而峻其防，外质而中膏，声希而趣永，则庶乎其近矣。“ 纾所作务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而其真终不可自闕。尤善叙悲，音吐凄梗，令人不忍卒读。论者谓以血性为文章，不关学问也。

所传译欧西说部至百数十种。然纾故不习欧文，皆待人口达而笔述之。任气好辩，自新文学兴，有倡非孝之说者，奋笔与争，虽胁以威，累岁不为屈。尤善画，山水浑厚，冶南北於一炉，时皆宝之。纾讲学不分门户，尝谓清代学术之盛，超越今古，义理、考据，合而为一，而精博过之。实於汉学、宋学

以外别创清学一派。时有请立清学会者，纾抚掌称善，力赞其成。甲子秋，卒，年七十有三，门人私谥贞文先生。有畏庐文集、诗集、论文、论画等。

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人。早慧，嗜为文。闽督沈葆楨初创船政，招试英俊，储海军将才，得复文，奇之，用冠其曹，则年十四也。既卒業，从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葆楨奉命筹防，挈之东渡诤敌，勘测各海口。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砲台建筑诸学，每试辄最。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学成归，北洋大臣李鸿章方大治海军，以复总学堂。二十四年，诏求人才，复被荐，召对称旨。谕缮所拟万言书以进，未及用，而政局猝变。越二年，避拳乱南归。

是时人士渐倾向西人学说，复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於广众中陈之。复久以海军积劳叙副将，尽弃去，入赘为同知，累保道员。宣统元年，海军部立，特授协都统，寻赐文科进士，充学部名词馆总纂。以硕学通儒徵为资政院议员。三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复殫心著述，於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揭辞达奥旨。

其天演论自序有曰：“仲尼之於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为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援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

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二者即物穷理之要术也。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而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律，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

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於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於西学得识古之用焉。”凡复所译著，独得精微皆类此。

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辛酉秋，卒，年六十有九。著有文集及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论等。

同时有辜汤生，字鸿铭，同安人。幼学於英国，为博士。遍游德、法、意、奥诸邦，通其政艺。年三十始返而求中国学术，穷四子、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译四子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张之洞、周馥皆奇其才，历委办议约、濬浦等事。旋为外务部员外郎，晋郎中，擢左丞。

汤生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者也。”又谓：“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穷无所之，日人聘讲东方文化，留东数年，归。卒，年七十有二。